明史纪事本末

谷应泰

版权信息

书名:明史纪事本末

作者:谷应泰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卷一

○太祖起兵

元顺帝至正十二年闰三月甲戌朔，明太祖起兵濠梁。太祖之先，故沛人，徙江东句容，为朱家巷。宋季，大父再徙淮，家泗州。父又徙锺离太平乡。母陈，生四子，太祖其季也。太祖生于元天历戊辰之九月丁丑，其夕赤光烛天，里中人竞呼“朱家火”，及至，无有。三日洗儿，父出汲，有红罗浮至，遂取衣之，故所居名红罗障。少时尝苦病，父欲度为僧。岁甲申，泗大疫，父母兄及幼弟俱死，贫不能殓，藁葬之。仲与太祖舁至山麓，绠绝，仲还取绠，留太祖守之。忽雷雨大作，太祖避村寺中。比晓往视，土坟起成高陇。地故属乡人刘继祖，继祖异之，归焉。寻仲又死。太祖年十七，九月，入皇觉寺为僧。逾月，僧乏食，太祖西至合淝，历光、固、汝、颍诸州。道病，辄见两紫衣人与俱，病差，遂不见。尝夜陷蔴湖中，遇群颍呼“迎圣驾”，叱之，绝迹。崎岖三载，仍还皇觉寺。时汝、颍兵起，骚动濠州，定远人郭子兴据濠州，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进，日掠良民邀赏。太祖诣伽蓝卜，问避乱，不吉；即守故，又不吉。因祝曰：“岂欲予倡义耶？”果大吉，帝意遂决。以闰三月朔入濠州，抵门，门者疑为谍，执见子兴。子兴奇其状貌，与语，大悦之，取为亲兵。凡有攻伐，命之往，辄胜。子兴故抚宿州马公女为己女，遂妻焉，即高后也。军中咸呼为朱公子。

九月，元丞相脱脱既破徐州，芝蔴李遁去，赵均用、彭早住帅余党奔濠，脱脱命贾鲁追围之。太祖与子兴竭力捍守。时子兴屈己下彭、赵，遂为所制。彭、赵据濠称王，一日，执子兴于狱，太祖曰：“吾受郭氏深恩，可不赴乎！”遂入子兴家。明日，彭、赵闻，释之。

十三年春，元将贾鲁死，围解，濠军士亦多折伤。太祖虽在甥馆，每有大志，乃归乡里，募兵得七百人，濠人徐达、汤和等皆往归焉。十四年秋七月，徇定远，下滁阳。时彭、赵御下无道，太祖乃以七百人属他将，而独与徐达、汤和、吴良、吴祯、花云、陈德、顾时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郑遇春、郭兴、郭英、胡海、张龙、陈桓、谢成、李新材、张赫、周铨、周德兴等二十四人，南略定远。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"驴牌寨"者，孤军乏食，欲来降，未决，太祖曰："此机不可失也。"乃选骑士费聚等从行，至定远界，其营中遣二将出，大呼曰："来者何为？"聚恐，请益人。太祖曰："多人无益，滋之疑耳。"直前下马，渡水而往。其帅出见，太祖曰："郭元帅与足下有旧，闻足下军乏食，他敌欲来攻，特遣吾相报。能相从，即与俱往，否则移兵避之。"帅许纳，请留物示信。太祖解佩囊与之，彼以牛脯为献，请诸军促装，且申密约。太祖还，留聚俟之。越三日，聚还报，曰："事不谐矣，彼且欲他往。"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营，诱执其帅。于是营兵焚旧垒，悉降。得壮士三千人。又招降秦把头，得八百余人。定远缪大亨以义兵二万屯横涧山，太祖命花云夜袭破之，亨举众降，军声大振。

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率众归附。太祖奇之，曰："尔被服若是，其儒生耶？顾定天下，计将安出？"国用对曰："金陵龙蟠虎踞，帝王之都。愿先拔金陵，定鼎，然后命将四出，救生灵于水火，倡仁义于远迩，勿贪子女玉帛，天下不难定也。"太祖大悦，俾兄弟皆居帷幄，预机密焉。国胜一名胜，又名宗异。

定远人李善长来谒，留幕下，掌书记，画馈饷，甚见亲信。秋七月，太祖将兵进攻滁阳，花云为先锋，单骑前行，遇贼数千人，云提剑跃马，横冲其阵而过。敌大惊，曰："此黑将军勇甚，不可与争锋。"既战，遂克滁阳，因驻师焉。朱文正、李文忠来归。文正，太祖孟兄南昌王子，先同其母避乱，与太祖相失。李文忠，太祖姊曹国长公主子。公主卒，其父携文忠走乱军中，几不能存。至是，闻太祖驻

兵滁阳，皆来归，太祖喜甚。文忠年十二，牵上衣而戏，太祖曰："外甥见舅如见母也。"与沐英皆赐姓朱。英，定远人，父母俱亡，太祖见而怜之，令高后育之为子。

何世隆来降，并取铁佛岗，攻三矢河口，收全椒、大柳诸寨。未逾月，彭早住、赵均用挟子兴往泗州，遣人邀太祖守盱眙，辞勿往。未几二人争权，部曲乘而斗，多创死。彭亦中流矢死，独赵均用存，并彭故部曲，狼戾益甚，衔子兴，必欲杀之。太祖忧之，使人说曰："公昔困于彭城，南趋濠，使郭公闭壁不相纳，死矣。得濠而踞其上，更欲害之，背德不祥。且郭公易与耳，其别部在滁者，兵势重，可虑也。"均用悟，为少宽。太祖又赂其左右，子兴乃得帅所部归滁，称滁阳王。时太祖部兵数万人，悉归之，奉其号令。居再阅月，子兴惑谗言，悉夺太祖兵，又欲收李善长置麾下。善长涕泣自诉，不肯行。自是征讨之权，太祖皆不得与，且日疏远，而事之愈恭。有讠替太祖战不肯力者，子兴信之，即令其人与太祖俱出战。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，太祖直前奋击，众皆披靡，徐还，了无所伤。子兴颇内愧。又尝与三百人出城，顾闻鹁鸽声，飞矢堕空中，心异之，遽还。俄而敌兵骤至，一无所获。时诸将各有所献，太祖所至，禁剽掠，有得即分部下，无所献。子兴甚不悦。马皇后悉所有遗子兴妻张氏。张喜，由是疑衅渐释。

冬十月，元丞相脱脱克高邮，分兵围六合。六合遣使求救于滁。子兴故与其帅有隙，怒不发兵。太祖曰："六合破，滁不独存，唇齿也。可以小憾而弃大事乎！"子兴悟，问诸将谁可往者。时元兵号百万，诸将畏之，莫敢往，且以祷神勿吉为辞。太祖曰："事之可否，当断于心，何祷也。"于是帅师东，与耿再成守瓦梁垒。元兵攻之急，每日暮，垒垂陷。诘旦，复完垒与战。寻以计绐之，乃敛兵入舍，备糗粮，遣妇女倚门戟手大骂。元兵错愕不敢逼，遂列阵而出，徐引去，还滁州。既而元兵复大攻滁，太祖设伏涧侧，令再成佯走，诱之渡涧，伏发，城中鼓噪而出，元兵败走，滁得完。

太祖威名日著，子兴二子阴置毒酒中，欲害之，谋泄。及期，太祖即与俱往，中途遽跃马起，仰天若有所见，因骂二子曰：“吾何负尔？适空中神人谓尔欲以酒毒我。”二子骇汗浃背，自此不敢萌害意。

虹县胡大海来归。大海长身铁面，智力过人，太祖一见语合，用为前锋。十五年春正月，滁师乏粮，诸将谋所向，太祖曰：“困守孤城，诚非计。今惟和阳可图，然其城小而坚，可以计取，难以力胜。向攻民寨时，得兵三千，号庐州路义兵。今精选三千勇敢士，椎结左衽，衣青衣，佯为彼兵，以四橐驼载赏物而驰，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，和阳必纳之。因以绛衣兵万人继其后，约相距十余里，候青衣兵薄城，举火为应，绛衣兵即鼓行而前，破之必矣。”子兴从其计，使张天 将青衣兵，赵继祖为使者前行，耿再成将绛衣兵继后。天 至陡阳关，和阳父老以牛酒出迎。会日午，天 兵从他道就食，误约。再成过期不见举火，意天 必已进据，率众直抵城下。元平章也先帖木儿急闭门，以飞桥缒兵出战。再成不利，中矢走。元兵追至千秋坝，日暮，收兵还。天 等始至，适与元兵遇，急击败之，追至小西门，汤和夺其桥而登，将士从之，遂据和阳。也先帖木儿夜遁。再成兵既败归，谓天 等已陷没。俄报元兵至滁州，遣使招降，子兴益恐，召太祖与谋。时兵皆出，城中守备单弱，太祖命合滁三门兵于南门，填塞街市，呼使者入，叱令膝行见子兴。子兴谕之，多失辞。众欲杀之，太祖曰：“杀之，彼将谓我怯，故灭其口，是速之来也。不如恐以大言，纵使去，彼必惮，不敢进。”子兴从之。明日，元兵果解去。子兴急属太祖率兵往收败卒，仍规取和阳。太祖率镇抚徐达、参谋李善长及骁勇数十人先进。始知天 已破城据之，乃入，抚定城中。子兴属太祖总和阳兵。诸将破和阳，暴横多杀掠，城中夫妇不相保。太祖恻然，召诸将谓曰：“诸军自滁来多，掠人妻女，军中无纪律，何以安众？凡所得妇女悉还之。”于是皆相携而去，人民大悦。太祖既总和阳兵，诸将多子兴故部曲，未尽心服，惟汤和听命惟谨，李善长委曲调护之。太祖与诸将分甓和阳城，诸将 工未就。太祖作色，置坐南向，出子兴檄，呼诸将曰：“总兵，主帅命也，非我专擅。今 城皆不

如约，事何由济？自今违者，军法从事。”诸将恐，唯唯，由是皆奉命。

时元太子秃坚、枢密副使绊住马、民兵元帅陈 先分屯高望、新塘、青山、鸡笼山等处，道梗不通。太祖率诸将击走之。元兵乘太祖出，复攻和阳，李善长督兵击却之，杀获甚众。元兵皆走渡江。

濠州旧帅孙德崖乏粮，率所部就食和州。子兴故与德崖隙，闻之，怒，自滁来和。德崖闻子兴至，即欲他往。其军先发，德崖后。太祖送其军出城，行三十里，忽城中走报，滁军与德崖军斗，德崖为子兴所执。太祖大惊，亟呼耿炳文、吴桢，策骑欲还。德崖军先发在道者忿恨，拥太祖行数里，遇德崖弟，欲加害，有张姓者力止之子。兴闻太祖被留，如失左右手，急遣徐达往代。张姓者复谕其众归太祖，于是子兴亦释德崖去，既而达亦脱归。

三月，子兴卒，太祖并统其军。时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皇帝，号小明王，改元龙凤，遣人至和阳招诸将，檄子兴子为元帅，张天 右副元帅，太祖左副元帅。太祖曰：“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！”不受。

虹县人邓愈来归。愈年十六，从父兄起兵，父兄战没，愈代领其众，每战必挺身破，敌军中服其勇。太祖命充管军总管。怀远人常遇春，刚毅多智勇，膂力绝人，年二十三，为群雄刘聚所得。遇春察其多抄掠，无远图，弃之来归。未至，假寐田间，梦神人被金甲拥盾，呼之曰：“起，起，主君来！”适太祖骑从至，即乞归附，请为先锋。太祖曰：“尔饥故来归耳，且有故主在，吾安得夺之！”遇春顿首泣曰：“刘聚盗耳，无能为也。傥得效力于智者，虽死犹生。”太祖曰：“能相从渡江乎？取太平后，臣我未晚也。”

太祖驻和阳久，谋渡江，无舟楫。时廖永安、永忠、俞廷玉与其子通海、通源、通渊、赵伯仲、桑世杰、张德胜、华高等，各率众泊巢湖，连结水砦以捍寇。会妖党左君弼据庐州，永安等为所扼，乃遣

使间道纳款，太祖大喜，曰："此天意也，机不可失。"即以夏五月，亲率兵至巢湖。永安等迎太祖登舟，出湖口，至洞城闸，已脱险，然未入江。蛮子海牙集楼船塞马肠河口以阻。诸兵屯黄墩，会巢湖将赵普胜蓄异志，永安等密露其机。太祖遂声言归和阳，取舟同攻蛮子海牙，实欲以兵势挟之。既归，集商人舟，载精锐猛士，复至黄墩，督兵攻蛮子海牙。敌舟高大，进退不利。永安等小舟往来如飞，奋击，大败之。时湖口浅涸，会大雨连旬，水涨，遂纵舟至浔阳桥。众恐舟大不能渡，比至，才余分寸，永安等遂得入大江，从归和阳，遂定渡江之计。

六月朔，太祖帅诸将渡江，永安请所向，太祖曰："采石大镇，备必固，牛渚矶前临大江，难为备御，攻之必克。"乃乘风举帆，舳舻齐发，顷刻达牛渚。太祖先抵采石矶。时元兵阵于矶上，舟距岸三丈许，未能卒登。常遇春飞舸至，太祖麾之，应声挺戈，跃而上，守者披靡，诸军从之，遂拔采石，乘胜径攻太平。元平章完者不花、万户万钧、达鲁花赤普里罕忽里等弃城遁。丙辰，克太平路。初，太祖之发采石也。先令李善长为戒饬军士榜，及入城，揭之通衢。一卒违令，立斩之，城中肃然。太平路总管靳义赴水死，太祖曰："义士也。"具棺葬之。耆儒李习、陶安等率父老出迎。安见太祖，谓李习曰："龙姿凤质，非常人也，我辈今有主矣。"太祖召安语时事，安因献言曰："方今四方鼎沸，豪杰并争，攻城屠邑，互相雄长，然其志在子女玉帛，非有拨乱安民，救天下之心。明公率众渡江，神武不杀，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，天下不足平也。"太祖曰："吾欲取金陵，如何？"安对曰："金陵帝王之都，龙蟠虎踞，限以长江之险。若据其形胜，出兵以临四方，则何向不克！此天所以资明公也。"太祖大悦，礼安甚厚，由是凡机密辄与议焉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，以李习知府事，李善长为帅府都事，汪广洋为帅府令史，陶安参幕府事。文移用宋龙凤年号，旗帜战衣皆红色，盖以火德王故也。

时太平四面皆元兵，蛮子海牙、阿鲁灰等以巨舟截采石，闭姑孰口。而义兵元帅陈 先与其将康茂才，水陆分道，寇城下。太祖亲督兵御之，命徐达、邓愈以奇兵出其后，设伏于襄城桥。 先率众来攻，时有黄云罩于城皋， 先惊败，为伏兵所擒，太祖释而用之。

八月，分命徐达等取溧水、溧阳、句容、芜湖，皆下之。初，陈 先被执，太祖释不杀， 先诈曰：“生我何为？”太祖曰：“天下大乱，豪杰并起，胜则人附，败则附人。尔既以豪杰自负，岂不知生尔之故。” 先曰：“然则欲吾军降乎？ 此易尔。”乃为书招其军，明日皆降。蛮子海牙、阿鲁灰等见 先败，还驻峪溪口。诸军进克溧水，将攻集庆路。 先之为书也，意其众未必从，阳为招词，阴实激之，不意其众遽降，自悔失计。及闻欲攻集庆，私谓部曲曰：“汝等攻集庆，毋力战，俟我得脱还，当与元兵合。”太祖闻其谋，召语之曰：“人各有心，从元从我，不相强也。”纵之还。诸军克溧阳， 先归，收余众屯于板桥，阴与元福寿合，因为书报曰：“集庆城右环大江，左枕崇岗，三面据水，以山为郭，以江为池，地势险阻，不利步战。昔王浑、王浚造战船，谋之累年，而苏峻、王敦皆非陆战以取胜。隋取江东，贺若弼自扬州，韩擒虎自庐州，杨素自安陆，三道战舰，同时并进。今环城三面阻水，元帅与万军联络其中，建寨三十余里，攻城则虑其断后。莫若南据溧阳，东捣镇江，据险阻，绝粮道，示以持久，可不攻而下也。”太祖知其诈，以书报之曰：“历代之克江南者，皆以长江天堑，限隔南北，故须会集舟师，方克成功。今吾渡江，据其上游，彼之咽喉，我已扼之，舍舟而进，足以克捷，自与晋、隋形同势异。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，而为此迂回之计邪？” 先得书，诈不行。诸军进攻集庆， 先遂与福寿合，拒战于秦淮水上。诸军失利，张天 与郭元帅皆战死。元帅，子兴之子也。 先来追袭，经葛仙乡，乡民兵百户卢德茂谋杀之，遣壮士五十人衣青出迎。 先不虞其图已，与十余骑先行，青衣兵自后攒槊刺杀之。 先既死，其子兆先复集兵屯方山。蛮子海牙拥舟师结寨采石，图犄角，窥太平。

十一月壬子，释元万户纳哈出北归。纳哈出，木华黎裔孙也，拔太平获之，待之至厚。纳哈出居郁郁不乐，至是，太祖召语之曰：“为人臣者各为其主，况尔有父母妻子乎！”遂纵之归。

十六年春，元兵屯采石，将士家属留和州，道梗，常遇春攻之。遇春以奇兵分其势，而以正兵与之合战，战则出奇兵捣之，纵火焚其连舰，大破之，蛮子海牙仅以身免，自是扼江之势遂衰。

三月朔，太祖率诸将取集庆路，水陆并进，攻破陈兆先营，释兆先而用之，择其降兵骁勇五百人置麾下。五百人者多疑惧不自安，太祖觉其意。是夕，令入宿卫，环上而寝，悉屏旧人于外，独留冯国用一人侍卧榻傍。太祖解甲，安寝达旦，疑惧者始安。是月十日，进攻集庆路。国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阵，败元兵于蒋山，直抵城下。诸军拔栅竞进，元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力战，死之。庚寅，克集庆路，蛮子海牙遁归张士诚。康茂才等帅众来降。太祖入城，召官吏父老谕之曰：“元失其政，所在纷扰，生民涂炭。吾率众至此，为民除害耳。汝等各守旧业，无怀疑惧。贤人君子，有能相从立功者，吾礼用之。旧政有不便者，吾除之。”于是城中军民皆喜悦，更相庆慰。获民兵五十余万。改集庆路为应天府。得儒士夏煜、孙炎、杨宪等十余人，皆录用之。置天兴、建康翼元帅府，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。太祖嘉福寿之忠，为棺衾以礼葬之。

谷应泰曰：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，鼓其朝锐，所向披靡。六年之间，北取滁、和，南收姑孰，金陵一下，天物克基，虽曰神运，盖亦有人事焉。方其火光烛空，红罗浮水，雷雨成茔，紫衣视疾，以至伽蓝立珧之奇，黄云覆城之瑞，论者啧啧，莫不谓生而神灵，天之所授也。然予以厚德隆峻，实则命世之器，非夫群雄草窃所能ゥ奸而觊觎者。观其救民涂炭，除暴去苛，纵还妇女，不贪玉帛，纳陶安之说，进冯国用之谋，是其仁也。褒嘉靳义，礼葬福寿，赴子兴之难，纵 先之去，是其义也。克太平而延见名士，入金陵而拊慰父老，是其礼

也。还军降定远，移师救六合，借天语以拒 毒，环宿卫以定反侧，是其智也。击海牙于黄墩，麾遇春于采石，坐叱元使者，不奉韩林儿，是其勇也。嗟乎！濠城之起，始于揭竿，乃能规模弘敞，有兹不世出之略，是则五德既备，百神自呵，而术数之家沾沾以休征福应为王者受命之符，则但知其得天，而不考其顺人，良足哂也。

虽然，尤有异者，风云之聚，杖策来归，心膂爪牙，笃生江介。徐达、汤和起于同里，朱文正、李文忠兴自戚属，李善长、冯国用近出定远，邓愈、胡大海即在虹县，常遇春怀远之雄，廖永安巢湖之杰，一时功臣，人如棋布，地皆错壤，岂高祖从龙，多由丰、沛，萧王佐命，半属南阳，天生真人，固若类聚而扶掖之者耶！然而帷幄善谋，汗马著烈，君臣之间，相需鱼水，岂尽地脉使然哉，人材良足多也。

卷二

○平定东南

元顺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，太祖既定金陵，欲发兵取镇江，虑诸将不戢士卒，为民患，遂召诸将，数以常纵军士之过，欲置之法，李善长救，乃免。于是命徐达为大将，率诸将浮江东下，戒之曰：

“吾自起兵，未尝妄杀。今尔等当体吾心，戒戢士卒，城下之日，毋焚掠杀戮。有犯令者，处以军法，纵者罚毋赦。”达等顿首受命。丙申，进兵攻镇江，丁酉，克之。苗军元帅完者图出走，守将段武、平章定定战死。达等自仁和门入，号令严肃，城中晏然。遂分兵下金坛、丹阳诸县，克之。改镇江为江淮府，命徐达、汤和为统军元帅镇守。已而，复以江淮府为镇江府。

六月乙卯，命邓愈、邵成、华高、华云龙将兵进攻广德路，克之，改为广兴府，以邓愈镇守。秋七月己卯，置江南等处行中书省，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，行丞相、总省事。以李善长、宋思贤为参议，以李梦庚、陶安等为左右司郎中、员外郎、都事等官。置江南行枢密院，以徐达、汤和同佥枢密院事。置帐前亲军，以冯国用为总制都指挥使。复置左、右、前、后、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。置提刑按察司，以王习古、王德为佥事。

遣使聘镇江秦从龙。从龙字元之，洛阳人，仕元为校官，累迁置江南行台侍御史。会兵乱，从龙以老避居镇江。太祖兵东下，谓徐达曰：“镇江有秦元之者，才器老成，入城，当为吾访之。”徐达等至镇江，得从龙，还报，太祖喜，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绮往聘之。既至，太祖亲至龙江迎之以入。太祖即元故御史台为府，居从龙西华门外，

事无大小，皆与谋。从龙尽言无隐，每以笔书漆简，问答甚密，左右无知之者。太祖呼为先生而不名。

九月，太祖如镇江府，谒孔子庙，分遣儒士告谕乡邑，劝农桑。十二月，长钅仓贼谢元帅寇广德，邓愈击败之，俘其总管武世营及军士千余人。寻遣衤卑将费子贤攻武康、安吉，皆下之。

十七年夏四月，命徐达、常遇春帅师攻宁国，久不下。太祖乃亲往督师，长钅仓军来援，我师扼险，破走之。乃造飞车，编竹为重蔽，数道并进，守将杨仲英不能支，开门降。其百户张文贵杀妻子，自刎死。擒其将朱亮祖，得军士十余万，马二千匹。亮祖，六合人，初为元义兵元帅，太祖克太平，来降。寻叛去，数与我师战，我军为所获者六十余人，诸将无能当。至是，徐达等围亮祖于宁国，常遇春被钅仓而还。太祖督兵攻破之，缚亮祖以见，太祖曰："今何如？"对曰："是非得已。生则尽力，死则死耳。"太祖壮而释之，使从征宣城，亦下。

秋七月，命邓愈、胡大海将兵取徽州。先下绩溪、休宁，乘胜进攻徽州。元守将元帅八尔思不花及万户吴纳等拒战，我师击败之。庚辰，克徽州路，纳与阿鲁灰、李克膺等退守遂安县。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鹤岭，击败之，纳等自杀。改徽州路为兴安府，命邓愈守之。

九月，青军元帅张明鉴逐元镇南王孛罗普化，据扬州，日屠居民以为食。元帅缪大亨攻之，明鉴等不能支，乃出降，得其众数万，马二千匹。改扬州路为淮海府，以耿再成、张德林守之。按籍城中居民，仅得十八家。德林以旧城虚旷，截城西南隅，筑而守之。

元苗帅杨完者自杭州率众数万，来攻徽州。时徽州新附，守御之器未备，胡大海方将兵攻婺源，城中守兵甚少。苗军奄至，邓愈乃激厉将士，大开四门以待之。苗军疑不敢入。大海闻之，自婺源兼程而还，大呼杀入，复与邓愈奋兵夹战。十一月朔，大破苗军于城下，杀

其镇抚李才，擒其部将吴辛、董旺、吕升等，完者遁去。愈遣礻卑将王弼、孙虎攻婺源，斩元将帖木儿不华。婺源元帅汪同降。

十八年春二月，以康茂才为营田使。茂才，蕲州人，初结义旅，为元捍寇江上，有功，累迁宣慰使、都元帅，戌裕溪、采石。及太祖兵渡江，茂才数战不胜，常遇春设伏歼其精锐殆尽。茂才复收溃散，竖寨于天宁州，太祖命诸军以襄阳炮破其寨。茂才奔金陵。金陵破，茂才复欲奔镇江，追及之。茂才度天命有归，乃率所部余兵三千人解甲来附，顿首言："前日之战，各为其主。今屡败，天也。生死惟命。"太祖笑而释之，令统所部兵从征，屡有功。至是，太祖进谕之曰："比因兵乱，堤防颓圯，民废耕耨，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，专掌水利。今军务实殷，用度为急，理财之道，莫先于农事。故命尔此职，分巡各处，俾高无患干，卑不病潦，务在蓄泄得宜。大抵设官为民，非以病民。若但使有司增饣希馆舍，迎送奔走，所至纷扰，无益于民而反害之，则非付任之意。"

李文忠等进取青阳、石埭、太平、旌德诸县，皆下之。是月，文忠复进兵击败元院判阿鲁恢兵于万年街，遂破苗、獠于昌化，获其妇女辎重甚众。文忠恐士卒骄富，莫有斗志，因激怒，使尽杀所获，焚其辎重，曰："此何足惜，能努力破敌，何患不富贵乎！"众咸奋励。

三月，文忠会邓愈、胡大海兵取建德路。太祖大喜，授文忠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。大海等由徽州昱岭关进攻建德路，道出遂安，长钅仓元帅余子贞以兵来拒，击败之，追至淳安，敌望风溃。遂安守将洪元帅率众五千援淳安，复战败之，降其众千余。丙辰，克建德路，元守将不华等弃城遁走，父老何良辅等率众降，改建德路为严州府。

五月，苗帅杨完者率众屯徽之乌龙岭，文忠、愈合兵击却之。癸酉，下浦江县。文忠既下浦江，闻郑氏者，自宋聚族同居至元，旌为义门，禁军士毋侵掠。是月，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。

十一月辛丑，立管领民兵万户府。谕行中书省臣曰："古者寓兵于农，有事则战，无事则耕，暇则讲武。今兵争之际，当因时制宜。所定郡县，民间武勇之材，宜精加简拔，编缉为户，立民兵万户府领之。俾农时则 井，闲则练习，有事则用之。事平，有功者一体升擢，无功者还为民。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，国无不练之兵。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。"

初，胡大海取兰溪分兵守要害，遂进攻婺州。已而婺州坚守不下，太祖命李善长、徐达守建康，甲子，自率常遇春等兵十万往征之，由宁国道徽州。召儒士唐仲实、姚连等咨时务，访治道，问民疾苦。闻前学士朱升名，召问之。对曰："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"太祖悦，命参帷幄。十二月，师至兰溪，先令和州人王宗显往婺州侦探。宗显少攻儒业，博涉经史，避乱，寓居严州，胡大海荐之。宗显至婺近城五里旧识吴世杰家，侦知城中守将各自为心，还报。太祖喜，曰："我得婺州，命汝作知府。"元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守处州，闻大军攻婺州，急与参谋胡深、章溢议守备，造狮子战车数百辆，以其弟石抹宜孙守婺，继令深等将车师为援，自率众万余，出缙云以应之。深至松溪，观望不敢进。太祖谓诸将曰："婺倚石抹宜孙，故未肯即下。闻彼以车战来援，此岂知变者。松溪山多路狭，车不可行，以精兵遏之，其势即破。援兵破，则城中不劳而下矣。"翼日，命胡德济诱其兵于梅花门外，纵击，大败之，深等遁去。深之来也，晨起，见西北有黑气，东南有白气，长亘天，顷之，白气为黑气所荡。深知其不吉，恐众心惊惧，谬曰："今日有杀气，战必胜。"已而战败，城中势益孤，台宪将臣画疆分守，意复不相能，于是同佥宁安庆夜遣都事李相缒城请降，约开东门纳兵，太祖许之。甲申，兵既入，守将惶恐失措，遂擒帖木烈思、石抹厚孙等。下令禁侵暴。改婺州路为宁越府，分置中书省。召儒士许元、叶瓒玉、胡翰、汪仲山等十余人，皆会食省中。日令二人进讲经筵，敷陈治道。以王宗显知宁越府事。命宗显开郡学，延儒士叶仪、宋濂为五经师，戴良为学正，吴沈、徐原为训导。时丧乱之余，学校久废，至是始闻弦诵声，无不举手加额。

是月，发仓赈贫民。太祖既抚定宁越，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，集诸将谕之曰：“克城虽以武，而定民必以仁。吾师比入建康，秋毫无犯，故一举而遂定。今新克婺州，政当抚恤，使民乐于归附，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。吾每闻诸将下一城，得一郡，不妄杀人，喜不自胜。盖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，非惟国家所利，即已亦蒙其福。尔等从吾言，则事不难就，大功可成矣。”

十九年春正月，乐平儒士许瑗谒见。瑗聪明过人，至正初，两举于乡，皆第一。会试不第，放浪吴、越间。每醉，辄大言自负。至是，谒上于宁越，曰：“方今元祚垂尽，四方鼎沸。夫有雄略者乃可驭雄才，有奇识者乃能知奇士。阁下欲扫除僭乱，平定天下，非收揽英雄，难与成功。”太祖曰：“今四方纷扰，民困涂炭，予用英雄，有如饥渴，方广揽群议，博收众策，共成康济之功。”瑗曰：“如此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太祖喜，即授博士，留帷幄。未几，以太平为股肱郡，命瑗为知府。

三月甲午，宥狱囚。五月辛酉，太祖将自宁越还建康，召胡大海谕之曰：“宁越为浙东重地，吾以尔才，故特命尔守。宋伯颜不花在衢，其人多智术。

石抹宜孙守处州，善用士。绍兴为张士诚将吕珍所据。数郡与宁越密迩，尔宜与同佥常遇春同心协力，俟间取之。此三人皆劲敌，不可忽也。”遂还。太祖既至建康，以无为州逼近肘腋，遣兵克之。

秋九月，常遇春进兵攻衢州，建奉天旗，树栅围其六门，造吕公交车、仙人桥、长木梯、懒龙爪，拥至城下，高与城齐，欲阶以登城。又于大西门城下，穴地道攻之。宋伯颜不花悉力捍御，以束苇灌油，烧吕公交车，驾千斤秤钩懒龙爪，用长斧砍木梯，筑夹城防穴道。遇春攻之，弗克，乃以奇兵出不意，突入南门瓮城，毁其所架炮，攻围甚急。院判张斌度不能支，遣使约降，夜出小西门，迎大军入，众遂溃，擒宋伯颜不花。遇春还宁越。寻改宁越为金华府。

冬十一月，胡大海、耿再成进攻处州。初，再成驻兵缙云之黄龙山，规取处州。黄龙四面陡绝，再成树栅其上，以遏其冲，敌兵来，咸捣败之。元处州守将参政石抹宜孙遣元帅叶琛屯桃花岭，参谋林彬祖屯葛渡，镇抚陈仲真等屯樊岭，元帅胡深守龙泉，以拒我师。士卒皆弛怠，无斗志，胡深弃军来降，且言处州兵弱易攻。大海即出军樊岭，与再成合攻之。桃花岭据山巅，最险 厄，再成间道出其后，连拔桃花、葛渡二砦，遂薄城下。壬寅，宜孙战败，弃城走。建宁七邑皆下，以再成统兵镇之。未几，宜孙收散卒，欲复处州，攻庆元，再成复击败之，宜孙战死。

十二月，遣使征青田刘基、浦江宋濂、龙泉章溢、丽水叶琛。胡大海荐四人贤，故遣使以书币征之。时李文忠亦荐诸儒王礻韦、许元、黄天锡，太祖皆征用之。

二十年春正月，命冯国胜为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。先是，冯国用卒，太祖命胜袭兄职。三月，刘基、宋濂、章溢、叶琛至建康，入见。太祖喜甚，曰：

“我为天下屈四先生。”赐坐，从容与论经史，及咨以时事，甚见尊礼，命有司创礼贤馆处之。基自幼聪明绝人，凡天文、兵法、性理诸书，过目洞识其要。至正初，以《春秋》举进士，授高安县丞，累官江浙儒学副提举。元政乱，投劾去。常建议剿方国珍，不用，安置绍兴。游西湖，有异云起西北，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，将分韵赋诗。基独纵饮不顾，大言曰：“此天子气也。十年后应在金陵，我当辅之。”时杭州犹全盛，皆大骇以为狂，无知基者，惟西蜀赵天泽奇之，以为诸葛孔明之流。客有说基者曰：“今天下扰扰，以公才略，下括苍，并金华，明、越可折简而定，因画江守之，此句践之业也。舍此不为，欲悠悠安之？”基曰：“吾生平忿方国珍、张士诚辈所为，用子计，与彼何殊耶！且天命将有归，子姑待之。”会太祖下金华，定括苍，基乃指干象谓所亲曰：“此天授，非人力也。”既而，总制官孙炎

以上命遣使来聘，基遂决计趋金陵，陈时务十八策。太祖嘉纳之。太祖一日从容问陶安曰：“刘基四人之才何如？”安曰：“臣谋略不及刘基，学问不及宋濂，治民之才不及章溢、叶琛。”太祖深然之。未几，以濂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司提举，遣世子受经。以溢、琛为营田司佥事，基留帷幄，预机密谋议。

二十一年春正月朔，中书省设御座，奉小明王行庆贺礼。刘基怒曰：“彼牧竖耳，奉之何为！”不拜。太祖召基入，问之。基遂陈天命有在。太祖大感悟，乃定征伐之计。

三月丁丑，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，以朱文正为大都督，节制中外诸军事。二十二年春二月，金华苗帅蒋英、刘震等作乱，杀参将胡大海。初，苗帅杨完者为张士诚所杀，刘震等从贝城自桐庐来降，大海喜其骁勇，置麾下，待之不疑。至是，震等谋乱，以大海遇已厚，未忍发。李福曰：“胡参政待我辈甚厚，然兵之柄在主将，不杀主将，则事不成；举大事，宁暇顾私恩乎！”众从之。以书通衢、处苗帅李 之等，约以二月七日同举兵。是日，蒋英等阳请大海至八咏楼下观弩。大海出，将上马，英令其党锺矮子跪于马前，阳诉曰：“蒋英等欲杀我。”大海未及答，反顾英。英袖出铁锤，若击矮子状，因中大海脑，仆地。英即断其首，提于马上，以示同佥宁安庆、院判张斌，胁其从已。复杀大海子关住。执郎中王恺，恺骂贼不屈。刘震欲全之，贼党吴得真与恺有隙，曰：“无自遗患！”遂杀恺及其子寅。掾史章诚亦死之。典吏李斌怀省印缒城，走严州告变。李文忠急遣何世明、郭彦仁等率兵讨之。至兰溪，英等惧，乃大掠城中子女，走降张士诚。世明军入城，张斌、吴得真复来降。世明知王恺为得真所害，缚至马前，欲杀之。斌力请曰：“杀一得真则降者皆惧，后人不复来矣。”乃释之。大海养子德济闻难，引兵奔赴，文忠亦率将士至金华，镇抚之，民乃定。

丁亥，处州苗帅李 之、贺仁德闻蒋英等杀胡大海，亦作乱。院判耿再成方与客饮，闻变，即上马收军，不及迎战，骂曰：“死贼！何负尔？反耶！”贼直前刺再成，中颈死。分省部事孙炎被执，贼环率守之，胁炎降。炎不屈，大骂贼，贼拔刀叱炎解衣，炎曰：“此紫绮裘，乃主赐我者，吾当服以死。”遂被害。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刚皆不屈死。文忠复调兵屯缙云图之。时二郡煽乱，衢州或谋翻城应之，守将夏毅惧甚。会刘基丁母忧回，即迎入城，一夕定之。基发书各处属县，谕以固守所部，候诸军同进讨。时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处州起发苗军，中途闻变，驰至李文忠所，得再成旧部曲朱绚等，遂集各部将士，会同邵荣、王 等往讨贼，遇贺仁德，战败之。癸酉，复处州，李 之自杀。贺仁德走缙云，耕者缚之，槛送伏诛。三月，升同佥李文忠为浙江行中书省左丞，总制严、衢、信、处、诸全军马。

二十三年春二月，申将士屯田之令。时康茂才屯积充仞，他将皆不及，特申谕及时开垦。二十四年春正月，李善长、徐达等以太祖功德日隆，屡表劝进不允，乃率诸臣奉上即吴王位。建百官司属，以李善长为左相国，徐达为右相国，常遇春、俞通海为平章政事，汪广洋为右司郎中，张昶为左司都事。谕善长等曰：“卿等为生民计，推戴予，然建国之初，当先正纪纲。元氏昏乱，威福下移，法度不行，人心涣散，遂致天下骚动。今将相大臣当鉴其失，协心图治，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。”

秋七月丁丑，克庐州路。徐达、常遇春攻庐州，部将吴复先登挫敌，降其骁将楼儿张。左君弼穷蹙，弃城走安丰，遂克其城。执君弼母、妻送建康。君弼部将许荣，以舒城降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徐达遣指挥张彬克辰州，傅友德克衡州，胡海克宝庆路。靖州军民安抚司来降。朱文正遣参政何文烨、指挥薛显讨新淦邓仲谦，斩之。擢显江西行省参政。时陈友谅既平，荆、襄南北次第皆下。

夏五月，命平章常遇春取湖、广、湘、汉诸郡。太祖尝与徐达、常遇春论襄、汉形势，谓曰："安陆、襄阳跨连荆、蜀，乃南北之襟喉，英雄必争之地。今置不取，将贻后忧。况沔阳新附，城中人民多陈氏旧卒，壤地相邻，易于煽动。辟之树木，安陆、襄阳为枝，沔阳为干。干若有损，枝叶何有。今宜增兵守沔阳，而出师取安陆、襄阳，庶几不失其宜。"至是，遂命遇春将兵往，复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为湖广平章政事，谕之曰："今遣遇春取安陆、襄阳，汝当以兵继之。凡得州郡，驻兵抚辑。近闻王保保居汝宁，彼之所为，如筑堤壅水，唯恐渗漏。汝之往也，能爱军恤民，则人心之归，正如穿穴其堤，使水走下，力少而功多。"愈奉命遂行。时元同佥任亮拥众栅守安陆，遇春遣吴复将先锋自沔倍道径捣之。傅友德奋兵进击，身被九创，亮兵大溃，遂生擒之。乙未，克安陆。遇春表任亮壮毅可用，释之，授指挥佥事。遇春兵至襄阳，己卯，守将弃城遁。

秋七月丁巳，汤和帅师击江西剧盗姚本所，斩之，取永新州，戮左丞周安等。仍命和回守常州。时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献镇远、吉州二府、婺川等十县、龙泉等三十四州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，禁种秫。下令曰："予自创业江右，十有二年，军国之费，吾民效顺转输，心甚悯焉。曩因民间造酒，糜费米麦，故行禁酒之令。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，不可也。其令今岁农民毋得种秫。"

五月，时淮地悉平，徐达、韩政等进兵攻安丰，扼其四门，昼夜环攻之，于城东龙 具，潜穿其城二十余丈，城坏。辛未，克安丰。元将忻都、左君弼皆出走，追奔四十余里，获忻都并君弼礻卑将贲元帅而还。竹昌、君弼走汴梁。既而元将竹真引兵来救，复战败，走之。

八月庚申，拓建康城。初，建康城西北控大江，东尽白下门，外距钟山既阔远，而旧内在城，因元南台为宫，稍隘。太祖乃命刘基卜

地，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。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，增筑新城，东北尽钟山之趾，延亘周围凡五十余里，尽据山川之胜焉。

十二月，韩林儿卒于瓜■。林儿为刘福通所立，都于亳，徙安丰，自安丰徙汴梁。兵败，复走安丰。安丰没于张士诚，乃走入建康，诸将欲奉之，刘基不可而止。至是林儿复自建康至瓜步，卒于道。太祖始及群臣定议，以明年为吴元年。

太祖吴元年，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春正月，遣指挥戴德率兵取沅州。二月，命免应天、太平、镇江诸郡租赋有差。太祖谓中书省臣曰："予尝亲历田野，见人民凋敝，土地荒芜，失业者多。盖因久罹兵革，生息未遂，予甚念之。且如太平、应天诸郡，乃渡江开创之地，供亿先劳之民。其有租税，宜与量免，少 民力。"省臣傅 对曰："恤民王者之善政，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。"太祖因叹曰："吾昔在军中，尝乏粮，空腹出战，得食粗粝，颇亦甘之。今尊居民上，饮食丰美，系念吾民，居于田野，所业有限，而又供需百出，岂不重困。"于是免太平租赋二年，应天、镇江租赋一年。已，复免徐、宿、濠、泗、襄阳、安陆等郡粮税三年。

夏六月，久不雨，太祖减膳素食，谓近臣曰："予以天旱，率宫中素食。往时宫中所需蔬菜酰酱，皆出大官供给，今皆以内官为之，惧其烦扰于民也。"既而大雨，太祖曰："天虽雨，害稼必多。今欲弭天灾，但当谨于修己，诚于爱民。"乃下令免今年田租。

相国李善长率诸臣劝太祖即皇帝位，不许。善长等力请曰："殿下起濠梁，不阶尺土，遂成大业。四方群雄， 削殆尽，远近之人，莫不归心，诚见天命所在。愿早正位号，以安臣民之望。"太祖曰："我思功未服于天下，德未孚于人心，一统之势未成，四方之徒尚梗，若称大号，未惬舆情。自古帝王之有天下，知天命之有归，人心之无外，犹且谦让未遑，以俟有德。常笑陈友谅初得一隅，妄自尊大，志骄气

盈，卒致灭亡。吾岂得更自蹈之！若天命在我，固自有时，毋庸汲汲也。”

谷应泰曰：语云：“始事者盛于东南，收功者多于西北。”然秦据咸阳，混一区宇，汉都关中，长辔六合，于是谈形胜者，以为三吴、于越势同蕞尔，无足贵也。乃高皇帝略定金陵，分兵浙右，经营江介之间，荜路偏隅之地，若旦夕不能缓者，势有所不得已也。盖其时士诚、国珍窥吾肘腋，元人失驭，彼且磨牙而争。我有遗利，彼将乘之，我有弃货，彼将资之，顾安得而不汲汲耶！

方是时，完者图守镇江，杨仲英守宁国，张明鉴据维扬，八尔思不花驻徽州，石抹宜孙守处州，其弟厚孙守婺州，伯颜不花守衢州，以至邓仲谦拒命于新淦，任亮拥众于安陆。十年之内，诸将效忠，天心 顺，栉风沐雨，以次削平，何其伟与！然皆折矢费粮，铢积寸累，婺、括之间，反者再起，盖戡乱若斯之难也。假令半壁垂成，虚名别奉，惑诸将之议，正林儿之位，则彼将遥擅太阿，予夺爱憎，盆子、圣公必隳大业，时无青田沮散厥谋，即江左非吾有也。若夫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而积贮丰盈，设民兵万户府而农战复古，规取襄、汉诸郡而上游建瓴，屈刘、宋四先生而忠益渐广，凡诸良法美意，靡不始自江南，而王者大一统之业，即肇基于此，岂若典午之短驭，建炎之弩末乎！

卷三

○太祖平汉

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，常遇春、廖永安、吴祯等，自铜陵进取池州。太祖命李文忠领兵策应。永安去城十里，而遇春、祯等帅舟师抵城下，合攻之，破其北门，入城，执天完将洪元帅，斩之。

天完，徐寿辉伪号也。并擒其副将魏寿、徐天雄等。天完平章陈友谅寇池州，以战舰百余艘来逆战，遇春等复奋击，大败之。友谅，沔阳渔家子，本姓谢，先世赘于陈，冒陈姓，常为书狱吏，意忽忽不乐。会徐寿辉、倪文俊等起兵，慨然往从之。初为文俊簿书掾，未几，亦领兵为元帅。文俊渐专恣，友谅积不能平。至是，文俊谋杀寿辉，不果，奔黄州，友谅遂袭杀文俊，并其军，自称平章，寿辉不能制。时友谅方强，兹为战争之始。

十八年夏四月，陈友谅陷江南隆兴、瑞州。己巳，遣其党赵普胜自枞阳寇池州，太平守将刘友仁闻之，率兵赴援，遇贼败没，池州守将赵忠亦战死。俞通海寻复池州。普胜骁将，号双刀赵，初结砦巢湖，已归友谅。赵德胜略石埭，擒友谅将钱清。

十九年春三月，陈友谅遣赵普胜寇宁国太平县。总制胡惟贤命程允、汪炳等击败之，获其粮万余石。普胜复寇青阳、石埭等县，佥院张德胜与战于栅江口，破走之。

夏四月，徐达、俞通海、赵德胜等击赵普胜栅江营，大破之，贼弃舟走，获巨舰艨艟。癸酉，复池州，擒伪帅洪钧等。时太祖经营浙东，方忧普胜剽掠，闻捷大喜，擢徐达同知枢密事，诸将升赏有差。

秋八月，遣徐达攻安庆。达率张德胜等自无为登陆，夜至浮山砦，击败普胜部将胡总管兵，追至潜山界。友谅参政郭泰领兵至沙河迎战，达复大破之，斩泰，获辎重无算，遂克潜山。

九月，佥院俞廷玉帅兵攻安庆，不克，没于阵。诸将患之。太祖曰："普胜虽勇而寡谋，友谅挟主以令众，用间以离之，一夫之力耳。"时普胜有门客通术数，尝为普胜画策。乃使人阳与客交，而阴间之，置书与客，故达普胜。客惧来归，尽得普胜平日所为。乃重以金币资客，潜往友谅所亲间普胜。普胜不之觉，见友谅使者，辄自言其功，有德色，友谅深忌之。至是，愤潜山之败，乃诈以会军为期，自至安庆。普胜出迎，至雁汊登舟，友谅杀之，并其军。

冬十二月，徐寿辉以友谅破隆兴，欲徙都之。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己，沮之。寿辉不听，引兵发汉阳，南下江州。友谅佯出迎，伏兵城内，候寿辉入，即闭城，伏发，尽杀其左右将士，幽寿辉江州。友谅自称汉王，置官属。

二十年夏四月，徐达、常遇春拔赵普胜之水寨，友谅盛兵来援，声言出安庆。遇春策其必攻池州，伏锐兵九华山待之，而以羸弱守城。友谅明日果至，直造城下，锋锐甚。城上扬旗鸣鼓，伏兵悉起，缘山而出，循江而下，绝其归路，城中出兵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三千人。常遇春欲尽杀之，谓徐达曰："此皆劲敌也，不杀，将为后患。若以上闻，必不杀。"达不从，遂以闻。太祖谕使者曰："亟还谕诸将，今战争方始，不可纵杀以绝人望。三千精锐，宜释之为后用。"及使者返，遇春已杀之，止存三百人。太祖闻之，不怿，命悉放还。

闰五月，友谅率舟师犯太平，围其城，守将花云率麾下三千人，结阵迎战。三日，友谅不得入，乃以巨舟乘涨泊城西南隅，舟尾高与城平，士卒缘之上。时城中乏食，士惫甚，不能战。丙辰，城遂陷。贼缚云急，云怒骂曰："贼奴！尔缚吾，吾主必灭尔，斩为脍也。"遂

奋跃大呼起，缚尽绝，夺守者刀，连杀五六人，复骂曰："贼非吾主敌也。曷不速降。"贼怒，缚云舟樯，丛射之，比死，骂贼不绝口。院判王鼎、知府许瑗皆抗节不屈，死之。

方云之与贼战也，势甚急，妻郜氏，生子炜方三岁，抱之泣，语家人曰："城且破，吾夫必死之。吾夫死，吾不独生，然不可使花氏无后。儿在，若等善抚育之。"已闻云就缚，郜氏即赴水死。侍■孙氏收郜瘗之，抱儿逃，汉军掠之。军中恶小儿啼，孙氏恐被害，以簪珥属渔家鞠之。伪汉败，孙氏脱身至渔家，窃儿去，夜宿陶穴中。天曙，登舟渡江，遇汉溃军夺舟，厂孙氏及儿投之江，江中得断木，附之入芦渚中。渚有莲实，孙氏取 儿，凡七日不死。忽夜半，闻人语声，呼之，逢老父号雷老，告之故，与偕行，达太祖所。孙氏抱儿拜泣，太祖亦泣，置儿于膝曰："此将种也。"命赐雷老衣，忽不见。

陈友谅寇太平时，挟寿辉行。既得太平亟谋僭伪号，乃于采石舟中，佯使人白事寿辉前，令壮士持铁挝从后击之，碎其首。以暴疾死令军中。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，称皇帝国号汉，改元大义。群下立江岸，草次行礼，值大雨，殊无仪节。以邹普胜为太师，张必先为丞相，张定边为太尉，乃率众还江州。友谅既僭大号，遣使约张士诚同入寇。士诚龌龊自固，不敢应。友谅自江州引兵东下，建康大震。献计者，或谋以城降，或以钟山有王气，欲奔据之，或以决死一战，战不胜，即走未晚。太祖心非诸将议，独刘基张目不言。太祖召基入内问计，基曰："先斩主降及奔钟山者，乃可破贼！"太祖曰："先生计将安出？"基曰："天道后举者胜。吾以逸待劳，何患不克。莫若倾府库，开至城，以固士心，伏兵伺隙击之。取威制胜，以成王业，在此举也。"太祖意益决。或谋先复太平以牵制之，太祖曰："不可。太平吾新筑垒，濠堑深固，向使彼陆地来攻，必不能破，彼乃以巨舰乘城，为所陷，今往攻之，猝难拔。贼舟师十倍我，我顿兵坚城之下，进不能取，退不及援，失所据矣。"或又劝太祖自将御之，太祖曰："亦不可。彼知我出，以偏师缀我，我欲与战，彼不交锋，而以舟

师顺流下建康，半日可达。吾■骑急回，百里趋战，兵法所忌，皆非良策也。”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捣广信制其后，而召指挥康茂才谓之曰：“吾有事命汝，能之乎？”茂才曰：“惟命。”太祖曰：“汝与友谅雅游。今友谅入寇，吾欲速其来，非汝不可。汝今作书，遣使贻友谅，伪约降为内应，招之速来，给告以虚实，使分兵三道，以弱其势。”茂才曰：“诺。家有老阍，旧尝事友谅，遣使赍书，必信无疑。”太祖以其谋语李善长。善长曰：“方忧寇来，何为诱致之？”太祖曰：“迟则二寇谋合，为害益大，何以支！今先破此贼，则东寇胆落矣。”善长曰：“善！”茂才遂令阍者乘小舸，径至友谅军。友谅得书甚喜，问曰：“康公今何在？”阍者曰：“见守江东桥。”问：“桥何如？”曰：“木桥。”乃与酒食，遣还，谓曰：“归语康公，吾至，则呼老康为验。”阍者诺。归告太祖，太祖喜曰：“贼入吾彀中矣。”乃命善长亟撤江东桥，易以铁石。比旦，桥成。有自友谅军中逸归者，言友谅问新河口路。亟命赵德胜跨新河筑虎口城守。命常遇春、冯胜、华高等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，伏石灰山侧。徐达等陈兵南门外，杨 驻兵大胜港，张德胜、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，太祖亲总大军于卢龙山。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左，偃赤帜于山之右，戒曰：“寇至，则举赤帜；举黄帜，则伏兵皆起。各严师以待。”

乙丑，友谅果引舟师东下，至大胜港，杨 整兵御之。港狭，仅容三舟入，友谅以舟不得并进，遽引退，出大江，径冲江东桥，见桥皆大石，非木桥，乃惊疑，连呼“老康！老康！”无应之者。悟茂才使谬，即与其弟号五王者，率舟师趋龙江，先遣万人登岸立栅，势甚锐。时酷暑，太祖衣紫茸甲，张盖督兵，见士卒挥汗，命去盖。众欲战，太祖曰：“天将雨，诸军且就食，当乘雨击之。”时天无云，众未信；忽风起西北，须臾大雨如注。赤帜举，太祖下令扌友栅。诸军竞前扌友栅，友谅麾其众来争，战方合，雨止。太祖命发鼓，鼓大震。黄帜举，常遇春等伏兵起，徐达兵亦至，张德胜、朱虎舟师并集。内外合击，友谅兵大溃走，趋舟，值潮退，舟胶浅，杀溺死者无算，生擒七千余人，收得巨舰百余艘，战舸数百。友谅乘别舸脱走，于所乘

舟中得茂才书。太祖笑曰："彼愚至此，可嗤也。"命诸将追击。友谅至慈湖，纵火焚其舟，贼众溃。追至采石，复大战，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阵入，华云龙跃马捣其中坚。有王铭者，独驰入其阵，贼攒槊刺之，伤额，战益力，流血淋漓，旋回三匝，独所杀伤过当，贼大败。张德胜战死。周显与贼战于观渡桥，亦败之。诸军乘胜追击，贼守太平者无固志。辛酉，遂复太平。初，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，故为友谅舟师所陷。至是，常遇春命移筑，去姑溪二十余■，增筑楼堞，守御遂固。

六月戊寅，胡大海取信州。大海率兵至灵溪城，中步骑数千出迎战，击败之，督兵攻城，守者不能支，众溃，遂克之。改信州为广信府，以大海子德济为同佥守之。

七月，徐寿辉旧将浮梁院判于光、左丞余椿，击走伪汉将辛同知，取饶州，以城来降。太祖命邓愈往镇之。饶滨鄱阳湖，友谅数遣舟师来攻，愈与光等连营拒之，屡歼其众。已而汉将侯邦佐陷浮梁，于光单骑来归。

时安庆为长江上流要地，先是赵普胜守之，颇难攻取。友谅既杀普胜，用别将守安庆，而以普胜部将张志雄帅兵从侵建康。志雄怨友谅，故龙江之战无斗志，来降，因献取安庆之策。我师遂进克安庆，太祖命巢湖将佥院赵伯仲守之。寻为张定边所破，伯仲遁还，太祖怒曰："主将不能坚守城池，城陷远遁，当诛之。"常遇春诤曰："伯仲系渡江勋旧，宜曲赦之。"太祖曰："不依军法，无以警后！"赐弓弦令自尽，而官其弟庸行枢密院事。

九月，徐寿辉旧将欧普祥以袁州来降。陈友谅遣其弟友仁攻普祥，普祥击败之，擒友仁。友仁惧，乃与普祥约和，释友仁归。二十一年春三月，陈友谅遣其将李明道寇广信，据草平镇，遏浙东援兵。胡德济遣夏德润出兵夺其墩，战死。贼又保玉山，胡大海部将缪美闻之，来援，与贼战于东津桥，遂复玉山，抵广信，绝明道归路。六

月，明道围广信急，而德济兵少，仅婴城守，遣使求援于父大海。大海率师由灵溪进，李文忠亦遣兵援之。德济闻援兵至，引兵出城，与大海夹击明道，大破之，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，并士卒千余人，战马、器械无算。大海送明道、汉二于文忠。文忠令汉二招友谅建昌守将王溥。溥，汉二兄也，遂归附，乃俱送建康。太祖释而用之，征江州南昌，用为乡道。

秋八月，太祖决计伐陈友谅，会李明道具言："友谅弑徐寿辉后，将士离心，政令不一，骁勇如赵普胜，又忌而杀之，虽有众，不足恃也。"太祖召诸将谕之曰："友谅杀主僭号，犯我近疆，殒我名将，观其所为，不灭不已。尔等各厉士卒以从。"庚寅，太祖御龙骧巨舰，帅舟师乘风溯流而上，鸟数万，夹上舰而飞。戊戌，抵安庆，敌固守不战，乃以陆兵疑之。敌兵动，遂命廖永忠、张志雄以舟师击其水寨，大破之。攻城，自旦至暮，不拔。刘基请弃安庆去，径拔江州，倾其巢穴，太祖从之。遂率兵西上，长驱过小孤，友谅将丁普郎、傅友德率所部归附。友德，宿州人，后徙砀山，勇略冠一时。初从山东李喜喜剽掠入蜀，常为军锋冠，归明玉珍。玉珍不能用，率所部走武昌从陈友谅，忽忽无所展。闻明师攻江州而叹曰："此吾主也！"以所部谒见于小孤山。上奇之，擢为将，遣使招谕江西诸郡。壬寅，次湖口。友谅舟出江侦逻，击败之，乘胜至江州。友谅始知之，以为神兵自天而下，仓卒不能军， 妻子夜奔武昌。癸卯，师入江州，乘胜追拔蕲州、黄州、兴国、黄梅、广济等处。

伪汉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，遣其部将郑仁杰诣军门纳款，且请禁止数事，勿散离其所部兵。太祖有难色，刘基自后踢所坐胡床。太祖悟，许之，赐书慰谕，略曰："郑仁杰至，言足下有效顺之机，此足下之明达也；又恐分散所部，属之他将，此足下之过虑也。吾起兵十年，奇才英士，得之四方，其有能审天时，料事机，挺然委身而来者，盖其意立欲立功当世，垂名后裔。大丈夫相遇，磊磊落落，一笑契合，洞见肺腑，故尝推赤心以待之，随其才而任使。兵少

则益之以兵，位卑则隆之以爵，财乏则厚之以赏，此吾待将士之心也。安肯散其部属，负人求归之心哉。陈氏诸将，如赵普胜骁勇善战，以疑见[illegible]，猜忌若此，事竟何成。近有龙江之役，长张、梁铉、彭指挥诸人来降，视吾诸将，恩均义一，无有所间。及长张破安庆，梁铉等攻江北，功绩并著。此数人者，其自视无复生理，尚待之如此，况足下不劳一卒，以完城来归者耶！得失之机，间不容 ，其早为之计。”廷瑞得书，遣康泰诣九江降，廷瑞后改名廷美。

汉将余干吴宏、龙泉彭时中、吉安曾万中、孙本立等，皆遣使纳款。命赵德胜、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、临江诸郡。邓愈帅兵袭浮梁，友谅参政侯邦佐弃城遁。于光进拔乐平，败伪萧总管，擒万户彭寿等六十八人，饶州悉定。十月，愈驻兵临川之平塘，时友谅将邓克明据抚州，佯遣使通款，无降意。愈知其情，卷甲夜趋，比旦，入城。克明单骑遁，寻被获。诸将旋师攻安庆，下之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，太祖幸南昌，胡廷瑞率祝宗、康泰等迎谒。以邓愈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镇南昌。时宗、泰降，非本意，即欲谋叛，廷瑞密以言。上乃令宗、泰帅所部从徐达攻武昌。二月，太祖率胡廷瑞等还建康。宗、泰行至女儿港，遂叛，道掠布商船为旗，反兵劫南昌。知府叶琛迎战，死之。邓愈仓卒以数十骑出走，数与贼遇，从者多遇害。愈窘甚，连跳跨三马，马辄踣，几不免，最后得养子所乘马，走还建康。徐达兵至湖广沌口，闻变，旋师赴之。宗至新淦，为邓志明所杀。泰走广信，以廷瑞甥，特宥之。南昌复定。太祖闻之，喜曰：“南昌控引荆、越，西南之藩屏，得南昌，去陈氏一臂矣，非骨肉重臣不可守。”五月丙午，命大都督朱文正统元帅赵德胜、薛显同参政邓愈镇之。八月陈指挥聚众结寨南昌之西山，赵德胜、孙兴祖攻破之，俘斩三千余人。

冬十二月，汉将熊天瑞寇吉安，陷之，杀守将孙本立。友谅使其知院饶鼎臣守吉安。鼎臣剽悍有胆略，所至毒害，人呼为饶大胆。丁

亥，朱文正遣兵复吉安，鼎臣出走。

二十三年春二月，汉太尉张定边陷饶州，于光走还。

夏四月，陈友谅忿其疆场日蹙，大作舟舰，高数丈，饰以丹漆，上下三级，级置走马棚，下设板房为蔽，置橹数十其中，上下人语不相闻。橹箱皆裹以铁，自谓必胜。载其家属百官，空国而来，兵号六十万，攻南昌。壬戌，薄城下。诸将分门拒守，邓愈守抚州门，赵德胜守宫步、士■、桥步三门，薛显守章江、新城二门，牛海龙等守琉璃、澹台二门，文正居中节制，自将精锐二千，往来策应。丙寅，友谅亲督兵攻抚州门，兵各载竹盾如箕状，以御矢石，极力来攻，城坏二十余丈。邓愈以火铳击退其兵。随竖木栅，贼争栅，文正督诸将死战，且战且筑，通夕复完。于是李继先、牛海龙、赵国旺、许 、朱潜、程国胜等，皆战死。五月丙子，友谅复攻新城门，薛显将锐卒开门突战，斩其平章刘震昭，敌兵退。百户徐明被执，死之。六月辛亥，友谅增修攻具，欲破栅自水关入。文正使壮士以长槊从栅内刺之，敌夺槊更进。文正乃命煅铁戟铁钩，穿栅复刺，敌复来夺，手皆灼烂，不得进。友谅尽攻击之术，而城中备御万方，杀伤甚众。友谅分遣饶鼎臣等陷吉安，李明道叛，守将曾万中死之，刘齐、朱叔华被执。陷临江，复执赵天麟。以三人徇于城下，文正等不为动。贼复攻宫步、士步二门。赵德胜巡城至宫步门，贼伏蹶张弩射之，中腰膂，箭深入六寸，拔出，拊髀叹曰："吾自壮岁从军，伤矢石者屡矣，未有若此之创者，命也。独恨不能从主上埽清中原耳！"遂卒。南昌被围既久，内外阻绝，文正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，又诈遣卒号舍命王者诣友谅约日出降。有谅信之，缓其攻。至日，城上旗帜一新，友谅候至暮，见无降意，缚降卒至城下杀之。张子明取渔舟从水关出，越石头口，昼行夜止，半月达建康。时太祖方亲破张士诚将吕珍于安丰，解安丰围。命徐达等移师围庐州，而自还建康。子明至，太祖问："友谅兵势何如？"子明对曰："友谅兵虽盛，战死亦不少。今江水日涸，巨舰将不利，又师久粮乏，援兵至，可必破也。"太祖曰："归

语文正，但坚守一月，吾当自取之。”乃遣子明先还，至湖口，为友谅兵所执。友谅曰：“若能诱降，非但不死，且富贵。”子明阳许之，至城下，呼曰：“主上令诸公坚守，大军且至矣。”友谅怒，杀之。文正等闻之，守益坚。时徐达、常遇春围左君弼于庐州，太祖遣使命解围曰：“为一庐州而失南昌，非计也。”七月癸酉，太祖自将救洪都，达、遇春亦自庐州还。太祖亲督诸将，会师 纛于龙江，舟师凡二十万。癸未，进次湖口，先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，复以一军屯南湖嘴以遏友谅归师。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，防其奔逸。丙戌，友谅围南昌凡八十有五日，闻太祖至，解围，东出鄱阳逆战。太祖率诸将由松门入鄱阳湖。丁亥，遇于康郎山，友谅列巨舟当我师。太祖见之，谓诸将曰：“彼巨舟首尾连接，不利进退，可破也。”乃命舟师为二十队，火器弓弩以次而列。戒诸将：“近寇舟，先发火器，次弓弩，及其舟则短兵击之。”戊子，徐达、常遇春、廖永忠等进兵薄战。达身先诸将，击败其前锋，杀千五百人，获一巨舟而还，军声大振。俞通海复乘风发火炮，焚寇舟二十余艘，杀溺死者甚众。元帅宋贵、陈兆先亦死战。徐达等搏战不已，火延及达舟，敌乘之，达扑火更战。太祖急遣舟援达，达力战，敌乃退。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犯太祖舟，舟胶于沙，汉兵匝焉。程国胜剑叱之，与陈兆先大奋击，牙将韩成进曰：“古人杀身以成仁，臣不敢爱其死。”乃服上冠袍，对敌自投水中。敌信之，攻少缓。宋贵、陈兆先俱战死。常遇春从傍射中定边，定边舟始却。愈通海来援，舟骤进，水涌，太祖舟遂脱。通海与廖永忠以飞舸追定边，定边走，身被百余矢，退去。会日暮，太祖鸣钲，集诸将申约束。恐张士诚乘虚入寇，命徐达回守建康。己丑，太祖复亲布阵，与友谅战。友谅悉巨舟连锁为阵，旌旗楼橹，望之如山。我舟小，仰攻多却，太祖亲麾之，不前，右师少却，立命斩队长十余人，犹不止。郭兴进曰：“非人不用命，舟大小不敌也。臣以为非火攻不可。”太祖然之，命常遇春等分调渔舟，载荻苇，置火药其中。至晡时，东北风起，太祖命以七舟束草为人，饣希以甲胄，持兵戟，若斗敌状，令敢死士操之，备走舸于后。将迫敌舟，乘风纵火，风急

火烈，须臾抵敌舟，焚水寨数百艘，燔焰涨天，湖水尽赤，死者大半。友谅弟友仁、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。我师乘之，又斩二千余级。友仁者，即所谓五王也，眇一目，有智数，枭勇善战。至是，友谅为之丧气。普略，即新开陈也。是日，张志雄舟樯折，为敌所觉，以数舟攒兵钩刺之，志雄窘迫自刭。丁普郎、余昶、陈弼、徐公辅皆战死。普郎身被十余创，首脱，犹植立舟中不仆，持兵若战状。是时太祖所乘舟樯白，友谅觉，欲并力来攻。太祖知之，庚寅夜，令诸船尽白其樯，旦莫能辨，敌益骇。辛卯，复率众大战，自辰至巳不解。时刘基侍，忽跃起大呼。太祖亦惊起回顾，但见基双手挥之曰：“难星过，急更舟！”太祖如言入他舟，坐未定，旧所御舟以炮碎矣。友谅乘高见舟碎，喜甚。俄太祖麾舟更进，皆失色。廖永忠、俞通海、汪兴祖、赵庸以六舟深入，敌联大舰拒战，蔽之，舟若没。有顷，六舟旋绕汉军而出，势如游龙，诸将见之，勇气百倍，呼声动天地，波涛立起，日为之晦。时汉舟大，我师环攻之，杀其卒殆尽，而操舟犹不知，呼号摇橹如故，已而焚其舟，皆死。至午，敌兵大败，弃旗鼓器仗，浮蔽湖面。通海等还，太祖劳之曰：“今日之捷，诸君之力也。”友谅战不利，欲退保鞋山。我师先至罂子口，横截湖面，邀友谅，不得出，乃敛舟自守，不敢更战。是日，移舟泊柴棚，去敌五里许，诸将欲退师，少休士卒。太祖曰：“两军相持，先退，非计也。”俞通海以湖水浅，请移舟扼江上流，刘基亦密言当移军湖口，期金木相犯日决胜，太祖从之。时水路狭隘，舟不得并进，恐为敌所乘，至夜，令船置一灯，相随渡浅，比明，已尽渡矣，乃泊于左蠡。友谅遂亦移舟出泊渚矶，相持者三日。友谅左、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来降。初，友谅战不利，右金吾曰：“今战不利，出湖实难，莫若焚舟登陆，直趋湖南，谋为再举。”其左金吾曰：“今虽不利，而我师犹多，戮力一战，胜负未可知，何至自焚以示弱！万一舍舟登陆，彼以步骑蹑我后，进不及前，退无所据矣。”友谅犹豫不能决，至是失亡多，乃曰：“右金吾是也。”左金吾闻之惧，来降。右金吾见其降，亦率所部来归。友谅兵益衰。太祖既驻师彭蠡，移书友谅曰：“公乘尾大

不掉之舟，殒兵敝甲，与吾相持。以公平日之强暴，正当亲决一死战，何徐徐随后，若听吾指挥者，无乃非丈夫乎！”友谅得书，怒，留使者不遣，尽杀所获我战士。太祖闻之，命悉出所俘友谅军，视其伤者赐药疗之，皆遣还，下令曰：“但获彼军，皆勿杀。”又令祭其弟侄及将士之战死者，师出湖口，命遇春、永忠诸将统舟师横截之。又令一军立栅于岸，控湖口。旬有五日，友谅不敢出。复移书与之曰：“昨吾船对泊渚矶，尝遣使赍记事往，不见使回，公度量何浅浅哉！丈夫谋天下，何有深仇！夫自辛卯以来，天下豪杰纷然并起，迩来中原兴问罪之师，挟天子令诸侯，于是淫虐之徒一扫而亡。公之湘阴刘亦惧而往，此公腹心人也，部下将自此往矣。江、淮英雄，惟吾与公耳，何乃自相吞并！公今战亡，弟侄首将，又何怒焉。公之土地，吾已得之，纵力驱残兵，来死城下，不可再得也。设使公侥幸逃还，亦宜修德，勿作欺人之容，却帝名而待真主。不然，丧家灭姓，悔之晚矣。”友谅忿恚不答。太祖与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赋诗，意气弥壮，分兵克蕲州、兴国。友谅食尽，掠粮于南昌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，势益困。时我师水陆结营，列栅江南北岸，置火舟、火筏中流，戒严以俟。八月壬戌，友谅计穷，冒死突出，绕江下流，欲由禁江遁回。太祖麾诸军追击，以火舟、火筏冲之，敌舟散走，追奔数十里。自辰至酉，战不解。至泾江口，泾江之兵复击之。张铁冠大笑贺曰：“友谅死矣。”太祖曰：“无妄言！”又曰：“缚汝水滨以俟。”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谅，以觇生死，且曰：“如其生，往者必还；若不还，死决矣。”乃往者俱被杀。未几，有降卒来奔，言“友谅在别舸中流矢，贯睛及颅而死”。诸军闻之，大呼喜跃，益争奋，擒其太子善儿。明日，平章陈荣等悉舟师来降，得士卒五万余人。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奔还武昌。复立理为帝，改元德寿。诸将多劝太祖乘胜径捣武昌灭汉者，不从。初，刘基自青田还建康，上谋用兵吴、汉孰先，或以张士诚近，富而弱，宜先。基曰：“不然。士诚自守寇耳，陈友谅居上流，且名号不正，宜先伐之。陈氏灭，张氏囊中物矣。”太祖曰：“然。友谅剽而轻，士诚狡而懦，若先攻士诚，友谅必空国来救，

是吾疲于二寇也。”遂决计伐陈氏。会士诚遣吕珍攻韩林儿于安丰，太祖亲率诸将援之，基乃谏不听。既解安丰围，复命诸将移师围庐州。及友谅急攻南昌，张子明请济师，始解庐州围，亲帅而上。至是，太祖谓基曰：“我不当有安丰之行。使友谅乘我出，建康空虚，顺流而下，我进无所成，退无所归，大事去矣。今友谅不攻建康，而围南昌，计之下者，不亡何待！乃知天命有所归也。”时四方割据，惟友谅鸷悍，为群雄冠。其初起也，父普才戒之曰：“若捕渔儿耳，而乃图大事！”友谅曰：“相冢者言我家当富贵，今其时矣。”及贵迎父，父曰：“儿不守故业，吾惧及也。”至是败，年四十四，称帝仅四年。友谅既败，太祖喜谓诸将曰：“此贼亡，天下不足定矣。”

九月壬申，班师还，告庙饮至，论功行赏，赐常遇春、廖永忠俞通海等田，余赐金帛有差。太祖经理建康守御毕，留徐达等备吴，壬午，复率诸将亲征陈理。十月，至武昌，分兵立栅，围其四门，又于江中联舟为长寨，以绝其出入之路。分兵徇汉阳、德安州郡，湖北诸郡皆来降。十二月甲寅，太祖还建康，命常遇春率诸将围之。

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，太祖以武昌围久不下，乃亲往视师。辛亥，至武昌督兵攻城。城东有高冠山，俯城中可瞰也，汉兵屯焉。太祖问诸将谁能夺此者，傅友德请先登，一鼓夺之。面中一矢，镞出脑后，胁下复中一矢，友德不为沮，人服其勇。敌将陈同佥者，骁捷善槊，驰入中军帐下。太祖方坐胡床，疾呼曰：“郭四，为我杀贼！”英持钅仓奋臂一呼，贼应手殒坠。太祖曰：“尉迟敬德不汝过也！”解所服红锦袍赐之。汉岳州守将张必先率潭、岳兵来援，至夜婆山，太祖命常遇春乘其众未集，击败之，擒必先。必先骁勇善战，人号为泼张，城中倚以为重。至是，缚至城下，示之曰：“汝所恃者泼张，今已为我擒，尚何恃而不降！”必先亦呼定边曰：“吾已至此，事不济矣。兄宜速降为善。”定边气索不能言。后数日，太祖复遣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，谕陈理曰：“理若来降，当不失富贵。”复仁固请曰：“主上推好生之德，惠此一方，使陈氏之孤得保首领，而臣不食言，臣虽死不恨

矣。”太祖曰：“吾兵力非不足，所以久驻此者，欲待其自归，免伤生灵耳。汝行，必不误汝。”复仁至城下号哭，理惊，召之入，相持哭。哭止，复仁谕以太祖意，词旨恳切。时陈氏将略无右定边者，定边亦知不可支。癸丑，陈理■璧肉袒，率定边等诣军门降。理至军门，俯伏战栗，不敢仰视。太祖见其■弱，起挈其手曰：“吾不尔罪，勿惧也！”令宦者入其宫，传命谕友谅父母，凡府库储蓄，令理悉自取之。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门，妻子资装皆俾自随。明师围武昌，凡六阅月而降，士卒无敢入城市，晏然不知有兵。城中民饥困，命给米赈之，召其父老抚慰，民大悦。于是汉、沔、利、岳郡县相继降。立湖广行中书省，以枢密院判杨 为参政守之。封陈理为归德侯。江西行省以友谅镂金床进，太祖观之，谓侍臣曰：“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耶！一床工巧若此，其余可知。穷奢极侈，安得不亡。”命毁之。

夏四月丙申，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康郎山，祀丁普郎、张志雄、韩成、宋贵、陈兆先、余旭昌、文贵、王胜、李信、陈弼、刘义、徐公辅、李志高、王咬住、姜润、石明、王德、朱鼎、王清、常德胜、王凤显、丁宇、王仁、汪泽、王理、陈冲、裴干、王喜仙、袁华、史德胜、常推德、曹信、逯德山、郑兴、罗世荣等三十五人。乙巳，命建忠臣祠于南昌府，祀赵德胜、李继先、刘齐、朱叔华、许圭、朱潜、牛海龙、张子明、张德山、徐明、夏茂成、万思诚、叶琛、赵天麟等十有四人。

时汉既平，熊天瑞尚窃据赣州未下。八月壬辰，命常遇春、邓愈率兵讨之。愈与遇春合兵平临江之沙坑、麻岭、牛陂诸寨，执伪知州邓志明送建康，及其兄克明俱伏诛。时李明道匿武宁山，被获，太祖以其反复，亦戮之。遇春兵次吉安，遣人语饶鼎臣曰：“吾今往取赣，可出城一言而去。”鼎臣怖不敢出，遣其■子出见。遇春坐而饮之，曰：“归语尔父，可善自为计。”鼎臣即夜弃城走安福。遇春复吉安，乃引兵趋赣州。已而鼎臣复肆剽掠，王国宝击斩之。

九月乙未，命徐达、杨 等帅师进取江陵，故伪汉知院姜珏等以城降。改江陵为荆州府。达遣唐胜宗分兵取长沙，下沅陵、醴陵，傅友德取夷陵。常遇春等围赣州未下，太祖谕遇春等曰："熊天瑞困处孤城，犹笼禽阱兽，岂能逃逸。但恐城破之日，杀伤过多，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，一则可为国家，二则可为附者劝。且如汉邓禹不妄诛杀，子孙昌盛，此可为法。向者鄱阳湖之战，友谅既败，生降其兵，至今为我用，纵有逃归者，亦我百姓。苟得地无民，将安用之！"时天瑞拒守益坚，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围之。王瑞子元震窃出觇军，遇春从数骑，猝与遇。元震来袭，遇春遣壮士挥刀击之，元震奋铁挝以拒，且战且却。遇春曰："壮士也！"止勿追。

十二月，徐达克辰州、衡州。句容儒士戎简入见，语及伐陈之事，简曰："向败陈氏于九江，何不乘胜直抵武昌，而乃引还？今虽克之，用力多矣。"太祖曰："汝儒者，岂不闻覆巢之下无完卵乎？当陈氏兵败，我岂不知乘胜蹴之。兵法曰：'穷寇勿追。'若乘胜急追，彼必死斗，杀伤实多。吾故纵之，遣偏师缀其后，恐其奔逸。料彼残破之余，人各偷生，喘息不暇，岂敢复战。我以大军临之，故全城降服。一者士不伤，一者生灵获全，所得不已多乎？"简太悦服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，熊天瑞被围日久，力不能支，乃降，其所统南安、雄州、韶州诸郡皆下。太祖闻遇春克赣不杀，喜甚，遣使褒谕之曰："予闻仁者之师无敌，非仁者之将不能也。今将军破敌不杀，捷书至，予甚为将军喜，虽曹彬之下江南，何以加之！"先是，天瑞横敛取民财，太祖悉命罢之。

甲戌，常遇春进师南安，遣麾下招谕韶州未下诸郡。于是友谅韶州守将张秉彝、南雄守将孙荣祖等，各籍兵粮来降。遇春振旅还。谷应泰曰：慨自元人失驭，群雄蜂发，逐鹿之夫，所在都有。

太祖崛起濠梁，而同时并兴者，则有张士诚据吴，徐贞一据蕲，明玉珍据蜀，方国珍据江东，然皆阖门坐大，非有图天下之志也。独

陈友谅以骁鸷之姿，奄有江、楚，控扼上流，地险而兵强，才剽而势盛，实逼处此，以与我争尺土者，非特汉之文伯、子阳，唐之世充、建德而已。乃太祖之用兵也，先规伪汉，后取伪吴，成算在胸，次第不爽。于是龙江拔栅，大夺战舸，柴桑陈兵，自天而下，不待康郎报捷，湖口移军，而敌在目中，气吞小丑矣。虽其间茂才作谍，韩成赴江，履尾乘危，亦烦经画，而太祖屡挫而气不折，友谅小胜而志益骄，此明之所以兴，汉之所以亡也。

至若友谅者，本沔阳渔家，刀笔小吏，徒有■残，实无功德，干城仗普胜而旋即杀之，北面事寿辉而旋即毙之，名实交■，忠勇并失，诚所谓蝇声紫色，圣王之驱除耳。而论者以周颠仰天，铁冠大笑，刘基之手挥难星，雷老之忽然不见，王者所至，诸神效灵。而不知友谅者，犯顺多黑闼之风，归命少窦融之智，盗窃空名，进退无据，抑亦人谋不臧，匪特天亡之也。然而江夏既平，渐可北窥襄、邓，荆、杨混一，便当分下中原，从此摧枯拉朽，帝业已成，宜乎太祖有云：“此贼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虽然，尤有异者，友谅初破太平，僭称大号，兵来甚锐，议者欲降，独刘基以为取威定霸，在此一举。岂直周瑜决策，孙不降曹，实乃随何绝使，汉终覆楚，安危之机，岂不以谋哉！

卷四

○太祖平吴

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，泰州张士诚起兵，陷高邮。士诚，白驹场亭民，为盐场纲司牙侩，与弟士德、士信俱以贩盐，缘为奸利，性轻财好施，颇得众心。至是，因乱，与其党李伯升、潘原明、吕珍等十八人，聚兵陷泰州。十四年冬十一月，元右丞相脱脱围高邮，张士诚引兵逆战，脱脱奋击，大破之。士诚不能支，与吕珍、潘原明等十八骑突围出走，脱脱遂克高邮。十六年春二月，张士诚陷平江。脱脱既窜，士诚亡命，复聚众渡海，攻陷平江，遂掠松江、湖州、常州诸郡，皆下之。九月，徐达围常州。初，常州奔牛坝人陈保二聚众，以黄帕裹首，号黄包军。汤和等下镇江，保二降，至是，复叛归张士诚，诱执詹、李二将去。乙亥，太祖遣杨宪通好于士诚，书略曰："近闻足下兵由通州，遂有吴郡。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，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，吾深为足下喜。吾与足下东西境也，睦邻守国，保境息民，古人所贵，吾甚慕焉。自今以后，通使往来，毋惑于交构之言，以生边衅。"士诚得书，以太祖比之隗嚣，不悦，拘留宪不还。寻诱我斥堠，以舟师攻镇江，徐达等御之，败其军于龙潭。又寇宜兴，耿君用以铠胯栅，中槊死，宜兴入于士诚。太祖闻之，使谕徐达曰："张士诚起于负贩，谲诈多端。今来寇镇江，是其交已变，当速出军攻毗陵，先机进取，沮其诈谋。"于是达帅师攻常州，进薄其垒。士诚遣其弟张九六以数万众来援。达曰："张九六狡而善斗，使其胜，锋不可当，吾当以计取之。"乃去城十八里，设伏以待，仍命总管赵均用率铁骑为奇兵，达亲督师与九六战。锋既交，均用铁骑横冲其阵，阵乱，九六策马走，遇伏，马蹶，为先锋刁国宝、王虎子所获。九六即士德，枭鸷有谋，士诚陷诸郡，九六力为多，既被擒，士诚气沮。

十月，华云龙、王弼等复败士诚弟士信于旧馆，擒其骁将汤元帅。士诚既连败，乃奉书请和，愿输粮二十万石、黄金五百两、白金三百斤，以为犒军之资。太祖复书，数其开衅召兵之罪，且许其归我使臣将校，即当班师。士诚得书不报。

十一月，士诚诱我新附军叛去，助彼来战，徐达被围于牛塘。达勒兵与战，常遇春、廖永安、胡大海自外来援，夹击，大破之，擒其将张德，余兵奔入城。达率诸军困之。士诚复遣其将吕珍潜入城，督兵固守。

十七年春二月丙午，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长兴，张士诚将赵打虎以兵三千迎战，败之，追至城西门，打虎走湖州。戊申，遂克长兴，擒其守将李福安、答失蛮等，获战船三百余艘。立永兴翼元帅，命耿炳文统兵守之。寻士诚遣其伪左丞潘原明、元帅严再兴来寇，炳文击败之，生擒数百人，斩首甚众，原明等遁去。部将费聚复追至琐桥，败之。自是士诚不敢犯长兴者四年。

我师围常州既久，敌众乏食，不能支，吕珍等复潜遁去。三月戊午，克常州，立长春枢密院，以汤和为同佥总管统兵守之。夏五月，俞通海、张德胜等以舟师略太湖，入马迹山，冲贼水寨，降张士诚将王贵、纽津。经洞庭山口，吕珍兵猝至，诸将仓卒欲退，通海曰："不可，我寡。"乃身先士卒决战，矢中右目，不为动，徐令壮士披已胄立船上，曰俞将军，珍不敢迫，引去。命两淮分院副使张鉴、同佥何文正率兵攻泰兴，张士诚遣兵来救，鉴等击败之，擒其将杨文德等。己卯，遂克泰兴。

六月，命长春枢密分院判官赵继祖、元帅郭天禄、镇抚吴良等率兵取江阴。张士诚兵据秦望山以拒我师，继祖等就攻之。会大风雨，其兵奔溃，我师据其山。翼日己未，进攻城西门，克之。擢良为分院判官，督兵守御。江阴密迩士诚，去姑苏仅百余里，控扼大江，实当

东南要冲。未几，复命其弟吴祯增兵协镇。良等戮力设备，军容甚张，每寇至，辄破走之。

秋七月丁丑，徐达等下常熟。八月，徐达、常遇春、康茂才袭江阴马■沙，克之。元帅费子贤下武康。士诚累败，势日窘，南攻嘉兴、杭州，又为杨完者所破，乃请降于元。士诚虽降，而城池、甲兵、钱■皆自据如故。

十八年春二月，命廖永安、俞通海、桑世杰等讨张士诚，江阴石牌海寇伪帅栾瑞帅州判朱锭等整兵拒战，世杰奋戈跃马，陷阵死，永安等奋击，大败之，擒栾瑞、朱锭，尽获其海舟。

三月，邓愈、李文忠、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岭关进攻建德路，道出遂安，遇长钅仓元帅俞子贞，击败之，追至淳安。遂安守将洪某率众五千来援，大海复战败之。军抵建德，元参政不花等不支，弃城遁。丙申，克建德路，以文忠为帐前总制亲兵指挥使守之。文忠，太祖姊子也。时建德新破，城中守御未备，张士诚遣其徒率苗、僚水陆奄至城下。文忠出奇兵，大败之，取所斩俘馘，载巨筏中，乘流而下，水寇见之，亦遁。

夏六月，张士诚兵寇常州，汤和力战，败之，擒其卒三百人。士诚复寇常熟，廖永安与战于福山港，大破之，追至通州狼山，获其战舰而还。九月，元苗帅左丞杨完者为张士诚所杀。先是江、淮既乱，元兵屡败，议者以为苗兵可用，遂自湖广招至，累破张士诚兵，历升至左丞。然苗性贪残好杀，所过抄掠，屠戮无遗，郡县苦之。士诚为所窘，既降，欲图之，而达识帖睦尔亦厌完者骄横不可制，乃阴定计，用士诚兵围之，完者兵败，自杀。丁酉，其部将员成、蒋英、刘震等率所部诣李文忠降。完者死，士诚益无所惮，寻遣兵据杭州、嘉兴，达识无如之何矣。

冬十月，张士诚兵寇常州，汤和等击败之，俘甲士千余人、舟千艘、马千匹。甲戌，克宜兴。徐达、邵荣帅师攻宜兴，久不下。太祖遣使谓曰："宜兴城小而坚，未易猝拔。闻其城西通太湖，张士诚饷道所出，若断其饷道，军食内乏，破之必矣。"达乃遣丁德兴分兵绝太湖口，而并力急攻，城遂破。既拔宜兴，廖永安复帅舟师击士诚兵于太湖，乘胜深入，遇吕珍，与战不利，遂为所获，不屈，士诚囚之。太祖欲以所获将士三千人易永安，士诚不从。士诚母念士德，欲以永安易士德，太祖亦不许。士德寻谋间，杀之。杨国兴出太湖口，与诸将趋湖州，攻旧馆，破张士信兵，又平宜堰口二十六寨。太祖命国兴总督元帅沈仁等守之。国兴劳徕安集，民多归之，遂城宜兴，三月城完。士诚水陆来寇，国兴率诸将击败之，士诚遁去。

十九年春正月庚申，胡大海、李文忠取诸暨州，张士诚将华元帅遁去。已而士诚遣吕珍率兵围诸暨，堰水灌城。大海援之，夺堰水灌珍军，珍穷蹙，即马上折矢，誓求解兵去，大海然之。都事王恺谏曰："贼狡猾难信，不如击之。"大海曰："彼果来，吾有以待之。且言出而背之，不信；既纵而击之，不武。"遂纵之去。

二月，张士诚兵寇江阴，艨艟蔽江，伪将苏同佥者建牙君山，指画为进攻状。守将吴良下令曰："彼众我寡，当以计破之，勿轻动。"有顷，敌阵于江ヂ，良命弟桢整兵北门，当其西北面，以十余骑蹂之，擒其卒数人，余党莫敢前。贼分兵欲攻东门，良遣元帅王子明驰击之，擒其将士五百人，杀溺死者甚众，敌大败，宵遁。时贼屡侵常州，良及其弟桢守御有方，每寇至，辄破走之。士诚数败气索，自是不敢犯境。太祖召入见，劳之曰："吴院判保障一方，使吾无东顾忧，其功大矣。赐车马珠玉不足旌。"命诸儒臣为诗文美之。先是，士诚北有淮海，南据浙西，长兴、江阴皆其要害。长兴据太湖口，陆走广德诸郡；江阴枕大江，扼姑苏、通州济渡之处。得长兴则士诚■骑不敢出广德，窥宣、歙；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，上金、焦。自是侵轶路绝。

平章邵荣自临安进攻湖州，战不利，还屯临安。李伯升来攻，设伏山下，戒寇至勿动，俟山上旗举，齐击之，伯升果率众奄至，遇覆败，我师乃还。

三月，张士诚寇建德，李文忠御之于东门，使别将潜出小北门，间道过鲍婆岭，由碧鸡坞绕出阵后，大破之。士诚复遣兵侵严州，至大浪滩，李文忠令部将何世明率精锐西出乌龙岭至胥口，与战，破走之。士诚兵据分水岭，世明进击，斩首五百余级。

太祖自将取绍兴，以冯国用守之。国用卒于军，士诚复遣兵陷绍兴。九月，张士诚遣兵寇常州，吴复督兵出忠节门，奋击，大败之。吴良间道歼其援兵于无锡之三山，士诚兵狼狈夺气，乃还。

十二月，张士诚忿分水之败，复遣兵据分水新城之三溪，何世明击之，斩其将陆元帅、花将军等一千余人，焚其营。自是士诚不敢窥建、婺。寻改建德为严州府。

二十年春三月，常遇春攻杭州，不克。秋九月，张士诚兵侵诸全，守将袁实战死。吕珍、徐义自太湖分三路寇长兴，耿炳文击破之，总管汤全、张琪被杀。

二十一年秋八月，胡大海攻绍兴，部将张英恃勇轻进，至城下遇伏，死之。大海引兵还。冬十月，张士诚遣其将李伯升寇长兴，众十余万，水陆并进，势甚锐。城中守兵仅七千，耿炳文御之，诸将陈德、华高、费聚等三路往援，伯升夜劫营，诸将皆溃。炳文婴城固守，伯升悉兵围之，结九寨，为楼车，下瞰城中，运土石填壕隍，以火船烧水关，攻益急。炳文昼夜应敌，内外不相闻月余。十一月戊午，太祖在九江闻报，急遣常遇春将兵往援，伯升闻遇春至，弃营遁。遇春追击之，俘斩五千余人。

二十二年春二月，金华、处州苗帅叛，张士诚乘间遣其弟士信、同佥吕珍率兵十万围诸全。守将谢再兴鏖战二十九日，未决，走严州，告急于李文忠。文忠以严州兵少，且密迩桐庐贼境，衢、信兵又出江西，无以应援金华。议以兵贵虚声，乃揭榜义乌古朴岭，扬言平章邵荣引兵五万出江右，右丞徐达引兵五万出徽州，约会金华，克日抵诸暨。贼见榜，转相告，吕珍欲退军五里下营，以待决战。时胡德济得李文忠檄，自信州率兵来援，有降卒言贼情，具得虚实。德济与再兴分门而守，至夜半，令军士饱食，一鼓出城，金鼓铳炮震天地，贼众惊乱，人马奔走，自相蹂躏。德济督兵追击之，士信大溃走。

冬十一月，池州帅罗友贵据神山寨，欲通张士诚，杭、歙震动，常遇春、赵德胜击斩之。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，命移置浙江行省于严州。时张士诚屡寇诸全，李文忠驻金华，应援不及，于是徙省治于严，留徐司马守金华。三月，张士诚、吕珍率众十万围刘福通于安丰，福通遣人间道求援。珍破安丰，杀福通，据其城，韩林儿走滁州。太祖率徐达、常遇春等往讨之。珍据城列栅，汪元帅攻其中垒，拔之，会左、右军败，阻于堑，不得出。遇春横击，三战三胜，珍大败。庐州左君弼出兵助珍，又败之，珍与君弼皆走。遂命达等移师围庐州。元将竹昌、忻都乘间入安丰。

夏四月乙丑，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降于张士诚。再兴遣人往杭州私贸易，太祖怒其泄军中事，召再兴责之，命参军李梦庚往节制其军，遣再兴归，听调。再兴惧，杀知州栾凤，执梦庚，以诸全军马赴绍兴降。左丞李文忠闻乱，遣胡德济屯兵五指山下以备之。九月，谢再兴以张氏兵犯东阳，李文忠自严州率锐卒驰一百六十里来援，壬午，遇贼于义乌，击败之。胡深亦自处州来援，与文忠议，以诸全不守，则衢州不支矣，乃度地去诸全六十里，并五指山筑新城。不旬日城完，太祖以胡德济为行省参政守之。未几，士诚将李伯升大举入寇，围城下，城坚不可拔，乃引去。

时太祖伐陈友谅未还。张士诚以尝胁达识帖睦迩封王，不报，遂自称王，改国号曰吴，即姑苏治宫室，置官属。元遣使征其粮，不与。二十四年夏四月，俞通海、汪兴祖率兵掠刘家港，进逼通州，击败张士诚兵，擒其院判朱琼等百余人。秋八月，张士诚使其弟士信面数达识帖睦迩罪失，勒令自陈老疾避位，胁将佐为上言："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。"逼取符印，幽达识于嘉兴，士信自为丞相。又胁普化帖睦迩为请于元，使为真王，普化不从。即遣使至绍兴，欲夺其印。普化封其印，置库中，曰："我头可断，印不可得也！"仰药死。达识闻之，曰："大夫且死，吾生何为！"亦仰药死。士诚专有江、浙。

时浙西殷富，士诚兄弟骄佚无断，政在文吏。然士诚尚持重寡言，好士，筑景贤楼，士无贤不肖，舆马居室，多厌其心，亦往往趋焉。士诚用兵，恃其弟士德及部将史椿为谋主。后士德被擒，史椿以谗出守淮安数年。椿知士诚无成，遣使以书来约降，谋泄，士诚杀之。于是委政弟士信。士信荒淫，出师多携ゾ蒲、蹴リ，拥妇女酣宴。其命将，将或卧不起，邀官爵美田宅。既至军，即失地■师，多不问，或复用之。士信每事惟与黄敬夫、叶德新、蔡彦夫三人谋。三人者，皆谄佞忄佥邪，惟事蒙蔽，故其国政日非。太祖闻之，曰："我无一事不经心，尚被人欺。张九四终岁不出门理事，岂有不败者乎！"时有民谣十七字曰："丞相做事业，专用黄、蔡、叶；一朝西风起，干瘪。"昆山郭翼上书士诚曰："明公仗马棰，下吴、越数十城，望风请服者，人皆苦元政，守吏贪残，不恤其下也。今诚能反其政，休劳之，乘时进取，则霸业可成。若遽自宴安湛乐，四方豪杰并起，明公欲闭城自守，其终能乎？"士诚怒，欲杀之，翼亡去。

冬十月，张士诚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长兴，耿炳文、费聚击败之，获其将宋兴祖。士信愤，益兵围城。汤和自常州来援，与炳文等合击，大败之，士信走还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张士诚复寇长兴，耿炳文连破之于城下，镇抚欧大智战死，士诚自是不敢复犯长兴。炳文守长兴十年，孤城血战，卒保无虞，与汤和守常州，吴良守江阴，气势联络，俱为东南屏障云。

二月丙午，张士诚遣其司徒李伯升挟我叛将谢再兴帅马■舟师二十万， 俞浦江，围诸全之新城，造庐室，建仓库，预置州县官属，为持久必拔之计，分屯精兵数万于城北隅，遏我援师。初至，胡德济遣部将缪美败其前锋于斗岩之下。敌攻西门，美趋之，再战皆■。既抵城下，德济戒将士勿轻出，但严为备，来攻则矢石交发御之，遣使求救于李文忠。文忠令指挥张斌出浦江为声援，自率朱亮祖等，日驰六十里赴救，抵龙潭，去敌二十里，据险为营。胡德济知文忠至，潜使报曰："贼兵方锐，姑缓避之。"文忠曰："以众则我非彼敌，以谋则彼非我敌。谢玄八千人破苻坚八十万众，何避焉！吾若不战而退，则彼势益张，虽大军至，难攻矣。死中求生，正在今日。"乃下令曰："贼众而骄，我少而锐；以锐当骄，可一战而擒。辎重皆汝等有也。"诘旦，军方食，候卒告敌至。文忠悉精锐阵于营外，张左右翼待之，文忠自将中军。既而直营右数里烟焰勃兴，疑为寇，乃分兵守隘扼之。会处州参军胡深遣耿天璧援兵适至，文忠军益奋。两军既交，文忠仰天誓曰："朝廷大事，在此一举，岂敢爱身，以后三军！"即横槊据鞍，引数十骑乘高驰下，直出阵后，冲其中坚。敌列骑迎战，文忠手格数人，所向皆靡。叛将谢再兴及苗军见之，震慑失色。大军乘之，敌大溃乱。德济亦帅城中将士鼓噪而出，呼声动天地，莫不以一当十，逐北十余里，溪水尽赤，死者以万数。文忠收兵会食，遣朱亮祖、张斌乘胜追殄余寇，燔其营落数十，获伪同佥韩谦、元帅周遇、萧山等六百人、军士三千，马八百，委弃辎重铠仗如山，举之旬日不尽。其伪五太子及李伯升仅以身免。太祖大喜，召文忠、德济入京，赐名马御衣，擢德济右丞。

冬十月戊戌，命左相国徐达、平章常遇春等规取淮东。时士诚所据郡县，南至绍兴，与方国珍接境，北有通、泰、高邮、淮安、徐、宿、濠、泗至济宁，与山东相距。太祖欲先取通、泰诸郡，剪其肘翼，然后专事浙西，故命达总兵取之。乙巳，达兵趋泰州，浚河通州，遇士诚兵，击败之，驻军海安坝。丁未，进围泰州新城，击败士诚湖北援兵，获其元帅王成。己酉，士诚淮安李院判来援，遇春击败之，擒万户吴聚等。时江阴水寨守将康茂才报称："士诚以舟师四百艘出大江，次范蔡港，别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来出没，请为之备。"太祖揣知其情，谕徐达等曰："寇初驻兵范蔡港，吾度其诈。今犹豫不敢即溯上流，为诈益明。彼非有决机攻战之谋，徒欲分我兵势耳。宜遣廖永忠还兵水寨，而大军勿轻动。此寇徘徊江上，自老之师，乘其怠慢，必克泰州。泰州既克，江北瓦解，不战自溃。但宜谨备之耳！"

闰十月庚辰，诸将克泰州，擒士诚将严再兴、夏思诚等。分兵徇兴化，降其将李清。十一月，进攻高邮。太祖恐深入敌境，不能策应诸将，乃命冯国胜率所部节制高邮军，而以徐达还军泰州。会士诚犯宜兴，达率中军精卒渡江走之，破擒士诚兵三千余，宜兴围解。十二月，士诚遣兵寇安吉，守将费子贤击却之。二十六年春正月，张士诚舟师数百艘出马■沙，溯流侵江阴，守将吴良、吴桢严兵以待。太祖亲率大军，水陆并进，讨之，至镇江，敌已遁去，追至巫子门。寇乘潮逆拒，首尾相失，良等纵兵夹击，大败之，获士卒二千人。太祖幸江阴，见良等防御有方，曰："汝非昔日之吴起乎？"称叹久之。良在江阴十年，终始戒严，夜尝宿城楼，枕戈待旦。暇日延经术士，讲明经史、兵法。训敕将校，驭胥吏，不少假借。敦教化，兴学校，修屯田，足军饷，境内帖然。太祖有事江、汉，东藩无扰，皆良等为之捍蔽也。

冯国胜围高邮，张士诚将俞同佥诈遣人来降，约推女墙为应。胜信之，夜遣康泰率兵 俞城而入，皆为所杀。三月，徐达自宜兴还攻高邮。初，士诚遣左丞徐义由海道入淮，援高邮，义屯太仓，观望不敢

进。徐达遣使，请以指挥孙兴祖守海安，平章常遇春督水军为高邮声援，从之。遣使谕达曰："张士诚由高邮啸聚，以有吴、越，高邮其巢穴也，大军攻之，彼必来救。今闻徐义兵已入海，或由射阳湖，或出瓠子角，或出宝应趋高邮，不可不备。"达得书，遂会兵进攻，一鼓克之，戮其将俞同佥等。兴祖守海安，士诚兵来侵，击败之，擒将士二百余人。进攻通州，通州守将拒战，兴祖督将士奋击，大破之。自是士诚不敢犯海安。

夏四月，徐达移师会常遇春攻淮安。徐义舟师集马漯港，夜率兵袭破之，义泛海遁去，获战舰百余艘，进薄城下。士诚将梅思祖封府库，籍甲兵，出降，并献所部四州。太祖嘉其知命保民，授都督府副使，以华云龙守之。徐达还兵攻兴化。先是，达图泰州、兴化、海安、通州、高邮山川地形要害以进，太祖览之，见瓠子角为兴化要地，寇兵所经之路，令达以兵绝其隘。戊午，遂克兴化，淮地悉平。

命韩政进取濠州。濠自郭子兴弃后，屡为人所窃据，最后张士诚将李济守之。太祖命李善长以书招之，不报。太祖曰："濠州吾家乡，今为张士诚窃据，是吾有国而无家也！"即命韩政督顾时等攻之。至濠，攻其水帘月城，又攻其西门，城中拒守甚坚。政乃督兵以云梯炮石四面并攻，城中不能支，庚申，守将李济以城降。太祖幸濠，省陵墓，宴父老。

太祖以淮东诸郡既平，遂议讨张士诚，召中书省大都督府臣谓曰："张士诚据姑苏，数侵扰吾近地，为吾境内之寇，不可不讨。诸公其熟计之！"李善长对曰："张氏宜讨久矣。然以臣愚观之，其势虽屡屈，而兵力未衰，土沃民富，又多积储，恐难猝拔，宜候隙而动。"徐达进曰："张氏骄横，暴殄奢侈，此天亡之时也。其所任骄将如李伯升、吕珍之徒，皆龌龊不足数，惟拥兵将为富贵之娱耳。居中用事，黄、蔡、叶三参军辈，迂阔书生，不知大计。臣奉主上威德，率精锐

之师，声罪致讨，三吴可计日而定。”太祖大喜，顾达曰：“诸人局于所见，独汝合吾意，事必济矣。”于是命诸将简阅士卒，择日出师。

八月辛亥，命徐达为大将军，常遇春为副将军，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，集诸将佐谕之曰：“自大乱以来，豪杰并起，所在割据。西有陈友谅，东有张士诚，皆连地千里，拥众数十万。今介乎二人之间，相与抗者十余年。观二人所为，志不在民，不过贪富贵，劫夺寇攘而已。友谅既败灭，独士诚据有浙西，北连两淮，恃其强力，数侵疆场。赖诸将连岁征讨，克取两淮，惟浙西、姑苏诸郡未下，故令卿等讨之。卿等宜戒饬士卒，毋肆掳掠，毋妄杀戮，毋发丘垄，毋毁庐舍。闻士诚母葬姑苏城外，慎勿侵毁其墓。汝等毋忘吾言！诸将帅务相辑睦，勿纵左右凌士卒。凡为将必资士卒，善抚恤之。大抵克敌者必以成功为效，树德者必以广恩为务。卿等勉之。”诸将皆再拜受命出。太祖复御西苑，召达、遇春曰：“尔等此行，用师孰先？”遇春对曰：“逐枭者必覆其巢，去鼠者必熏其穴。此行当直捣平江，平江既破，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。”太祖曰：“不然。士诚起盐贩，与张天骐、潘原明辈皆强梗之徒，相为手足。士诚穷蹙，天骐辈惧俱毙，必并力救之。今不先分其势，而遽攻姑苏，若天骐出湖州，原明出杭州，援兵四合，难以取胜。莫若先攻湖州，使其疲于奔命，羽翼既披，然后移兵姑苏，取之必矣。”太祖乃屏左右，谓达、遇春曰：“吾欲遣熊天瑞从行，俾为吾间也。天瑞之降，非其本意，心常怏怏。适来之谋，戒诸将勿令知之，但云直捣姑苏，天瑞知之，必叛从张氏，以输此言。如此，则堕吾计矣。”

癸丑，大将军徐达等率诸将发龙江，而别遣李文忠趋杭州，华云龙向嘉兴，以分其兵。辛酉，师至太湖。己巳，遇士诚将尹义、陈旺逆战，破擒之，遂次洞庭山。癸酉，进至湖州之毗山，又击败士诚将石清、汪海，擒之。张士信驻军湖山，望风遁。指挥熊天瑞果叛降张士诚。甲戌，师至湖州之三里桥，士诚右丞张天骐分兵三路以拒我师，黄宝当南路，陶子宝当中路，天骐自当北路，唐杰为后继。达进

兵薄之，遇春攻黄宝，王弼攻天骐，达自中路攻陶子宝，别遣骁将王国宝率长钅仓军扼其归。遇春进击宝，败之，宝走入城，阻桥不得济，还兵力战，又败，被擒。天骐、子宝不战退。士诚遣李伯升来援，由荻港潜入城，我军四面围之，伯升、天骐闭门拒守。士诚又遣吕珍、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万来援，屯城东之旧馆，筑五砦自固。达、遇春等分兵营于东阡镇南姑嫂桥，连筑十垒，以绝旧馆之援。士诚 胥潘元绍驻兵乌镇东，为吕珍等声援，我师乘夜击之，元绍遁，遂填塞沟港，绝其粮道。士诚知事急，遣亲兵来援，达等与战于皂林，败之。

九月，士诚复遣徐志坚以轻舟出东阡镇觇我师，欲攻姑嫂桥，常遇春遇之。会天大风雨，晦甚，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数百突击之，擒志坚，得众二千余人。别将廖永忠、薛显将游军攻德清，克之，擒其院判锺正。士诚自徐志坚败后，惧甚，遣其右丞徐义至旧馆觇形势，将还报，常遇春扼归路，不得出。乃阴遣人约张士信出兵，与旧馆兵合力来战，士诚遣赤龙船亲兵援之。义始得脱，与潘元绍率赤龙船兵屯于平望，复乘小舟潜至乌镇，欲援旧馆。遇春由别港追袭之，至平望，王铭挺戈先登，纵火焚赤龙船，军资器械一时俱尽，自是旧馆援绝。

十月，遇春兵攻乌镇，徐义、潘元绍皆败走。追至升山，破其平章王晟六寨，余军奔入旧馆之东壁。同佥戴茂降，我师驰据之，王晟亦降。徐达复攻升山水寨，顾时自变量舟绕出敌船，船上人俯视而笑，时觉其懈，率壮士跃入敌舟，大呼奋击，余舟竞进薄之。五太子者盛兵来援，常遇春小却，薛显率舟师直前奋击，烧其船，敌众大败。五太子、朱暹、吕珍等以旧馆降，得兵六万人。遇春谓薛显曰："今日之战，皆将军之力，吾不如也。"五太子，士诚养子，短小精悍，能平地跃起丈余。珍、暹，士诚所亲信骁将，皆善战，士诚倚之；而珍尤敢战，尝廓革囊兵，宵济以袭我师，每战辄为歌，令其帐下及城中人歌以噪。至是皆降，士诚为之■气。徐达以吕珍徇于湖州

城下，城中大震，遥语李伯升出降。伯升曰：“张太尉养我厚，我不忍背之！”抽刀欲自杀，为左右抱持，得不死。

十一日甲申，左丞张天骐等以城降，伯升亦降。李文忠总水陆师下浙江，遣指挥朱亮祖、耿天璧攻桐庐，降其将戴元帅。复遣指挥袁洪、孙虎克富阳，擒其同佥李天禄，遂合兵围余杭。守将谢五，谢再兴弟也，文忠遣人语之曰：“尔兄弟以李梦庚小隙归张氏，非尔谋也。尔，我之戚臣，若降，可得不死。”谢五亦降。进兵杭州，未至，士诚平章潘原明惧，遣员外郎方彝诣军门纳款。文忠曰：“吾兵远来，胜负未可知，而遽约降，得无以计缓我乎？”彝曰：“天兵如雷霆，当者立败。杭虽孤城，生齿百万，闻将军来，皆曰王者之师，故乞降以求生耳。”文忠见其诚，引入卧内，令条陈入城次第，遣还。明日己丑，原明籍土地、钱[QDXD]、甲兵数，并执叛将蒋英、刘震出降，伏谒道左。以女乐导，文忠叱去之。入宿城上，秋毫无犯，一卒强入民家，磔以徇。太祖以原明全城归顺，民不受锋镝，仍授平章，守旧城，听李文忠节制。命悬胡大海像，刺蒋英、刘震心血祭之。庚子，李文忠攻绍兴，守将李思忠降。华云龙攻嘉兴，守将宋兴降。

徐达既下湖州，会诸将进攻平江。至南浔，士诚元帅王胜降。辛卯，进围吴江，参政李福、知州杨彝降。癸卯，达等兵至平江城南鲇鱼口，击其将窦义走之。康茂才至尹山桥，遇士诚兵，又击败之，焚其官渎战船千余艘，及积聚甚众，遂进兵围其城。达军葑门，遇春军虎丘，郭子兴军娄门，华云龙军胥门，汤和军阊门，王弼军盘门，张温军西门，康茂才军北门，耿炳文军城东北，仇成军城西南，何文辉军城西北，四面筑长围困之。又架木塔与城中浮屠等，筑敌楼三层，下瞰城中，置弓弩火铳其上。又设襄阳炮击之，城中震恐。有杨茂者，无锡莫天 部将也，善没水，天 潜令入姑苏，与士诚相闻。逻卒获之于阊门水栅，绑送达军，达释而用之。时平江城坚不可破，天 阻兵无锡，为士诚声援，达纵茂出入往来，因得其彼此所遗蜡书，悉知士诚、天 虚实，为攻困之计益备。指挥茅成攻娄门，中流矢死。

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仓州，民争献牛酒迎道左，通海却其献，慰谕遣之，约束军士，秋毫无犯，民大悦。伪帅陈仁等以大舶百余艘降。昆山、崇明、嘉定望风皆附。松江路守将王立中闻之，亦降。

太祖吴元年，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春二月，大军围姑苏，久不下，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。太祖手书，慰劳之曰："古帝王之兴，必有命世之士以为之辅。将军自昔相从，忠义出自天性，沉毅有谋，用能遏绝乱略，消靡群慝，建无前之功，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。今所请事，多可便宜行者，而识虑周详，不肯造次有违，诚社稷之庆，邦家之福。然将在外，君不御，古之道也。自后军中缓急，将军便宜行之。"达得书，顿首受命。檄俞通海兵会攻姑苏。通海至灭渡桥，击败敌兵。提兵桃花坞，荡其营，中流矢，创甚，乃遣将以兵会达，而身自还建康。太祖幸其第视病，病革，太祖呼谓曰："平章知予来问疾乎？"通海不能语，太祖挥泪出。通海遂卒。

初，徐达之围姑苏也，太祖不欲烦兵，但困服之耳。至是久不下，乃以书遗士诚，许以窦融、钱匚故事。士诚不报。夏六月己酉，士诚被围既久，欲突围出，觇城左方，见阵严整，不敢犯。转至盘门，将奔常遇春营。遇春觉其至，严阵待之，分兵北濠，截其后。战良久，未决，士诚遣兵千余助之，又自出兵山塘为援。山塘路狭，塞不可进，麾令稍却。遇春抚王弼背曰："军中皆称尔为猛将，能为我取此乎？"弼应声驰铁骑，挥双刀往击之。敌小却，遇春率众乘之，遂大败其军。溺于沙盆之潭可量也。士诚故有勇胜军号"十条龙"，常银铠锦衣，出入阵中，是日皆溺死。士诚马惊堕水，几不救，肩舆入城，计忽忽无所出。

时降将李伯升知士诚势迫，欲说令归命，乃遣客诣士诚门告急。士诚召之入，曰："尔欲何言？"客曰："吾为公言兴亡祸福之计，愿公安意听之。"士诚曰："何如？"客曰："公知天数乎？昔项羽喑呜叱咤，百战百胜，卒败垓下，天下归于汉高祖。何则？此天数也。公初

以十八人入高邮，元兵百万围之，此时如虎落阱中，死在朝夕。一旦元兵溃乱，公遂提孤军，乘胜攻击，东据三吴，有地千里，甲士数十万，南面称孤，此项羽之势也。诚能于此时不忘高邮之危，苦心劳志，收召豪杰，度其才能，任以职事，抚人民，练兵旅，御将帅，有功者赏，败军者戮，使号令严明，百姓乐附，非特三吴可保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士诚曰：“足下此时不言，今复何及！”客曰：“吾此时虽有言，亦不得闻也。何则？公之子弟将帅亲戚罗列中外，美衣玉食，歌儿舞女，日夕酣饮。提兵者自以为韩、白，谋画者自以为萧、曹，傲然视天下不复有人，当此之时，公深居于内，败一军不知，失一地不闻，纵知亦不问，故遂至今日。”士诚喟然叹曰：“吾亦恨之，无及矣！”客曰：“吾有一策恐公不能从也。”士诚曰：“不过死耳。”客曰：“使死有益于国家，有利于子孙，死固当；不然，徒自苦耳。且公不闻陈友谅乎？跨有荆、楚，兵甲百万，与江左之兵战于姑孰，鏖于鄱阳。友谅举火，欲烧江左之船，天乃反风而焚之。友谅兵败身丧。何则？天命所在，人力无如之何。今攻我益急，公恃湖州援，湖州失；嘉兴援，嘉兴失；杭州援，杭州又失。今独守此尺寸，誓以死拒。窃虑势极患生，猝有变从中起者，公此时欲死不得，生无所归。故窃以为莫如顺天之命，自求多福，令一介之使，疾走金陵，称公所以归义救民之意，公开城门，幅巾待命，亦不失为万户侯，况尝许以窦融、钱匸故事耶！且公之地，譬如博者，得人之物而复失之，何损！”士诚亻免首沉虑良久，曰：“足下且休，待吾熟思之。”然卒狐疑，莫能决也。

壬子，复率兵突出胥门，锋甚锐，遇春御之，兵稍却。士信方在城楼上督战，忽大呼曰：“军士疲矣，且止。”遂鸣钲收军。遇春乘之，复大败。自是士诚不敢复出。士信张幕城上，踞银椅与参政谢节等会食，左右方进桃，未及尝，忽飞炮碎其首而死。时熊天瑞教城中作严炮以击外兵，多所中伤。城中木石俱尽，至拆祠庙、民居为炮具。徐达令军中架木若屋状，承以竹笆，伏兵其下，载以攻城矢石不得伤。

九月辛巳，达督将士破葑门，常遇春亦破阊门新寨，遂率众渡桥，进薄城下。其枢密唐杰登城拒战，士诚驻军门内，令参政谢节、周仁立栅以补外城。唐杰不支，投兵降。周仁、徐义、潘元绍、钱参政等皆降。晡时，士诚军大溃，诸将蚁附登城，城破。士诚收余兵二三万，亲率之，战于万寿寺东街，复败。士诚仓皇归，从者仅数骑。

初，士诚见兵败，谓其妻刘氏曰："我败且死，若曹何为？"刘氏曰："君勿忧，妾必不负君。"乃予乳媪金，抱二幼子出，积薪齐云楼下，驱其群妾侍女登楼，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。刘氏自缢死。士诚独坐室中，左右皆散走。达遣士诚旧将李伯升至士诚所谕意。时日已暮，士诚距户经，伯升决户，令降将赵世雄抱解之，复苏，曰："九四英雄，患无身耳。"达又令潘元绍晓之，反复数四，士诚瞑目不言。乃以旧盾舁之，出葑门，至舟中。获其伪将相李素、徐义等，并元宗室九人，皆送建康。所得城中兵民二十余万。诸将还师取通州，士诚守将张右丞降。

丁亥，平章胡廷美帅师取无锡。先是，士诚表天 于元，授同佥枢密院事，守无锡。徐达累遣使谕之，皆被杀，至是廷美等攻其城。州人张翼知事急，率父老往见天 曰："吾民为张氏守十二年矣，张氏已就缚，固守将为谁？生民存亡，皆在今夕，愿熟思之。"天 掷其帽于地，曰："谁不知降也！"亦降。

士诚卧舟中不食，至龙江，坚卧不肯起。舁至中书省，李善长问之，不语。已而士诚言不逊，善长怒骂之。士诚竟自缢死，赐棺葬之。诛叛将熊天瑞，刳三参军，藁于旗竿之首。改平江曰苏州府。太祖乃以书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还元。浙西、吴会皆平，诸将振旅还。太祖御■门，降敕褒谕，论功行赏。封李善长宣国公，徐达信国公，常遇春鄂国公，余进爵赐金帛有差。谕诸将曰："灭汉灭吴，皆公等功，公等何忝古名将。今当北定中原矣，各努力！"明日入谢，太祖曰："公等还第，置酒为乐乎？"对曰："荷上恩，有之。"太祖曰："吾

宁不欲宴公等，为一日欢。中原未平，非为乐时也。公等不见张氏乎？终日酣饮，宜深戒之！”

谷应泰曰：张士诚本泰州盐侩，至正十三年，以十八人入高邮，元兵百万，围之弗克。而士诚孤军转战，北跨淮海，与山左相距，南据浙西，与方国珍接境，中间带甲数十万，沃野数千里，即未能藉其富强削平区宇，而官山多鼓铸之资，煮海尽鱼盐之利，傥更劳心苦志，收召豪杰，仿典午之化龙，凭赤乌以立国，则江南虽小，可全而王也。

乃论者以士诚之失，在深居高拱，上下相蒙，骄将李伯升、吕珍之徒皆龌龊不足数，黄、蔡三参军辈又迂阔昧大计，以故谋主被谗，爪牙受缚。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敝三，士诚乃内怀选懦，坐失事机，此其所以亡也。

方士诚之窃发也，距太祖起兵仅一年耳其，时太祖，者濠围初解，乡里募师，未敢窥江外一■，而士诚不以此时长驱姑孰，略定金陵，为百里趋利之谋，奋一鼓先登之气，其失一也。洎乎友谅僭号，约同入寇，而江州兵下，议者欲降，明师单弱，势岌岌矣，士诚又不以此时乘夫差之伐齐，规卞庄之刺虎，而保境苟安，喙息旦夕，其失二也。及乎伪汉屡摧，鄱阳大战，辅车唇齿，可为寒心，士诚又不以此时仿乐毅之结韩、赵，孔明之救东吴，而肥瘠越、秦，不关痌痒，其失三也。北至江、楚悉平，藩篱巩固，全军并力，卷甲东来，此时强弱之势已明，众寡之形不敌，譬之孤豚咋虎，燎 洪垆，必无幸矣。为士诚者，宜以牺牲玉帛，待于境上，河西三郡，献自窦融新，都六城保，于汪氏庶，无喋血之忧，不失通侯之赏。而反鼓厉用兵，分{米田}四出，命尹义、陈旺逆战太湖，朱暹、五太子结寨东阡，又以张天骐当北路，黄宝当南路，陶子宝当中路，卒之桑榆不收，噬脐无及，齐云一炬，阖室自焚。岂太祖灭士诚哉，盖士诚自灭之也。

然人但知友谅之失在轻战，而士诚之失在自守。不知轻战之弊，原于气骄，自守之私，从于志满。急攻晋而苻秦遂困，不伐魏而蜀业亦亡，过犹不及，斯亦鲁、卫之政与？虽其后士诚颇绝粒自经，辞无挠屈，然隗嚣恚愤，公孙洞胸，游魂倔强，何足数哉！

卷五

○方国珍降

元顺帝至正八年，浙东台州黄岩人方国珍起兵，劫掠沿海州县，元兵屡讨不克。

十三年十月，时青田刘基为浙东行省都事，建议谓："方氏首乱，宜捕而斩之。"执政多受国珍金者，辄罪基擅作威福，羁管于绍兴，竟受国珍降。国珍虽受元官，实拥兵自固，不受元调发。元亦以四方多故，羁縻之不问。国珍寻叛，据温、台、庆元等路。

十八年十二月，太祖既下婺州，遣典{　}刘辰使方国珍，招谕之。国珍与其弟谋曰："今元运将终，群雄并起。惟江左号令严明，所向无敌，今又东下婺州，恐难与争锋。况与我为敌者，东有张士诚，南有陈友定，莫若姑示顺从，藉为声援，以观其变。"

十九年春三月丁巳，方国珍遣使因刘辰来奉书，献黄金五十斤、白金百斤、金织文绮百端，愿合力攻士诚。许之。以次子关为质，太祖曰："凡质，疑也；不疑何质！"厚赐关而遣之，改关名为明完。国珍复纳温、台、庆元三郡籍，愿输金助军守土，如钱A故事，事定，即以献。

二十一年三月戊寅，方国珍遣使以金玉饰马鞍献。先是，太祖遣博士夏煜、陈显道谕国珍曰："福基于至诚，祸生于反复，隗嚣、公孙述可鉴也。"国珍惶惧。至是，遣其检校燕敬来献。太祖曰："吾方有事四方，所需者文武才能，所用者[QDXD]粟布帛，其他珍玩，非所好也。"却之。

二十四年九月乙酉，方明善攻平阳，元帅胡深击败之，遂下瑞安。先是，温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阳来附，明善率兵攻之。宗道求援于深，深击明善，败之，下瑞安，进兵温州。明善惧，与国珍谋，岁贡银二万两充军资。太祖许之，命深班师。

二十五年六月壬子，参军胡海攻乐清下之，擒方国珍镇抚周清等，送建康。九月，元复以方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，分省庆元。二十六年九月，元改方国珍为浙江行省左丞相，国璋、国瑛、国珉及国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。初，国珍虽以三郡来献，实未纳土，特欲阳假借声援以拒元。及元屡加命，国珍益骄横，遂据有濒海诸郡县，不肯奉正朔。时太祖方连兵张、陈，不暇往讨，累遣博士夏煜、杨宪往谕之，国珍心持两端。太祖闻之，笑曰：“姑置之，待我克苏州后，欲奉正朔，晚矣。”

太祖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九月甲戌，命参政朱亮祖讨方国珍。初，国珍怀诈反复，云：“俟克杭州，即纳土。”及大兵克杭州，犹自据如故，乃累假贡献，来觇虚实，为叛服计。又北通扩廓帖木儿，南交陈友定，图为犄角。太祖遗书数其十二过，且征贡粮二十万石，曰：“克杭有日矣，公何负约如故？张士诚与公接壤，取公振落耳，所不敢者，以谁在耶？吾旦暮下姑苏，奄至公境。背城一战，亦丈夫矣。不然，去之入海，亦一策也。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，公审思之。”国珍惧，与其弟侄将佐谋。郎中张本仁曰：“江左方图张氏，胜负未可知，计不能越境而致于人。”刘席曰：“江左多■骑，平地用耳，奈吾海舟何！”丘楠曰：“皆非主福也。惟智可以决事，惟信可以守国，惟直可以用兵。昔者江、淮之间，豪杰并起，人人莫不欲帝，然分鼎足者，汉与二吴耳。汉人敢战不怯，尚死九江。张吴区区，如窦中鼠，败可知也。江左法严而军威，诸将所过，秋毫无犯。所得府库，还封识之，以奉其主，此乃吊伐之心，必有天下。且业已并汉，势复兼张。公经营浙东十余年矣，不能越三郡，不以此时早决，不可

谓智；自居钱A，抑又背焉，不可谓信；我之不信，彼征师焉，不可谓直，莫若与也。”国珍不能用。至是，命亮祖率马■舟师讨之。

初，台州为国珍弟国瑛窃据。己丑，亮祖驻师新昌，遣部将严德攻关岭山寨，平之。辛卯，至天台，守将汤盘以城降。进攻台州，国瑛以兵拒战，击败之，严德战死遂至台州国瑛闻亮祖至，即欲遁去。会国珍入庆元治兵，为城守计，使人谓国瑛坚守勿去。国瑛始约束将士，乘城拒守，然士卒多怀惧亡去者。亮祖等急攻之。辛丑，国瑛度力不能支，以巨舰载妻子，乘夜出兴善门，走黄岩。亮祖入城抚定之。

十月，进兵黄岩，瑛复遁海上，留其党哈儿鲁守黄岩，哈儿鲁即以城降。亮祖分兵下仙居等县，国珍闻之气沮。癸丑，命汤和为征南将军，吴祯为副将军，率常州、长兴、宜兴、江、淮诸军讨方国珍于庆元，谕之曰：“尔等奉辞伐罪，毋纵杀戮，当如徐达下姑苏，平定安集，乃吾所愿也。”十一月，吴祯引舟师，乘潮夜入曹娥江，夷坝通道，出其不意，抵军厩。会降卒言国珍已遁入海，祯勒兵追之。汤和兵自绍兴渡曹娥江，进次余姚，降其知州李枢及上虞县尹沈煜。遂进兵庆元城下，攻其西门，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。国珍乘海舟遁，和率兵追败之，国珍率余众入海。和分徇定海、慈溪等县，得军士三千人，战船六十艘，马二百余匹，银六千九百余锭，粮三十五万四千六百石。

朱亮祖自黄岩进兵温州，陈于城南七里，国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战，亮祖击败之，破其太平寨，追至城下，余兵溃，奔入城。亮祖遣部将汤克明攻西门，徐秀攻东门，柴虎将游兵策应。晡时，克其城，获员外郎刘本善，国瑛等遁去。亮祖抚其民，分兵徇瑞安，守将同佥喻伯通降。遂帅舟师会吴桢袭明善于乐清之盘屿岛，夜三鼓克之，大获其战舰士马。

国珍既遁入海岛，己丑，太祖复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，率师自海道会汤和等兵讨之。其部将多来降，诸郡县相继下，国珍惶惑失措。和等复遣人持书招之，谕以朝廷威德，及陈天命所在。国珍不得已，遣郎中承广、员外郎陈永乞降，又遣其子明克、明则、从子明巩等纳省院及诸银印铜印二十六、银一万两、钱二千缗于和。丙申，朱亮祖兵至黄岩，方国珍及其兄子明善率家来降。于是国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谢罪。太祖始怒其反复，及览表，怜之。表出其臣詹鼎所草，词辨而恭。太祖读表曰："孰谓方氏无人耶？"赐书曰："吾当以投诚为诚，不以前过为过。"辛亥，国珍及其弟国珉率部属谒见汤和于军门，得士马舟楫数万计。和送国珍等于京师，太祖让之曰："公胡反复阴阳，劳我戎师耶？顾实公左右舞小智教公，公不能自裁耳。"乃悉召其臣，以丘楠为韶州同知，又知草表出鼎手，命官之，其余尽徙濠州。浙东悉平。后太祖即位，厚遇国珍，赐第京师，宴位功臣次。未几，授广西行省左丞，奉朝请。一日侍宴，坐不能兴，舁归。太祖官其二子，曰"令国珍见"云。国珍以善终。

谷应泰曰：元至正八年，方国珍以黄岩黔赤，首弄潢池，揭竿倡乱，西据括苍，南兼瓯越。元兵屡讨，卒不能平，以致五年之内，太祖起濠城，士诚起高邮，友谅起蕲、黄，莫不南面称雄，坐拥剧郡，则国珍者，虽圣王之驱除，亦群雄之首祸也。然而国珍地小力少，不足以张国，饷匮援绝，不足以待敌。此惟识略过人，真知天命，若陈婴以兵属汉高，冯异以地归光武，则功垂刑马，名在云台，岂不善始善终哉。而国珍者，市井之徒，斗筲之器，宜其无定见也。夫国珍智昏择木，心怀首鼠，惧明之侵轶，则受抚于元，以壮其虚声；惧元之穷追，则纳款于明，以资其外卫。其效忠于陈友定也，岂非河朔之刘琨，西凉之张氏。而侍子于明太祖也，又岂非下江之王常，吴越之钱匸。正所谓猖牙摇尾，荒忽无常。毋论明室鼎兴，贻羞鬼蜮，就令元兵晚振，亦斩鲸鲵。盖首尾衡决，无一而可者。而彼终恃狡谋，依违两堕，则以摄乎大国之间，迁延岁月之命耳。

然究竟友谅凶强，士诚给富，无不先期殄灭，而国珍以弹丸之地，乃更支离后亡者，非国珍之善守御，而太祖之善用兵也。太祖之意，以用兵如攻木，先其坚者，后其节目。故先平吴、汉，后议国珍，缓急之势所不得混也。而中间允其纳币者一，遣使招谕者再，又且推还质子，姑置后失。盖吴、汉者门庭之寇，赴之宜速，而国珍者樊笼之鸟，取之如寄，毋亦米成山谷，尽天水于目中，岂真兵白头须，置陇、蜀于度外也。卒之六师既加，窜奔海岛，计穷归命，传送京师。语云："不为祸始。"又云："无始乱。"国珍之窃据非分，适足为新主资矣。

卷六

○太祖平闽

元顺帝至正十二年，盗起海上，势且及汀。元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。福清人陈友定以明溪驿卒谈军事，公安奇之，授黄土寨巡检，从讨延平、邵武诸山贼，平之，迁清流簿，寻为清流令。友定一名有定，字安国，从福清徙居清流。少孤，病头疮，佣于富室罗氏。常与群儿樵，设队伍为戏。罗奇之，将以为 胥，媪不悦，曰："头病郎足婿耶！"因失鹅而奔于邻，邻家梦虎踞门，得友定，大喜，召饮食，乞于罗媪，竟 胥之。俾习商贩，善败，大困。然其为人勇沈，喜游侠击断，不问家人有无，要以借躯徇急，行其志而已。众惮服之，争愿为之役。

十九年，陈友谅遣其将康泰取邵武，邓克明寇汀州。友定以总管御之，战于黄土，尽获其部众，克明逃去，迁行省参政。二十年二月庚申，元福建行省参政袁天禄以福宁州来归。先是，福建义兵万户赛甫丁、阿里迷丁据泉州，陈友谅兵入杉关，攻■邵武、汀州、延平诸郡县，群盗乘势窃发，闽地骚动，天禄辈知元势不振。至是，见明师下浙东，方国珍归附，天命有在，遂遣古田县尹林文广纳款。时福清同知张希伯亦遣其属来降，太祖赐书褒嘉之。

二十一年，邓克明复寇汀州，陈友定逆战，败之，遂开省于汀州，迁左丞。二十二年夏，元以陈友定守汀州。友定兵势日盛，县仓库悉入其家，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拥虚位而已。

二十四年，陈友定开省延平，迁行省平章政事。时元大都道绝，友定遣贡舶，多由海道取登、莱，十达三四，元主下诏褒美。方国珍

来寇，击败之。

二十五年二月，陈友定侵处州，参军胡深击之，遁，复追败之。己丑，遂下浦城。四月乙丑，参军胡深进攻建宁之松溪，克之，获陈友定守将张子玉，余众败奔崇安。深请发广信、抚州、建昌三路兵并攻之，因取八闽。太祖如深言，遣广信卫指挥朱亮祖由铅山，建昌左丞王溥由杉关，会深进兵击之。五月，胡深等进兵克浦城，遂与友定将赖元帅大战于浦城之南，败之。六月，会朱亮祖克崇安、建阳，遂进攻建宁。大兵次城下，亮祖即欲攻之，深视氛 不利，谓亮祖曰："天时未协，将必有灾，未可与战。"亮祖曰："参军何得以灾为解！师已至此，庸可缓乎？且天道玄远，山泽之气，变态无时，何足征也。"迫深进兵，深犹执不可。会建宁守将阮德柔以兵四万屯锦江，逼深阵后，亮祖咎深，督战益急。深不获已，遂引兵鼓噪进击之，破其二门。德柔尽率精锐扼深军，围之数重。时日已暮，深知营垒未安，而兵围不解，难以持久，即突围出。德柔伏兵忽起，深马蹶被执。友定颇礼遇之，深为具道朝廷威德，并陈天命所在，且援窦融归汉故事谕之。友定初无害深意，会元遣使者至，督迫之，遂杀深。先是日中有一黑子，刘基奏曰："东南当失一大将。"至是，深果败没。深有文武才，守处州五年，威惠甚著。太祖闻报，痛惜之，遣使赐祭，追封缙云郡伯。

二十六年八月，元以陈友定既败胡深，命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兼守八闽。友定有胜兵万人，益发取诸郡县，远近瓦解。无敢角。而长汀人罗良者，故亦以散资募士，为元捕杀漳山寇，提兵解福州围，为闽将第一。良数从海道漕元，元爵良晋国公。贻友定书曰："足下向为参政，国大臣。汀州之复，固本职。燕只平章，足下僚长也，足下迫之；郡邑之长，出自朝命，足下窜之；百司，朝廷之役，足下臣妾之。足下所收复郡邑，得其仓库，入为家资。口言为国，心实身耳。跬■之间，真伪甚明。不审足下将为郭子仪，抑为曹孟德？"友定大怒，发兵攻漳。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，伏险待之。十长石古违良节

制，友定兵得渡柳营江。良迎战马岐山，败绩，进围漳。良坚守旬月，死之。友定据漳，使人凿山道，城守自固。

十二月，友定建宁守将阮德柔遣使来纳款。太祖吴元年，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十月甲子，命中书平章胡廷美为征南将军，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，率师取福建，以湖广参政戴德随征。谕廷美曰："汝以陈氏丞相来归，事吾数年，忠实无过，故命汝总兵往取福建。何文辉为汝之副，湖广参政戴德从汝调发。二人皆吾亲近之人，勿以此故废军政。凡号令征战，一以军法从事。吾昔微时，在行伍中，见将帅统驭无法，心窃非之。及后握兵柄，所领一军，皆新附之士。一日驱之野战，有二人犯令，即斩以徇，众皆股栗，莫敢违吾节制。人能立志，何事不可为！闻汝往年尝攻闽中，必深知其地理险易，今总大军征进，凡攻围城邑，必择便利可否为之，进退无失机宜。克定之功，全赖于汝。"廷美拜命出。

十一月壬寅，胡廷美度杉关，略光泽县，下之。己酉，廷美克邵武，元守将李家茂以城降。丁巳，廷美克建阳，元守将曹复畴亦降。戊午，敕征南将军汤和、副将军廖永忠率舟师自海道取福州。

庚午，汤和克福州。初，友定环福州城外皆筑垒为备，每五十■更筑一台，严兵守之。闻我师入杉关，乃留同佥赖正孙、副枢谢英辅、院判邓益以众二万守福州，友定自率精锐守延平。时汤和偕廖永忠、吴祯等自明州乘东北风，不数日，奄至福州五虎门，驻师南台，遣人入城招谕，为元平章库春所杀。大兵登岸，将围城，曲出领众出南门拒战，指挥谢得成等击败之，众溃，入城拒守。是夜，参政袁仁密遣人纳款。黎明，大兵蚁附登城，遂开南门。和拥兵入，邓益拒战于水部门，击杀之。正孙、英辅自西门出走延平。曲出、塔海木儿、抗者不花、左丞邓住、中丞铁木烈思等皆怀印绶，挈妻子遁去。参军尹克仁赴水死。时佥枢柏铁木柳居官，闻大军攻城急，曰："战守非吾得为，无以报国。"乃积薪楼下，杀其妻妾及两女，纵火焚之，遂自

刎。汤和入省署，抚辑军民，获马六百余匹，海舟一百五艘，粮一十九万余石。和遣袁仁暨员外余善招谕兴化、漳、泉诸路。其福宁等州县之未附者，分兵徇之。

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，元兴化守将叶万户弃州遁，耆民李子成等率众诣汤和降。和遣都指挥俞良辅往守之。于是莆田等十三县皆降，和进攻延平。胡廷美、何文辉等率师至建宁，元守将同佥达里麻、参政陈子琦集僚佐谋曰："闻明兵骁勇，自入杉关，诸镇望风瓦解，其锋不可当。今吾城中军士，不下万余。储蓄尚富，可以拒守，不可与战。彼攻吾城不克，必将自逸。吾因而乘之，可以得志。"众皆曰："然。"由是备御甚坚。廷美等进围之，数挑战，达里麻等固守不出。廷美督兵环其四门，昼夜急攻之。达里麻不能支，夜潜至副将军何文辉营纳款。诘旦，总管翟也先不花亦率众诣文辉降，廷美怒二人不诣已，欲屠其城。文辉曰："与公同受命至此，为安百姓耳！城降，欲以私忿杀人，可乎！"乃止。壬辰，整军入，秋毫无犯。执参政陈子琦送京师，获将士人马银粮以万计，命指挥费子贤领兵守之。

汤和、廖永忠等进兵取延平。垂发，先遣使招谕友定。友定大会诸将，杀使者，取血置酒中盟诸将，慷慨饮之，誓以死报元。大兵遂至延平，隔水而阵。分一军渡水，攻其西门。友定战不利，归谓诸将："敌千里远斗，气锐，慎毋战；战徒杀吏士耳。吾墉山堑壑，蓄犀器，饱士，为持久计困之。"众曰："善。"遂乘城守。日夜勒吏士击刁斗，被甲偶立，不得更番休息，守者怨甚。会诸将欲出战，友定不许。数请不已，友定遂疑其部将萧院判、刘守仁有携贰心。收萧院判杀之，夺守仁兵。守仁降，士卒多 俞城走者。围十日，城中军局火炮声发，明兵疑有内应，急击破之。友定知事已迫，乃与枢密副使谢英辅、参政文殊海牙诀曰："公等善为计，吾为元死耳！"坐省堂，按剑仰药饮尽。英辅与达鲁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向拜，自经死。文殊海牙、赖正孙等开门降。

庚子，大兵入城，舆友定出。俄值大雷雨，复苏。其子海自将乐来就死，并执送京师。太祖面诘曰：“元已亡，若为谁守？杀我胡将军，又不内使者，今何惫也。”友定恚曰：“已矣，毋多谈，安得加我死乎！”遂并其子弃市。

胡廷美等进兵克兴化。遣建阳降将曹复畴招谕汀州及宁化、连城等县。元汀州守将陈国珍纳款。于是泉州、漳州、潮州郡县相继降。置延平卫，廷美以部将蔡玉守之。六月甲子，友定故将金子隆、冯谷保等复率众寇延平，玉击败之，追至沙县青云寨，子隆负险自守。会建宁指挥沭英攻铅山，上命英以兵会和。丙寅，英引兵夹攻破之，擒谷保。戊辰，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讨金子隆等。

闰七月，李文忠帅师攻清化、宁化诸山寨，擒金子隆及其余党，诛之，闽地悉平。谷应泰曰：太祖之取闽也，尝分兵从两道入。胡廷美、何文辉由陆路，汤和、廖永忠督海师。而其时为元守封疆者，则福清人陈友定也。友定以布衣谈兵，谒州判蔡公安，从攻延、邵诸山贼，起家巡检，历功擢行省平章，何其伟也。乃其为人勇沈，喜游侠，捐躯报仇，不问生产。又且明兵压境，义无反顾，杀使者，盟诸将，婴城固守，誓死报元，岂非荦荦尤异者欤！

方群雄割据，中原云扰之时，友定藉海舶之利，乘关门之险，北引东瓯，南襟岭表，练兵积粟， 制一方，则无诸之业，闽越王之尊，可坐而致也。又不然，则如徐煜之在江南，钱匸之据吴、越，持虚名以奉唐，挈土地以归宋，列爵王侯，不失富贵，亦数世之利也。乃友定计不出此，始终为元，延平垂破，慷慨就死，仰药复苏，父子骈戮，亦足愧智士之持两端，人臣之怀二心者矣。虽其间胡深之杀颇有狐疑，刘守仁之降，亦多猜刻，定之方略，要亦未称尽善。而英辅与哈廂，以自经告终，金子隆与冯谷保，又血战致毙盖若田横既死，义士悉从，李芾自裁，潭城皆尽，岂非激于忠勇，奋臂不顾者耶！

然予独怪至正之末，犹德 之末也。内则判官离次，外则委印弃城一矢加遗，望风相属。乃其部落多奔溃，而闽人独为扼守，京畿多散亡，而闽地独能死守者，岂汉室将衰，边庭请附，晋家解纽，张骏称藩，荒裔绝域，固未测中朝之虚实也。

卷七

○平定两广

吴元年，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十月甲子命湖广行省平章杨 、左丞周德兴、张彬率武昌、荆州、潭、岳等卫军，由湖广取广西。谕 等曰："南方之人皆入版图，惟淮北、山东尚未宁一，两广、八闽尚未归附。已命丞相徐达、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，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，以取八闽，俟八闽既定就以其师航海取广东。故命尔等率荆、湘之众进取广西，两军合势，何征不克。尔其务靖乱止暴，使远人畏服，毋替予命！"等顿首出。

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，杨 等进兵攻永州，元全州平章阿思兰遣兵来援，逆击，败之，进逼永城。守将邓祖胜出兵南门拒战，又败之获其将王鉴。祖胜敛兵入城固守。元兵复自广西来援，驻东乡，倚湘水列七营，军容甚盛。 遣指挥袁子明击败之，获其万户丁武等千余人。

二月癸卯，命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将军参政朱亮祖为副将军，由海道取广东。上谕永忠等曰："王者之师，顺天应人，以除暴乱。朕昔平定武昌，荆、湘诸郡望风款附。常遇春克赣州，南安、岭南数郡亦相继来归。此无他，师出以律，人心悦服故也。今两广之地远在南方，彼此割据，民困久矣。彼闻八闽不守，湖、湘已平，中心震慑。若先遣人宣布威德，以招徕之，必有归款迎降者。如其拒命，然后举兵，扼其险要，绝其声援。闻广东要地，惟在广州。广州既下，则循海诸郡可传檄而定。海南海北，以次招徕，留兵镇守。仍与平章杨 合兵取广西。肃清南服，在此一举。"

癸丑，杨 遣千户王廷将兵取宝庆。先是，既克宝庆，复为陈友谅将周文贵所陷至是，廷进兵茱萸滩，贼众千余，据险拒战，廷击败之，文贵遁，遂复宝庆。

壬戌，敕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等帅师会廖永忠征广东。上谕仲亨等曰："近命平章杨 等由湖南取广西，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广东。今特命尔等率师由韶州直捣德庆。三方进兵，为犄角之势，举无不克。广东既下，合兵取广西先声既振，势如破竹，但当抚辑生民，毋纵杀掠。"

三月，杨 遣左丞周德兴、参政张彬率兵取全州。壬申，我师克全州元平章阿思兰遁去。道州莫友逊、宁远州李文卿、蓝山县黎元帅相继降。廖永忠等率舟师自福州航海取广东，元左丞何真降。

先是，岭海骚动，真固保乡里。邑人王成、陈仲玉构乱，真请于行省，举义兵除之，擒仲玉以归。成筑砦自固，围之久不下。真募人能缚成者，予钞十千。于是成仆缚成以出。真笑谓曰："公奈何养虎自贻患！"成惭。仆求赏，真如数予之。使人具汤镬车上，成惧，以为将烹已也。真乃缚仆于上，促烹之。使数人鸣钲，督仆妻炊火。仆一号，则群应之，曰："四境有如仆缚主者，视此！"于是人具服，以为光武待苍头子密，不能及也，竟归之。遂并有循、惠二州，授惠州路通判。寻以真为参政，迁右丞，岭表民赖以安。或陈符瑞，劝为尉佗计者，辄斥绝之。初，廖永忠驻福州，遣人以书谕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，略曰："乃者元君失驭，天下土崩豪杰之士，乘时而起。分剖州郡，窃据疆土。或假元号令，或自擅兵威，暴征横敛，蚕食一方。生民涂炭，可谓极矣今天子受天明命，肇造区夏，江、汉既已底定，闽、越又皆帖服，中原之地，相继削平，惟两广僻在遐方，未沾圣化。予受命南征，顺者抚绥，逆者诛殛。恐足下未悟，辄先走一介之使相告，足下其留意焉。"至是，永忠等至潮州，真遣其都事刘克佐上

印章，籍所部郡县户口、甲兵、钱[QDXD]，奉表归附上嘉其保境息民，视汉、唐窦融、李绩等，特召乘传来朝。

丙戌，平章杨 遣兵攻武冈州，元守将曾权举城降。四月朔辛丑，廖永忠等师至东莞，何真率官属迎见。进次虎头关，元将卢左丞、张元帅各率所部来降，遂入广州。陆仲亨率兵下英德、清远、连江、连州、肇庆等郡县。辛丑，进克德庆路，元守将张鹏程弃城遁。按何真，东莞人，常为淡水场管勾。元末，岭南盗蜂起，剽掠真乡，真结豪民保障。及乱兵据惠州，真率众复之，以功授惠州路通判，升宣慰司都元帅。时南海寇邵宗愚陷广州，真又击走之。元立江西分省于广东，以真为参政，又升右丞，遂据有广东诸州郡。至是始降。

乙卯，廖永忠擒广州伪参政邵宗愚等，诛之。时宗愚据三山寨，遣人纳降，而迁延不至。永忠知其诈，下令往攻。夜二鼓，发兵抵其寨，诘旦破之，获宗愚，斩于市。分捕新会黄彬、河源曹文昌、汲州廖仁、南海麦康祖等，皆诛之。

何真入朝，赐宴，并白金千两，文绮纱罗绫缎各百疋，将校分赐有差。谕之曰："天下纷纷，所谓豪杰有三：易乱为治者，上也；保民达变，识所归者，次也；负固偷安，毒流生民，身死不悔，斯不足论矣。顷者，师临闽、越，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，民庶安堵，可谓识时达变。"授真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
杨 围永州，久不下，命指挥胡海洋等筑垒困之。复造浮桥于西江上，练习军士，示以必克。至是，食尽力穷，守将邓祖胜仰药死，参政张子贤等犹率众拒守。百户夏升缒城诣 降，因言祖胜死状。夜三鼓， 督兵四面攻之，胡海洋等 俞城入，子贤复率众巷战。天明，众溃，子贤与元帅邓思诚等俱就执，获其全城士马， 调衡州卫指挥同知丁玉守之。于是来阳等州皆遣人降。

五月己卯，征南将军廖永忠、参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，元达鲁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。时元吏部尚书普颜帖木儿、张翔以便宜行事入广西，行次藤州，永忠兵适至，募兵欲迎战，民无应者。既而藤州守吴镛出降，乃率所部百余人走郁林。亮祖勒兵追之，普颜帖木儿战没，张翔赴水死。亮祖驻兵藤州。甲午，朱亮祖引兵至容州，同知明普化及普宁县达鲁花赤间买等迎降。朱亮祖师次贵州，元郁林州知州张那海迎降。

六月甲辰，元海南、海北道元帅罗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帅陈干富等，俱遣使降。壬戌，克靖江路。先是，周德兴克全州，即分兵栅据靖江险要，绝其声援。 既克永州，遂引兵抵靖江城下，屯于北关。参政张彬屯西关。朱亮祖亦帅师自广东来会，屯于东门象鼻山下。攻城二旬不克。 语诸将校曰："彼所恃者，西城濠水耳。当先取闸口关，决其堤岸，则破之必矣。"诸将曰："诺。"明日，遣指挥使丘广引轻兵攻闸口关，杀守堤兵，决堤，濠水涸，因筑土堤，近与城接，以通士卒。遂克其北门月城，又克其北门水隘，斩获百余人。复攻其西门，不利。相持凡两阅月，攻围益力。也儿吉尼势穷蹙，驱兵南门出战，指挥胡海击败之，获其万户皮彦高、杨天寿等。 因使彦高阴构其总制张荣。荣麾下裴观以书系矢射 营，期以是夜降。既二鼓，观缒城出，见 ，备言城中积贮空虚，人无斗志，可立取状。 乃给白皮帽百余，俾归为识，约四鼓，从宾贤门入。至期， 命诸将率众径进，也儿吉尼闻变，仓卒走，追至城东伏波门，执之。初，张彬始攻城，为守者所诟，恚曰："城破，当悉屠之。"比克城， 惧其纵杀，下令曰："杀人者死！"彬乃止，众心遂安。

戊辰，廖永忠进兵南宁，元土浪屯田千户宋真执其守将平章咬住等遣使降。永忠悉收诸司印章，命真守其城，送咬住等赴京师。七月己巳，广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、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等，遣使赍印章诣平章杨 降。元平章阿思兰自全州之败，率余众退保象州。廖永忠遣指挥耿天璧等讨之。师至宾州境，阿思兰遣其部将李左丞拒

战，天璧击败之。阿思兰穷迫，乃遣其子僧保来纳款。戊子，遂自帅所部诣永忠降，献其银印三，铜印三十七，金牌五。丁酉，元彬州守将左丞杨以诚诣平章杨 营降。广西悉平，杨等自靖江振旅还。二年二月，诏改庆远府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。湖广行省臣言："庆远地接八番溪洞，所辖南丹、宜山等处，宋、元皆用其土酋为安抚使。大兵下广西，安抚使莫天 首来款附，宜录用以统其民，则蛮情易服，守兵可减。"上从之，以天 为安抚司同知。三月癸亥，置广西行省。初，广西隶湖广，至是时置行省。九月戊午，征南将军廖永忠、副将军朱亮祖还京师。冬十一月丙午，遣中书照磨兰以权赍诏往谕广西左、右两江溪洞官民曰："朕惟武功以定天下，文教以化远人，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，遐迩咸服者也。 卷兹两广，地边南徼，风俗质朴，自唐、宋以来，黄、岑二氏代居其间，世乱则保境土，世治则修职贡，良由审时知几，故保世滋大。顷者朕命将南征，八闽克清，两广平定，尔等不烦师旅，奉印来归，向慕之诚，良足嘉尚。今特遣使往谕，尔其克慎乃心，益懋厥职，宣布朕意，以安居民。"

谷应泰曰：吴元年，太祖命平章杨 由湖广取广西，又命征南将军廖永忠由闽之海道取广东，两路进师，克期同发，趋之如猛兽鸷鸟，迫不及待者，盖亦乘新胜之威，振发蒙之势者也。夷考其时，淮北、山东曾无经略，秦、晋、关、陕尚悬度外，止徐达一军由淮入河，长驱北伐耳。夫咸阳建瓴百二，非止珠崖、铜柱之险也；中州沃野千里，不特桂林、象郡之饶也；三晋兵马莫强，又不止尉佗之夷风，番禺之敝俗也。乃太祖不并力中原，而分兵南徼，不急争 奥府，而先事蛮方，缓急之数，得毋出于下策乎？而予以为不然也。

方其时元人地大力全，虽遣王时，未窥虚实，合众叩关，计需岁月。而江南之地，汉、吴、闽三方并没，所向无前，粤服先声，畏之如虎，更若一矢加遗，即可传檄而定。兵法云："避实击虚。"又云："攻其瑕，则坚者瑕。"于是由武冈入者，皆长鬣之精骑，从海道入者，下楼船以济师，而又以陆仲亨一军出赣 俞岭，批吭捣虚，虽淮

阴之用兵出奇，岳侯之神算料敌，不是过也。究之杨 战功，止全、永二州，廖永忠战绩，止三山一寨，而靖江不下，稍烦两军合围旬月耳。其余郡县，无不开门纳降，望风迎附。兵不血刃，而拱手得之者，则太祖之庙算长也。闻之孔明伐魏，先定南苗。秦国自强，首吞巴、蜀。盖正向而争天下者，殊恐人之议其后耳！况乎南方既定，兵力有余，海上坐收，军资尤盛。因而还师转战，扫灭上游，杨 着唐州之功，永忠鼓夔门之捷，与徐达诸军相为犄角，克奏荡平。譬之光武悉定江、淮，然后一意陇、蜀；宋主先取两川，然后专办东南。所谓事形已济，迎刃而解者也。至若元左丞何真者，拒自王之谋，全归命之义，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，与窦融、李绩辈争烈，呜呼，不诬矣！

卷八

○北伐中原

元顺帝至正十九年九月，明太祖遣千户王时往方国珍所，附海舟至元都，侦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儿、李思齐军马情形。时察罕克汴梁，平山西、秦、陇等处，遂分兵镇守关、陕、荆、襄、河、洛，而重兵屯太行，日练兵积，谋恢复山东，军声大振，故遣时往探之。二十一年八月，复遣都事汪河使元，通好察罕帖木儿。时察罕用兵山东，招降东平田丰、乐安俞宝等，其势颇盛。上谓左右曰：

“察罕帖木儿虽假义师图恢复，乃与孛罗帖木儿兵争不解，屡格君命，此岂忠臣所为乎？又闻其好名，如田丰倾侧，亦复待以腹心，则昧于知人矣。吾今遣人往与通好，观其行事，然后议焉。”

二十三年春正月，元平章扩廓帖木儿遣使来通好。扩廓，察罕甥王保保也，察罕养为己子。先是，察罕驻汴梁，太祖尝遣使通好。既而察罕亦以书来聘，太祖以前所遣使不还，不之答。察罕寻为叛将田丰、王士诚所刺，扩廓代领父众，乃遣尹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还。太祖复遣都事汪河与俱往报礼。河至河南，扩廓留之，拘于陕州。 逾三年始得还，以为吏部侍郎。

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，元徐州守将枢密同知陆聚闻徐达等已克淮安，以徐、宿二州诣达军降。太祖嘉其识天命，命为江淮行省参政，仍守徐州。于是邳、萧、宿迁、睢宁诸县皆降。

秋九月，上遣书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汉等九人于元主。吴元年，元至正二十七年也。春正月，遣使以书谕元扩廓帖木儿。先是，

使臣汪河为扩廓所拘留，太祖以书谕之，不报。至是，复与之书，略曰：“予自起义以来，拓地江左。阁下之先，以兴复为名，提兵河北。古人朝聘往来，不过将道诚意。今汪河去而不返，是所拘者少，所失者大也。阁下地非不远，兵非不多，所虑者张思道操刃于潼关，李思齐抗冲于秦、陇，俞宝畜变于肘腋，王信生衅于近郊。阁下自以功成，安如泰山，坐使群雄连结，祸机一发，首尾莫救，此深为阁下惜。所以数使遣人奉书渎听者，是予欲尽一得之愚于阁下，阁下何为自矜！倘能遣使刻日将命，以汪河、钱祯等还，岂惟不失前盟，亦可取信天下。如其不然，我则命襄阳之师，经唐、邓之郊，北趋嵩、汝；以安陆、沔阳之兵，掠德安，向信、息；使安丰、濠、泗之将，自陈、汝捣汴梁，徐、邳之军取济宁；淮安之众，约王信海道舟师，会俞宝同入山东。此时阁下之境，必至土崩瓦解。是又开我南国之兵端，为彼后日之战祸。阁下其审思之，毋贻后悔！”

命傅友德守徐州。二月丁未，元扩廓帖木儿遣骁将左丞李贰来寇，兵驻陵子村。友德坚壁，俟其出掠，乃将■骑三千余溯舟至吕梁，舍舟登陆击之。李贰遣礻卑将韩乙盛兵迎战，友德跃马奋槊，刺韩乙坠马，败去。友德度李贰必益兵来斗，趋还城，开门出兵，阵于城外。令士卒皆卧钅仓以待，闻鼓声即起击。有顷，李贰果率众至，友德令鸣鼓，我师奋起，冲其前锋。李贰众大溃，溺死无算，遂生擒贰，获其将士二百余人，马五百匹。擢友德江淮行省参知政事。

十月甲子，太祖命将北取中原，谓信国公徐达等曰：“自元失其政，生民涂炭，予与诸公仗义而起，冀有奠安生民者出，岂意大难不解，为众所附，遂平陈友谅，灭张士诚，闽、广之地，将以次而定。尚念中原扰攘，山东则有王宣父子，反侧不常；河南则有王保保，上疑下叛；关、陇则有李思齐、张思道，彼此猜忌，与王保保互相嫌隙。元之将亡，其机在此。今欲命诸公北伐，计将何如？”遇春对曰：“今南方已定，兵力有余，直捣元都，以我百战之师，敌彼久逸之卒，可挺竿而胜也。都城既克，乘胜长驱，余皆建瓴而下矣。”太祖

曰："元建都百年，城守必固。若如卿言，悬师深入，顿于坚城之下，馈饷不继，援兵四集，非我利也。吾欲先取山东，撤其屏蔽；旋师河南，断其羽翼；拔潼关而守之，据其户槛。天下形势，入我掌握。然后进兵元都，则彼势孤援绝，不战可克。既克其都，鼓行而西，云中、九原以及关、陇，可席卷而下。"诸将皆曰："善。"太祖因顾达曰："兵法：'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。'"于是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，率甲士二十五万，由淮入河，长驱北伐。复召诸将谕之曰："征伐所以奉天命，平祸乱。故命将出师，必在得人。今诸将非不健斗，然能持重有纪律，战胜攻取，得为将之体者，无如大将军达。当百万之众，勇敢先登，摧锋陷阵，所向披靡，无如副将军遇春。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，但患其轻敌耳。吾前在武昌，亲见遇春才遇数骑挑战，即轻身赴之。彼陈氏如张定边者，何足称数，尚据城指挥。遇春为大将，顾与小校争能，甚非所望，切宜戒之！若遇大敌，遇春领前锋，当与参将冯宗异分左、右翼，各将精锐击之。右丞薛显、参政傅友德，勇略冠诸军，可使独当一面。或有孤城小敌，但遣一将有胆略者，付以总制之权，皆可成功。达则专主中军，策厉群帅，运筹决胜，不可轻动。古云：'将在军，君不御者胜。'汝等其识之。"又谓傅友德曰："此行汝当努力。昔汉高祖与项羽争衡，彭越宣力于山东。今用师自山东始，汝其勉之。"是日，太祖亲祭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。祝毕，复召将士谕之曰："此行非必略地攻城，要在削平祸乱，以安生民。凡遇敌则战。若所经之处，及城下之日，勿妄杀人，勿夺民财，勿毁民居，勿废农具，勿杀耕牛，勿掠人子女。或有遗弃孤幼在营，父母亲戚来求者，即还之。"

丙寅，驰檄谕齐、鲁、河、洛、燕、蓟、秦、晋之人，檄曰："自宋祚倾移，元主中国，此岂人力，实乃天授。自是以后，元之臣子不遵祖训，废坏纲常，有如大德废长立幼，秦定以臣弑君，天历以弟鸩兄，至于弟收兄妻，子 父妾，上下相习，恬不为怪。夫君人者，斯民之主；朝廷者，天下之本；礼义者，御世之防。其所为如彼，岂可为训于天下！及其后嗣，荒淫失道，加以宰相擅权，宪台报怨，有司毒

虐，于是人心离叛，天下兵起。使我中国之民，死者肝脑涂地，生者骨肉不保。虽因人事所致，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。当此之时，天运循环，亿兆之中，当降生圣人，立纲陈纪，救济斯民。今一纪于兹，未闻有济世安民者，徒使尔等战战兢兢，处于朝秦暮楚之地，诚可矜悯。方今河、洛、关、陕虽有数雄，阻兵据险，互相吞噬，皆非人民之主也。予本淮右布衣，因天下乱，为众所推，率师渡江，居金陵形势之地，得长江天堑之险。今十有三年，西抵巴、蜀，东连沧海，南控闽、越，湖、湘、汉、沔，两淮、徐、邳，皆入版图。奄及南方，尽为我有。民稍安，食稍足，兵稍精，控弦执矢，目视我中原之民，久无所主，深用疚心。予恭承天命，罔敢自安。方欲遣兵北伐，拯生民于涂炭，复汉官之威仪。虑民人未知，反为我雠，挈家北走，陷溺尤深。故先谕告：兵至，民人勿避。予号令严肃，无秋毫之犯，尔民其体之。”

十一月壬子，克沂州。初，扬州兴化人王宣，元末为司农掾，治河有功，命为招讨使，从也速复徐州，授义兵都元帅。宣子信，从察罕帖木儿破田丰，复令宣与信还镇沂州。至是，达师至淮安，以书谕宣父子使降。信得书，遣使纳款。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，授信江淮平章政事，令以兵从大将军征讨。宣父子阴持两端，乃令信密往莒、密募兵，而遣人诈犒师，以缓我军。达受而遣之。使还，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，欲杀之，众乱，唐臣脱身走达军。达即日率师抵沂州，分兵急攻之。都督冯宗异令军士开坝放水，宣自度不能支，开门降。达令宣为书，遣镇抚孙惟德招降信。信不从，杀孙镇抚走山西。于是峄州赵蛮子、莒州周黼、海州马骊及沭阳、日照、赣榆诸县，并随信将士皆来降。达以宣反复，执而戮之。命韩温守沂州。太祖遣使谕达曰：“闻将军已下沂州，如向益都，当遣精锐扼黄河要冲，断其援兵，可以必克。若益都未下，即宜进取济宁、济南。二城既下，益都、山东势穷力竭，如囊中物矣。”达命平章韩政略榆行、梁城诸镇寨，继又令政分兵扼黄河以断山东援兵。政遣千户赵实略滕州，元守将杨知院遁去。达进攻益都路，宣慰使普颜不花捍城力战，不能支，城陷，还

与母诀，曰："儿不能两全忠孝矣。"达闻其贤，遣使召之，不往。被执不屈，与总管胡浚、知院张俊俱死之。不花妻阿鲁真亦抱其子女投井死。执其平章老保与白知县等，获士马兵粮以万计。

十二月丁未，都督同知汪兴祖师至东平，元平章马德弃城走。兴祖遣指挥常守道、千户许秉进至东阿，元参政陈璧以所部五万余人降。秉复以舟师趋安山镇，元右丞杜天 、左丞蒋兴皆降。徐达至济南，元平章忽林台、詹同、胞因帖木儿先驱人民引军遁，平章达*儿只进巴等以城降。得将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，马四百二十九匹。命指挥陈胜守之。庚戌，汪兴祖至济宁，元守将陈秉直弃城遁甲子，徐达遣参政傅友德取莱阳。

丙辰，上复遣使谕达、遇春曰："闻大军下山东，所过郡县，元之省院官降者甚多，二将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，或昼遇敌，或夜遇盗，将变生不测，非我之利。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，不如遣之使来，处我宦属之间，日相亲近，然后用之，方可无患。若济宁、东平诸来归将士家属亦发遣来，将厚待之。"

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，诏汤和还明州造海舟，漕运北征军饷。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师往济南，从大将军达北征。癸丑，常遇春克东昌，元平章申荣自经死茌平等县皆降。丙寅，徐达平乐安。初，乐安俞胜纳款，达礼而遣之。胜归，复叛。达进攻之师至土河，距乐安五里，命军士填坝以进，郎中张仲毅出降，胜遁去。达命指挥华云龙守之。戊子，命中书省给榜抚安山东郡县。时山东悉平，令所在访贤才，凡仕元者疑惧不自安，故榜谕之。

丙申，上别命征南将军邓愈帅襄阳、安陆、景陵等处兵北略地。愈遣别将王成、李廷琛攻唐州，克之进取南阳路，擒其将史国新。徐达引兵上黄河，克永城、归德、许州，师至陈桥。己亥，左君弼、竹昌以汴梁降。先是，君弼自唐州走安丰，复走汴梁，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使守陈州。上遣使谕以书曰："曩者兵连祸结，非一人之失。予劳师

暑月，与足下从事，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，是皆轻信群下之言，以至于此。今足下奉异国之命与予接壤，若欲兴师侵境，其中轻重自可量也。且予之国，乃足下父母之国，合肥乃足下丘陇之乡。天下兵兴，豪杰并起，岂惟乘时以就功名，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，既已失策，复使垂白之母，糟糠之妻，天各一方，以日为岁，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，何忍忘情于老母哉！功名富贵，可以再图生身之亲，不可复得。足下能留意于是，幡然而来，予当弃前非，仍复待以故。”君弼得书，犹豫不能决上乃归其母于陈州，君弼感泣。至是，大兵下山东，西指汴、洛，克彝夜驱军民遁入河南，君弼与竹昌等率所部兵诣达降。达命都督佥事陈德守汴梁率■骑自中湾进取河南。

彗星出昴北。夏四月，徐达率大军自虎牢关进至河南塔儿湾，元将脱目帖木儿以兵五万迎战，列阵于洛水之北。我军既成列，常遇春单骑执弓矢冲入其阵敌发二十骑攒槊刺遇春。遇春发一矢，毙其前锋，大呼杀入。达指挥乘之，俘斩无算。脱目帖木儿将散卒走陕州，达遂进营于河南城北门。李克彝复走陕西。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送款军门。戊申，河南平，达命左丞赵庸守之。壬子，副将军常遇春率兵至嵩州，守将李知院迎降。甲寅，入其城，分兵下未附诸山寨。戊子，元巩县孟夏寨参政李成降。庚申，元福昌知院张兴、钧州守将哈剌鲁、许州右丞谢李、陈州知院杨崇，各遣人诣大将军降。辛酉，参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，元右丞潘玛勒降。副将军常遇春下汝州，留兵守之，遂徇下郏县。

壬戌，都督同知冯宗异克陕州，元守将脱目帖木儿复弃城遁，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。大军克裕州，执元守将平章郭云。云勇敢有谋略，时河南诸郡皆下，独云守裕州，累战不克，招之不从，后以孤军败被执上嘉其忠义，释而用之。

诏免山东夏税秋粮。中原兵难之后，流离失业者多，遣使赈恤。甲子，车驾发京师，幸汴梁。时言者谓君天下宜居中土，汴梁宋故都，劝帝往视之，且会大将军谋取元都。

五月庚午，大将军徐达遣指挥王臻帅兵往虢州，取毛葫芦山寨。甲申，登封、巩县鸡翎山并天堂山寨复叛，徐达遣指挥丰谅率兵讨平之。指挥任亮克露豹、王山等寨，参政傅友德取凌青、黑山二寨。

庚寅，车驾至汴梁。辛卯，常遇春、冯宗异至行在谒见，徐达寻自河南至，上皆慰劳之，达等顿首谢。既退，上复召问达取元都计，达对曰："臣自平齐、鲁，下河、洛，王保保逡巡太原，观望不进。今潼关又为我有，张良弼、李思齐失势西窜，元之声援已绝。臣等乘势搏其孤城，必克无疑。"上据图指示曰："卿言固是。然北土平旷，利骑战，不可无备。宜选衤卑将提兵为先锋，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，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，由秦趋赵，转临清而北，直捣元都。彼外援不及，内自惊溃，可不战而下。"达受命退。

丁酉，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守河南，任亮守嵩州。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，安邑、夏邑皆降。七月，邓愈进兵克随州，元守将右丞王诚降。壬午，新寨麻张展等叛，愈遣指挥吴复讨平之。时潼关以东悉平，上命诸将还师进取元都。上将发汴梁，大将军徐达等自陈桥入辞。谕之曰："朕与公等率众渡江，誓除祸乱，以安天下。士卒舍父母妻子，战斗于矢石之间，百死一生，久未休息，朕每念之，惕然于中，非得已也。今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，死亡流离， 扁于道路，天监在兹，朕不敢忘，故命尔等帅师北征，拯民水火。昔元祖入主中国，子孙怠荒，罔恤民艰，天厌弃之。君则有罪，民复何辜！前代革命之际，兵戈相加，视如仇雠，朕实不忍。尔诸将帅克城之日，毋掳掠，毋焚荡，毋妄杀人。必使市不易肆，民安其生。凡元之宗戚，皆善待之。庶几上答天心，下慰人望，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。有不恭命，必罚无赦。"

丙申，车驾发汴梁，还京师，以副将军冯宗异留守。徐达遂檄都督同知张兴祖、平章韩政、都督副使孙兴祖、指挥高显等将益都、济宁、徐州之师，会于东昌。元大都红雾及黑风起。闰七月，徐达等分布士马，规取河北，遂自中滦渡河。庚子，右丞薛显、参政傅友德兵至卫辉，元守将平章龙二弃城走彰德。辛丑，徐达等师至淇门镇。傅友德获嘉县尹胡仲信，达命从镇抚王处仁守卫辉。癸卯，师至彰德，龙二复出走，陈同知等诣军门降。达令左丞杨思祖守之。明日，龙二部将杨义卿以船八十艘来归。遂下磁州，进攻广平，元平章周昱弃城遁，邯郸尹都文玉率父老降。克赵州，获元将候佥院等。己酉，进次临清，遣人诣东昌，趋都督同知张兴祖以师来会，又檄守乐安指挥华云龙将兵从征。庚戌，傅友德游骑获元将李宝臣、都事张处仁，以为乡道。达因遣友德开道通■骑，都督副使顾时浚闸通舟师。时诸将驻临清久，知府方克勤筹应刍粮无匮乏。朱亮祖勒民夫五千浚河，克勤不忍劳民，泣祷于天，天大雨，水涨，舟遂行。

癸丑，平章韩政、都督副使孙兴祖俱以师会临清。于是大将军徐达率马■舟师北发，命韩政守东昌，并镇抚临清。达师至德州，常遇春、张兴祖及指挥高显、毛让、程华等皆会。戊午，达等师至长芦，元守将左佥院遁去，达命指挥费子贤守之，分兵徇下青州。师至直沽，获其海舟七艘，造浮桥济师。常遇春、张兴祖各率舟师，并河东西以进，■骑遵陆而前。元丞相也速等捍御海口，望风奔溃，元都大震。

癸亥，大将军徐达等师至河西务，大败元平章俺普达■儿只进巴，擒其知院哈喇孙等三百余人。达进兵至通州，营于河东岸，常遇春营于河西岸。众欲速攻之，指挥郭英曰：“吾师远来，敌以逸待劳，攻城非我利也，宜出其不意攻之。”翼日大雾，英以千人伏道旁，率精骑三千直抵城下。元将五十八国公率敢死士万余，张两翼而出。战良久，英佯败，敌乘胜来追，伏兵起，截其军为二，斩首数千级，擒其将卜颜帖木儿。

丙寅，达率诸将入通州，是月二十七日也。元主闻报大惧，集后妃太子议避兵北行。迟明，召群臣会议端明殿。时元都再遭孛罗、扩廓之变，民生丧乱，守备多不设，元主徘徊叹息曰：“今日岂可复作徽、钦！”遂决计北徙。左丞相失烈门、知枢密院事黑厮等，皆劝固守京城，不听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，丞相强通留守。是夜三鼓，元主及后妃太子开建德门，由居庸北走，如上都。

八月二日庚午，徐达等进师取元都，至齐化门，将士填壕登城而入。达登齐化门楼，执其监门宗室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、平章迭必失朴、赛不、右丞相张康伯、御史中丞满川等，戮之。并获宣府、镇南、威顺诸王子六人，及玉印二，成宗玉玺一。封府库图籍宝物及故宫殿门，以兵守之。宫人妃主，令其宦寺护视。号令士卒无侵暴，人民安堵。达下令：“凡元朝大小诸臣，皆令送告身于官，署民籍中，违者有罚。”元翰林待制黄殷仕欲投井，为其仆所守，乃给仆曰：“吾甚愧，何从得酒？醉而出见可也。”其仆喜，入市取酒，殷仕遂投井死。左丞丁敬可、总管郭允中皆死之。学士危素寓僧寺，亦欲赴井，一僧止之曰：“公死，亡国史也。”遂往见达。明日，顺德守将吉右丞、胡参政、郑参政皆自西山来降。武德卫军校获前乐安逃将俞胜及南参政、张郎中等。达遣将赴京献捷，仍命薛显、傅友德、曹良臣、顾时等，将兵侦逻古北诸隘口。

甲戌，徐达遣人诣东昌，令韩政分兵守广平。徐达遣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，新筑城垣。张兴祖徇永平路，下之。癸未，诏大将军徐达，改飞熊卫为大兴左卫，淮安为大兴右卫，乐安卫为燕山左卫，济宁卫为燕山右卫，青州卫为永清左卫，徐州五所为永清右卫，留兵三万人，分隶六卫。命都督副使孙兴祖、佥事华云龙守北平，大将军徐达、副将军常遇春等率大军往取山西。

二年二月庚辰，元丞相也速侵通州。时城中守兵仅千人，也速万骑营于白河。守将曹良臣谓其部下曰：“吾兵少，不可与战。彼众虽

多，然亡国之后，屡挫之兵，可以计破也。”乃密遣指挥许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树赤帜，亘三十余里，钲鼓之声相闻。也速望之，惊遁。

大将军达承制遣杨 等还征唐州。先是，邓愈下唐州，以宋指挥守之。寻唐州兵乱，贼将老马刘及南阳郡县皆相应。事闻，故有是命。至南阳，攻唐州，一鼓破之，戮其首恶，南阳复平。

六月，元也速复侵通州，上命常遇春以所部军自凤翔还御之。复命李文忠为偏将军副遇春，自北平往开平，道三河，经鹿儿岭，过会州，败元将江文清于锦川，得士马以千数。次全宁，也速复以兵迎战，又败之，也速遁。进攻大兴州，文忠策其必走，乃分兵千余为八屯，伏其归路。也速果夜遁，遇伏，大败走，擒其丞相脱大赤。遂帅兵道新开岭，进攻开平。元主先已北走，追奔数百里，俘其宗王庆生、平章鼎住等，斩之。凡得将士万人，车万辆，马三万匹，牛五万头。蓟北悉平，改元都为北平府。

谷应泰曰：高帝起淮右布衣，定鼎金陵，削平吴、汉，奄有荆、楚，开拓闽、越，固已志清中原之民，气吞大河之北矣。吴元年，遂命徐达、常遇春大举六师，奉辞伐罪。乃不鼓我朝锐，直捣幽、燕，而先取山东，撤其屏蔽，转战河南，断其羽翼，再取潼关，据其户槛，然后弹丸孤城，所向必克，犹之郦生说汉，首下陈留，光武灭新，先收宛、雒，盖论事者动言高皇之英武，而不知平生之谨慎也。至若 虎之臣，貔貅之佐，莫不汗马功高，风云气壮。以故塔儿湾之捷，河西务之捷，通州开平之捷，比之垓下合围，悲歌四起，昆阳大战，屋瓦皆飞，固宜开国承家，勒铭钟鼎者矣。

然夷考其时，大军戡定者犹少，先声归命者更多。于凡青、徐各郡，千里扶携；兖、豫诸司，百城分溃；东河、茌平，小邑也而降；济南、汴梁，岩城也而亦降；马德、陈秉，汉人也而遁；忽林、脱目，元种也而亦遁。盖以其时干纲废弛，群情窜散，柄臣尾大既诛，帝后东宫脑满，擅讨忄佥邪，以至开河起大业之愁，鼓 戢有海山之

戏。又且列图素女，拱手望夷，日肆忄舀淫，坐视瓦裂，太祖之兴，岂非天之所启乎！况乎 牙北出，伐乱救民，屡诏军中，勿妄诛戮，破都之日，市不易肆。彼以暴，吾以仁，彼以昏，吾以义，克纣都而去殷弊政，入咸阳而除秦苛法，从知天命之有归，乃在人心之豫附矣。若乃会议端明，弃同瓯脱，叔宝全无心肝，纪侯大去其国，审德量力，吾何责焉。独是伯颜入宋，妃后皆俘，明室破元，嫔嫱不御，忠厚开基，又何必天道之好还也。

卷九

○略定秦晋

太祖洪武元年，元将李思齐、张良弼闻王师下河南，即驻兵潼关以拒。既而火焚良弼营，思齐仍移军退守葫芦滩，遣其部将张德钦、穆薛飞守关。五月，都督同知冯宗异抵潼关，思齐弃辎重走凤翔，良弼奔麟城。丙寅，宗异遂入潼关，引兵西至华州，元守将望风奔溃。先是，宗异下陕州，上遣使谕之曰："若克潼关，勿遽乘胜而西。今大将军方有事北方，宜选将守关，以遏其援兵，尔且率师回汴梁。"至是，五月庚午，徐达调佥事郭兴将庆阳卫指挥于光、威武卫指挥金兴旺守之。丙子，宗异回军至陕州，与徐达俱还河南。

八月，大将军徐达、副将军常遇春既定元都，受命帅师取山西。副将军冯宗异、偏将军汤和、平章杨 俱从大将军徐达征讨。九月乙丑，副将军常遇春等下保定，留指挥李杰守之。丁卯，下中山，以指挥董勋守之，遂帅师趋真定，元守将孙平章弃城走。十月戊辰，大将军徐达遣广武卫镇抚刘聚守河间，兼领府事。副将军冯宗异、偏将军汤和由河南渡河，克武陟，下怀庆，元平章白索珠弃城遁。兵至太行山碗子城，破其关，元兵奔溃。进取泽州，元平章贺宗哲弃城遁。破磨盘寨，获参政俞仁，戮之。进克潞州。分兵克雄州，以镇抚程信守之。

十一月癸丑，徐达克赵州，以参随王成守之。右丞薛显败元脱脱帖木儿于石州，扩廓帖木儿遣其将韩札儿来攻泽州，杨 、张彬往援之，遇元兵于韩店，大战，失利。

十二月，大将军徐达率诸军进取太原，扩廓帖木儿败走。扩廓帖木儿者，察罕帖木儿甥也。先是，察罕与罗山人李思齐起兵击贼，元授察罕汝宁达鲁花赤。察罕死，诏扩廓领父兵，封河南王，而李思齐亦在节制中。思齐自谓父行，与他将张良弼、孔兴、脱列伯等皆欲异军，思齐遂据 ，良弼据廘台。扩廓遣关保、虎林赤攻廘台，李思齐、孔兴、脱列伯皆与良弼合。元数趣扩廓出师，扩廓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部将完哲、貊高往山东，而自与思齐、良弼相攻一岁余。元下诏与和解，扩廓杀诏使拒命，遣兵据太原。元太子与关保、思齐、良弼诸军合，夹攻泽。复削夺扩廓爵邑，令思齐等诛之。扩廓退守平阳关，保据泽、潞二州，与貊高合战，而明兵已及河南。思齐、良弼乃自诣扩廓与结好，因解兵西归。扩廓与貊高、关保战，擒之，上疏陈罪。元赦扩廓帖木儿，复其官，使出兵御明。命右丞也速趋山东，秃鲁出潼关，李思齐出七盘、金、商，图复汴梁。然大将军已至通，入北平。

顺帝夜开建德门北走，仍命扩廓率兵出雁门关，由保安州经居庸关以攻北平。达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王保保率师远出，太原必虚。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，足以镇御。我与汝等乘其不备，直抵太原，倾其巢穴，彼进不得战，退无所依，此兵法所谓批吭捣虚也。若彼还军救太原，则已为我牵制，进退失利，必成擒矣。”遂引兵径进。扩廓既至保安州，闻之，果还军。前锋万骑突至，傅友德、薛显率敢死士数十骑冲却之。扩廓军于城西，压明军而阵。指挥郭英凭高望之，谓常遇春曰：“彼兵多而不整，营大而无备，请夜劫之。”遇春然其计，与徐达谋曰：“我骑兵虽集，而■兵未至，何以能战？莫若遣精骑夜劫其营，其众可乱。众乱，主将可缚也。”会扩廓部将豁鼻马潜遣人约降，且请为内应，达大喜，遂乘夜袭之。先遣五十骑伏城东十里，以举火鸣炮为期。至夜，郭英率十余骑潜入其营，举火鸣炮，伏兵应之，遇春等兵大至，鼓噪相接。军大溃，自相蹂躏。扩廓方燃烛坐帐中，使两童子执书侍，仓卒不知所出，亟纳靴，未竟，跣一足， 俞帐后出，得骣马，从十八骑遁去。达等勒兵进营城西，豁鼻马以其将校降，得

兵四万人，马四万余匹。扩廓奔大同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，不及，得行人汪河还。扩廓走甘肃。

庚午，徐达遣傅友德、薛显将■骑邀击贺宗哲于石州，败之。以戴复初署霍州，丁玉明署忻州，蒋应宗署崞州，翁子奇守大石。副将军冯宗异西至猗氏，擒元右丞贾成。甲戌，进攻平阳，擒元右丞李茂，下之。参政陆聚率兵攻车子寨及凤山、成山、帖山三寨，降之，复取故关山寨、承天寨。宗异进攻绛州，克之，擒元右丞田保、徐伯昌，获将士五百人。阳曲、皮皮等十寨头目，各以其众诣大将军徐达营降。

二年春正月，诏免北平、燕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河东、河南、潼关、唐、邓、光、息等处税粮。甲寅，副将军常遇春帅师攻大同。庚申，兵至大同，元守将竹贞弃城走，擒知院于陈等八十余人。参政傅友德将兵屯朔州。右丞薛显攻下潞州桃花寨。大将军徐达遣参政陆聚分兵守井陉、散关。聚进攻承天寨，克之。

癸亥，遣使赍敕往山西谕诸将曰："近者大夫汤和定浙左，平闽中，平章杨 靖湖湘，定广西，班师还朝，未有定赏，以大将军等灭元未还故也。于是遣诸偏将，从大将军征进。杨 兵出泽、潞，中道与贼相拒。虽少算以累军，此亦兵家常事。且太原得此为犄缀，以分其势。今定左副将军冯宗异居遇春之下，偏将军汤和居宗异之下，偏将军杨 居和之下。协力同心，剪除余寇。"

二月，大将军徐达师次河中，副将军常遇春、冯宗异先渡河趋陕西。三月乙未，元 城守将副枢施成诣军门降，徐达仍令成守之。庚子，徐达师至鹿台，遂入奉元路。先是，李思齐据凤翔，副将张德钦、穆薛飞等守关中，张思道与孔兴、脱列伯、金牌张、龙济民、李景春等驻鹿台以卫奉元。至是，大兵入关，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。达遣都督佥事郭兴将轻骑捣奉元，而自率大军继进，渡泾、渭至三陵坡，父老千余迎降。达按兵，遣左丞周凯入城抚谕。明日，整兵

入。改奉元路为西安府，以夏德署府事，留耿炳文守之。炳文在长安，修筑泾阳洪渠诸堰十万一千余丈，民便利之。大军西征，供亿繁急，炳文输饷五千石赴巩昌，军食赖以足。达师之至鹿台也，元陕西行省平章哈麻图弃奉元走 ，为民兵所杀。平章歪头、西台治书侍御史王武遁去，复降，斩之。西台御史桑哥失里守关家洞，达遣攻之，势穷促不屈，与妻子俱投崖死。左丞拜秦古逃入终南山，郎中王可仰药死，检校阿失不花自缢死，三原尹朱春与其妻亦俱投崖死。时关中饥，上闻，命户赐米一石，继又命赴盂津仓，户给米二石，民大悦。

癸卯，常遇春、冯宗异等帅师发陕西，进克凤翔。初，李思齐之奔凤翔也，上以书谕之曰："前者遣使通问，至今未还。岂所使非人，忤足下而留之与？抑元使适至，不能隐而杀之？若然，亦时势之常。大丈夫当磊磊落落，岂以小嫌介意哉！夫坚甲利兵，深沟高垒，必欲竭力抗我军，不知竟欲何为？昔足下在秦中，兵众地险，虽有张思道专尚诈力，孔兴等自为保守，扩廓以兵出没其间，然皆非 敌。足下此时不能图秦自王，已失此机。今中原全为我有，向与足下相为犄角者，皆披靡窜伏，足下以孤军相持，徒伤物命，终无所益，厚德者岂为是哉！朕知足下凤翔不守，则必深入沙漠，以图后举。然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倘中原相从之众，以塞地荒凉，一旦变生肘腋，妻孥不能相保矣。且足下本汝南之英，祖宗坟墓所在，深思远虑，独不及此乎？诚能以信相许，翻然来归，当以汉窦融之礼相报；否则，非朕所知也。"思齐得书，有降意。其麾下诱之与西入吐番，思齐惑之。至是，大兵至凤翔，思齐惧，遂帅所部奔临洮。参政傅友德克凤州，以指挥张能守之。

夏四月丙寅，大将军徐达会诸将于凤翔，议所向。诸将咸以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，庆阳易于临洮，欲先由豳州取庆阳，然后从陇西攻临洮。达曰："不然。思道城险而兵悍，未易猝拔。临洮之地，西通番戎，北界河、湟。取之，其人足以备战斗，其土地所产足以供军储。今以大军蹙之，思齐不西走胡，则束手就缚矣。临洮既克，则旁

郡自下。”诸将然之。达乃留御史大夫汤和守营垒辎重，令指挥金兴旺、余思明等守凤翔，遂移师趋陇州，克之。寻至秦州马跑泉，元守将吕德、张义遁去，遣都督佥事陈德追获之。以合肥卫千户王宏将兵五百守陇州，张规鲁将兵千人守秦州。达进师至巩昌，元守将梁子中、汪灵、真保等出降，以都督佥事郭兴守之。遣冯宗异攻临洮，顾时、戴德攻兰州。丁丑，顾时等克兰州，以指挥韩温守之。冯宗异师至临洮，李思齐穷迫，举城降。宗异遣人送徐达营，达遣指挥韦正等守之。临洮捷奏至，上览毕，即遣使谕徐达曰：“李思齐既降，宜进攻庆阳、宁夏。张思道兄弟多诈，若来降，当审处之，勿堕其计也。”李思齐入见，命为江西行省左丞。不之官，食禄于京师。

己卯，徐达师入安定州，以降将陈宗聚署州事，调青州右卫官军守之。克会州，以参随黎宗文署州事，指挥陈寿守之。乙酉，徐达师入靖宁州，遂徇下隆德县。

五月丁酉，大将军徐达师至萧关，下平凉。指挥朱明克延安，以明守之。辛丑，元将张良臣以庆阳降。初，张思道在庆阳，闻王师克临洮，惧走宁夏，而使其弟张良臣、平章姚晖守庆阳。思道至宁夏，与金牌张等俱为扩廓帖木儿所执。徐达既下平凉，即谋取庆阳，令汤和遣兵往泾州，别遣指挥张焕将骑兵侦逻庆阳，遣人招良臣。良臣以其兄被执，遂以城降。良臣骁勇善战，军中呼为“小平章”。戊申，良臣复据庆阳叛。初，良臣之降也，遣其花参政诣徐达献军民数目，寻又遣知院李克仁、葛八来献马数。达遣右丞薛显将骑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庆阳。比良臣出迎，匍伏道左，佯为卑下，以示归顺。薄暮，即以兵劫营。显等不意其叛，为所冲溃。指挥张焕被执，显被伤走还。达闻，语诸将曰：“帝明见万里外，今日之事，果如前言。然良臣之叛，祗取灭亡耳，当与诸公戮力剪之。”于是冯宗异、傅友德闻良臣叛，帅师自临洮至泾州，汤和亦帅所部来会。达恐其党相扇为声援，乃先遣兵抄其出入，俞通源将精骑略其西，顾时略其北，傅友德略其东，陈德略其南，达帅诸将趋庆阳，以兵四面围其城。良臣出兵挑

战，达麾兵击败之。六月辛巳，达督诸军攻庆阳，张良臣遣竹苛往宁夏求援于王保保，获斩之。仍以参随王敬祖将兵守彭原。

秋七月甲午，徐达遣降将李茂等将骑兵千人往隆德、秦安等处，收捕未附头目杜伯不花、罗左丞相等。辛亥，王保保部将韩札儿陷原州，指挥陈寿死之。徐达闻报，与冯宗异、傅友德议，以驿马关当其冲，遣右丞徐礼将兵据之。又遣指挥叶石真守彭原，调指挥韦正守州，傅友德、薛显驻灵州扼之。宗异复与徐达谋曰："今大军围庆阳，张良臣虽困，未能遽下。王保保欲为良臣声援，故令札儿攻原州，欲以救庆阳。请得移军逼关，以扼原州，彼无所施矣。"达然之，宗异遂以其军西临驿马关，去庆阳三十里而军。是夜，札儿复攻陷泾州，丁千户退保灵台县。宗异自驿马关引兵赴之，扎儿走，追至 州，又走宜禄，遁去。宗异还屯驿马关。

八月丙寅，庆阳小元帅谋纳款，为张良臣所囚。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帅出诣大将军营，达受之，令军中无虐降者。先是，七月己亥，常遇春还次柳河川，得疾卒，上令偏将军李文忠代领其众。至是，诏文忠自北平会师攻庆阳，行至太原，会元将脱列伯等攻大同甚急，文忠谓左丞赵庸等曰："吾与公等受命而来，阃外之事，有利于国，专之可也。今大同被攻甚急，若候进止，岂不失机！"众皆诺，遂由代出雁门。至马邑，适游骑数千奄至，猝遇我师，与战败之，擒其平章刘帖木儿。进至白杨门，又擒黠寇四大王。时天雨雪，文忠疑有伏，乃身引数骑，入山察视之。前军已驻营，去敌五十里，文忠至，遽令迁之，复前至五里，营于漫地，阻水。先遣由间道达大同，使知之。元将脱列伯悉锐来攻，文忠令将士秣马蓐食，闭营不出。先以两营诱敌，督令死战。自寅至辰，前营报数至，文忠不为动。良久，度其饥疲，乃分军为左右翼，身当前锋，奋击大败之，生擒脱列伯，降其众万余，获马匹辎重甚众。缚脱列伯诣军门，文忠解其缚，与之共食。遂进兵东胜州，至莽哥仓而还。先是，元主北走，屯盖里，命脱列伯、孔兴以重兵攻大同，欲图恢复。至是，脱列伯被擒，孔兴走绥

德，其部将复斩之来降，元主知事不济，无复南向矣。脱列伯至京师，上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！”释之，赐冠带衣服。

癸未，徐达克庆阳。先是，徐达率诸将四面围其城，张良臣出战东门，顾时击败之。复自西门出战，冯宗异御之。走还。良臣登城呼吕德约降，达不听。初，良臣之叛也，自以其城险而下有井泉，可据以守，其兵精悍，养子七人皆善战，军中语曰：“不怕金牌张，惟怕七条钅仓。”又其兄思道与王保保为声援，贺宗哲、韩扎儿为羽翼，姚晖、葛行为爪牙，故欲拒守以图大功。及明师列营城下困之，良臣不得逞，数出战俱不利，遣人赴宁夏求援辄被获，内外音问不通，粮饷乏绝，至煮人汁和泥咽之。姚 军、熊左丞、胡知院知事不济，开门纳降。达勒兵自北门入，良臣父子俱投井中，引出斩之。明日，诛良臣党柴知院等二百余人，以都督佥事陈德守之。先是，贺宗哲攻凤翔，或隧地，或突至瓮城，凡十五日，指挥金兴旺、周兴婴城固守。至是，庆阳下，宗哲乃引去。徐达闻宗哲由六盘山遁，遣顾时、薛显、傅友德将万骑追之。宗哲以其众掠兰州，达遣冯宗异率■骑一万七千，道靖宁击之。宗哲由迭烈孙渡河遁去，宗异乃率所部还。

九月，大将军徐达、御史大夫汤和发平凉，还京师，以右副将军冯宗异总制军事。十二月，王保保知大将军南还，自甘肃以兵袭兰州，奄至城下。守将指挥张温会诸将校曰：“彼悉众袭我，我兵寡，难与为敌。然彼远来，未知我众寡，乘暮击之，可挫其锋。彼不退，则固守以待援。”于是整兵出战，保保兵少却。温敛兵入城，保保进围之，温坚守不与战。鹰扬卫指挥于光守巩昌，将兵来援，至兰州之马兰滩，卒遇保保兵，战败被执。至兰州城下，使呼张将军出降。光大呼曰：“我不幸被执，公等但坚守，徐总兵将大军至矣。”敌怒，批其颊，遂遇害。城中闻光言，守益坚。夜二鼓，保保以兵登城，千户朱醉不能起，巡卒击却之。温屡设方略，乘怠破其兵，保保围数月不利，且闻大军至，遂引去。温执朱 数其罪，将杀之，知事朱友文谏

曰："当其时斩 以徇，所谓军法从事也。今贼已退，诛之无及，徒有专杀罪。"温杖而释之。事闻，升温都督佥事，赠恤于光。

谷应泰曰：初，太祖之北伐也，直趋青、济者，正兵，而西扼潼关者，疑兵也。故以徐中山大军捣彼胸腹，而以冯宗异孤军缀彼声援，原未尝命其仰关而攻，跃马而入也。此时元将之守晋者为扩廓帖木，其守秦者为李思齐、张思道，皆庸才耳。扩廓之应诏入援，出雁门，经居庸，其算神矣。而太原根本，空国而去，一军奄至，巢覆穴倾，此晋之所以亡也。李思齐负百二之险，藉建瓴之势，乃不卷甲出关以断河南要路，而反徘徊关内，风鹤惊奔，使宗异拱手而取河西，安驱而入华阳，此秦之所以亡也。假令扩廓留守，如孟德之保三城，思齐出关，如赵奢之争阏与，则明之重兵深入，云、代既压其前，韩、魏又议其后，妥欢未去，也速重来，安危之机正未可必也。奈何徐、常诸将，由豫入晋，自晋达秦，扩廓不战于北平而战于晋阳，思齐不战于河津而战于崤底，譬之腐鼠孤雏，直坐受人缚耳。然又不特此也，思齐以父行倔强，扩廓以私衅称兵，大敌在前，而两虎自斗，遂使明兵直入河南，迅扫上谷，方始解甲西归，输诚结好，忧卞庄之刺，讲廉、蔺之欢，呜呼，晚矣。

以予观之，唐起冀方，混一区宇，秦据雍州，蚕食六国，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机，怯于公战，正所谓倔强蓁莽之间，迁延岁月之命，岂真伏义勤王，有深图远算之概哉！至于韩扎儿之河、隍剽掠，张良臣之庆阳复叛，而明师乃能西临驿马，东叩大同，出奇无穷，料敌制胜，则晋室之表里山河，秦地之 奥区陆海，安得不为新主资也。

卷十

○故元遗兵

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，上以王保保为西北边患，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都督冯胜为右副将军，御史大夫邓愈为左副将军，汤和为右副将军，往征沙漠。上问诸将曰：“元主迟留塞外，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，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，不灭不已。卿等出师，当何先？”诸将皆曰：“保保之寇边者，以元主之犹在也。若以师直取元主，则保保失势，可不战而降。”上曰：“王保保方以兵临边，今舍彼而取元主，是忘近而趋远，失缓急之宜，非计之善。吾意欲分兵二道：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，捣定西，以取王保保；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，入沙漠，以追元主，使彼此自救，不暇应援。元主远居沙漠，不意吾师之至，如狐豚之遇猛虎，取之必矣。事有一举而两得者，此是也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遂受命而行。

二月，北平守御华云龙克云州，获元平章火儿忽答、右丞哈海等。大同指挥金朝兴克东胜州，获元平章荆麟等。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克武州、朔州，获元知院马广等。

夏四月，大将军徐达率师出安定。初，达师至平西，王保保退屯车道岘，达遣左副将军邓愈立栅逼之。至是，出安定，驻沈儿峪口，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，一日数战。王保保发兵千余人，出间道，从东山下，潜劫东南垒，一军皆惊。左丞胡德济仓卒不知所出，达率亲兵击之，斩东南垒赵指挥及将校数人以徇，军中股栗。明日，整众出战，诸军争奋，遂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，擒元郯王、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、平章韩札儿、虎林赤、严奉先、李景昌、察罕不花等官一

千八百六十五人，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，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，骆驼驴骡杂畜称是。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，至黄河，得流木以渡，遂由宁夏奔和林。都督郭英追至宁夏，不及而还。保保至和林，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。徐达以胡德济失律，械送京师，上念其旧劳，特赦之。仍遣使谕达曰："将军欲效卫青不斩苏建，独不见穰苴之待庄贾乎？胡左丞失律，正当就军中戮之。今归之朝廷，朝廷必议其功过。彼常守信州，救诸全，皆有功，不忍即加诛。惧将军缘此缓其军法，是用遣使即军中谕意。"

五月丁酉，左副将军李文忠、左丞赵庸师出野狐岭，擒元平章祝真，进败元太尉蛮子、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剌等于白海之骆驼山。遂次开平，元平章尚都罕等降。都督孙兴祖率燕山右卫指挥平定、大兴左卫指挥庞 ，兵次三不剌川，遇元兵力战，皆没于五郎口。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率兵至落马河，及元太尉买驴战，死之。

癸卯，李文忠克应昌。文忠率师趋应昌，未至百余里，获元骑问之，知四月二十八日庚申君已殂。文忠督兵兼程而进，遇元兵，一战败之。追至应昌，围其城，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并后、妃、宫人、诸王、省院达官、士卒等，宋代玉玺、金宝一十五，宣和殿玉图书一、玉册二，镇国玉带、玉斧各一，及驼马牛羊无算，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。文忠率精骑追之，至北庆州，不及而还。道兴州，降其兵民三万七千人，至红罗山，又降其兵民万六千余人。捷闻至京师，百官称贺，上命礼部榜示，凡经仕元者不与。又以庚申君不战而奔，克知天命，谥曰顺帝。上又自为祭文曰："生死废兴，非一时之偶然，乃天地之定数。古之圣贤，于是四者一或临之，不为之变，何也？盖知天命而不惑者也。君之祖宗，昔起沙漠，弯弓矢，入我中国，横行天下，九彝八蛮，尽皆归之，非天命不至此。及君之父子，正当垂衣守成之时，而盗生汝、颍，华夏骚然，号令不行，以致失国。此人事欤？天道欤？朕于其时，非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，乃代君家而为民主，亦莫非天命也。曩者，君王沙漠，朕主中国。君与群臣

乃固执不移，致边警数兴。今闻君没于沙漠，朕用恻然。特遣人致吊，奠以牲醴，以享尔灵，尔其鉴之！”

六月，李文忠遣人送俘获元诸王买的里八剌等及其宝册至京师，省臣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庙，宝册令百官具朝服进。上曰：“宝册贮之库，不必进也。古者虽有献俘之礼，武王伐殷，曾用之乎？”宪对曰：“武王事殆不可知，唐太宗尝行之。”上曰：“太宗是待王世充，若遇隋之子孙，恐不行此礼。元人入主中国，百年之内，生齿甚繁，家给人足，朕之祖先亦预享其太平。虽古有献俘之礼，不忍加之，只令服本俗衣以朝。朝毕，赐以中国衣冠，就令谢恩。”复谓宪曰：“故国之妃，朝于君者，元有此礼，不必效之，亦令衣本俗衣，于中宫朝见。见毕，赐中国之服，亦令谢恩。”乙亥，买的里八剌朝见奉天殿，其母及妃朝见坤宁宫，俱赐以中国服，及赐第宅于龙山，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。丁丑，颁平定沙漠诏于天下，仍遣使赍诏谕安南、高丽、占城。是日，百官表贺，上谕之曰：“当元之季，君则晏安，臣则■扈，国用不经，征敛日促，天怒人怨，盗贼蜂起，天下已非元有矣。朕取天下于群雄，非取天下于元氏。向使元君克畏天命，不自暇逸，其臣各尽乃职，罔敢骄奢，天下豪杰其得乘隙而起耶！”遣使诏谕元宗室部落臣民。

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静乐岢岚山中，结寨自固。至是，率众寇武州，太原指挥程桂等击败之。追至龙尾庄，四大王遁走，获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。

乙酉，左副将军邓愈招谕吐番，元陕西行省吐番宣慰使何锁南普诣军门降，镇西武靖王卜纳刺亦以吐番诸部来降。追元豫王至西黄河，抵黑松林，杀阿撒秃干。于是河州以西，甘朵、乌思藏等部皆来归，征哨极甘肃西北数千里始还。九月，命指挥韦正守河州。正初至河州，城邑空虚，人骨山积，将士见之，咸欲弃去。正语之曰：“正受命率公等出镇边陲，当不避艰险，报国恩。今既至此，无故弃去，一

旦遂生戎心，其谁御之？吾与若等死亡无地，妻孥不得相保，毋宁死于王事乎！”于是众感激如命。正日夜抚循军民，河州遂为乐土。

冬十一月壬辰，大将军徐达、左副将军李文忠等还至龙江，车驾出劳于江上。四年春正月，命魏国公徐达往北平训练军士，缮治城池，给守边将士衣。

二月甲戌，元辽阳守将平章刘益降。先是，遣断事黄俦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，益遂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兵马钱粮之数，遣右丞董遵、佥院杨贤奉表来降。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，以益为指挥同知。未几，元平章洪保保、马彦 共谋杀益。张良佐、房 复擒彦 杀之，保保走纳哈出营，辽东之众因推良佐、 权卫事。至是，良佐以闻，并遣使贡马，上元所授印章、宣敕、金牌，献贼杀刘益逆党，仍上其事于中书省曰：“本卫地方辽远，僻处海隅。肘腋之间，皆为敌境。元平章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，知院哈刺张屯驻沈阳古城。开元则有丞相也速之兵，金山则有太尉纳哈出之众，彼此相依，互为声援。今洪保保逃往其营，必有构兵之衅。乞留断事吴立镇抚军民，先将逆党八丹、知院僧儿械送京师。”诏以良佐、 为辽东卫指挥佥事。

魏国公徐达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散处卫府，籍为军者给衣食，籍为民者给田以耕，凡已降而内徙者三万四千五十六户。寻命达自北平往山西操练士马。

秋七月，辽东卫奏元纳哈出据金山为边患，遣黄俦赍书谕之曰：“比者元纲解纽，红巾起于汝、颍，群盗 扁于中原，僭名号者继出。小明王称帝于亳，徐真一称帝于蕲，陈友谅称帝于九江，张士诚称王于姑苏，明玉珍称帝于西蜀。拥兵数万，割据中原，垂二十年。朕本淮民，为群雄所逼，集众渡江，与将军会于太平，比待他俘，特加礼遇。且知将军为名家，特释北归，今又十七年矣。朕见群雄无成，遣兵四出，北平中原，南定闽、粤，东取方氏，西收巴蜀，四帝一王，皆为俘馘，元君奔亡，华夏悉定，此天命非人力也。近闻将军

居金山，大张威令。吾兵亦守辽左，与将军旌旗相望。将军若能遣使通问贡献，姑容就彼顺其水草，自守一方。不然，大厦将倾，非一木可支，衅之后先，惟将军自思之。”俦至金山，纳哈出拘留不还。

置辽东都指挥使司，以马云、叶旺为都指挥使，吴泉、冯祥为同知，王德为佥事，总辖辽东诸卫军马。上以刘益之变，纳哈出未附，特命云等镇之。云等由登莱渡海，驻兵金州，招降元参政叶廷秀，攻走平章高家奴，遂进至辽东，完城缮兵，一方遂安。命靖海侯吴祯帅舟师运饷辽东。

淮安侯华云龙统兵至云州，谍知元平章僧家奴营于牙头，夜遣精兵袭之，突入其营，擒僧家奴，尽俘其众，获驼马四百余匹。进至上都大石岸，攻破刘学士寨，击败驴儿国公于高州武平，悉众北奔。又遣指挥孙恭等帅兵口北，招谕惠王伯都不花、储王伯颜不花、宗王子蛮伯帖木儿等。冬十二月丙戌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，上命赐第宅、袭衣、什器等物，仍月给钱米有差。

五年春正月乙丑，诏赐魏国公徐达、曹国公李文忠、宋国公冯胜交趾弓五十、彤弓百。庚午，命达为征虏大将军，出中路，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出东路，胜为右副将军，出西路，三道并进，以清沙漠。中路由雁门趋和林，东路由居庸出应昌，西路由金兰趋甘肃。

三月，徐达抵山西境，都督蓝玉为前锋，败保保游骑于野马川。丁卯，复败保保于土剌河，保保遁，与贺宗哲合，而拒我师于岭北。时师数发，■而心轻敌，骤与之战，不利，死者万余人。达固垒而救之，故彻侯功臣无死者，保保亦不敢入塞。偏将军汤和遇别部于断头山，亦败。

冯胜师次兰州，傅友德率骁骑五千为前锋，直趋西凉，遇元沙实罕兵，击败之。追至永昌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刺罕口，大获其

辎重牛马。进至扫林山，胜等师亦至，共击元兵，走之。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，追斩四百余人，降太尉锁纳儿加、平章管著等。

夏六月戊寅，元将上都驴知大军至，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。胜抚辑其民，留兵守之。进至亦集乃路，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。师至别笃山，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，追获其平章长家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。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，又败其兵，获金银印、马驼牛羊二万而还。

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兵至口温，敌闻之，夜弃营遁，获其牛马辎重无算。遂进至合刺莽来，敌部落惊溃。复进至胪朐河，文忠下令曰：“兵贵神速，千里袭人，难以负重。”乃留辎重胪朐河，令部将韩政等守之，士卒人持二十日粮，兼程而进。至土剌河，元太师合剌章蛮子悉众渡河，留其妻子北向，而严骑以待。文忠督兵力战，战数合，敌稍却。复进至阿鲁浑河，敌兵益众，搏战不已。文忠马中流矢，急下马持短兵接战。从者刘义直前奋击，以身蔽文忠。指挥李荣见事急，以所乘马授文忠，自夺敌骑乘之。文忠得马，气益厉，据鞍横槊，麾众更进。于是士卒鼓勇，皆殊死战，敌败走。逐北至骋海，敌兵益大集，文忠乃勒兵据险自固，而多张疑兵，纵所获马畜于野，示以闲暇。居三日，敌疑有伏，不敢逼，稍稍引去，文忠亦解而归。迷失道，至桑哥儿麻，乏水，渴死者甚众，文忠患之。忽所乘马跑地长鸣，泉水涌出，士马赖以俱济。是役也，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，粮且尽，遇元兵，士卒疲乏不能战。时奋勇独引麾下数百人，跃马大呼，击败之，掠其辎重牛马还，军复大振。曹良臣至阿鲁浑河，孤军深入，败没，骁骑卫指挥使周显、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、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死焉。秋七月乙未，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。

九月丁巳，吴祯遣送辽东元平章高家奴，知枢密院高大方，同佥高世举、张海马，辽阳路总管高赋等至京师。冬十一月壬申，命赏甘

肃京卫军士。时冯胜等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，上曰："祭遵为将，忧国奉公，曹彬平江南，所载惟图书。汝等当法古人，省躬以补过。"诸将叩头谢。十二月壬寅，遣使赍书与元幼主。又与元臣刘仲德、朱彦德书曰："人臣致身于君，贵有终始。至正之君，蒙尘而崩，幼主初立，朝之大臣无不叛去，独二生竭力事之，诚可嘉尚。今特遣使者谕君数事，且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剌拉归。二生宜察之，毋教人以倔强绝父子之道，尔君宗祀不绝，二生家族亦可长保。如其不然，六军出讨，旌旗蔽塞于阴山，二生身膏草野，固奇男子事也，或不能徇国，偷生免死，何面目与朕相见！惟熟虑之。"

六年春正月壬子，命魏国公徐达、曹国公李文忠往山西、北平练兵防边。夏四月，华云龙奏上诸关防守事宜："东自永平、蓟州、密云西至五灰岭外隘口，通一百二十一处，相去约二千二百里。其王平口至官坐岭关隘有九，约去五百余里，俱冲要之地，并宜设兵守之。紫荆关及芦花山岭尤为要路，宜设千户所御守。"从之。六月甲申，武、朔等州边警。时大将军徐达驻师临清，报至，遣临江侯陈德、巩昌侯郭兴将兵击之。秋八月丙子，河州土门峡边警，千户王才战死。陈德、郭兴兵至达答剌海子口遇敌骑，击败之，生擒其同佥实都等，斩首六百级，获驼马牛羊千头，余众溃去。冬十月，凉州屡有边患，都指挥宋晟率兵讨之，追至亦集之地，斩其渠帅也速儿，杀获甚众，又招降其国公吴把都等。

十一月壬子，徐达等击元兵于怀柔三角村，擒其平章康同佥。李文忠出朔州，擒元太尉伯颜不花。七年春正月，曹国公李文忠败敌于白登，俘其国公孛罗帖木儿。

文忠驻代县，遣将各出，擒平章陈安礼、木厝飞于三不刺，斩其将珍珠骡于顺宁阳门。二月癸亥，临江侯陈德获鞑靼秃鲁迷失等九十七人于会宁诸处，六安侯王志获鞑靼一百余人于朔州诸处，俱送京。

三月丁卯，敕大将军徐达分布六安侯王志、南雄侯赵庸驻山西，荥阳侯杨 、汝南侯梅思祖驻北平屯种。达与李文忠、冯胜还京师。

乙亥，兰州八里麻民郭买的叛，诱番兵入寇，诏立赏格购捕之。兰州卫遣其兄着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，郭买的不从，着沙、火石歹夜斩其首以归。事闻，上曰："买的罪固当死，然为兄弟者，告之不从，执之而已，手自刃之，有乖大伦，若赏之，非所以令天下也。但以所获牛马给之。"

夏四月己亥，都督佥事蓝玉率兵攻兴和，元将脱因帖木儿弃城走。丙辰，命宋国公冯胜、卫国公邓愈、中山侯汤和、巩昌侯郭兴复镇北边。戊午，都督佥事金朝兴等获元太尉卢伯颜不花、平章帖木儿不花等于黑城子等处。河南都指挥使缪道获元参政等官于圣山儿等处而还。

秋七月，曹国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宁高州火石崖，克之，斩元宗王朵朵失里，擒承旨百家奴。八月丙辰，追击之于丰州，擒其帅十二人，部众百余人，马驼牛羊万计。鲁王败走，追斩之，获其妃蒙哥及其印，并斩其司徒答俊海、平章把都、知院忽都等。

九月丁丑，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还。上谓廷臣曰："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南来五载，能无父母乡土之情！"于是厚礼而归之，选老成宦者二人送行。复遗其父爱猷识理达腊织文金绮锦衣各一袭。辞行，上谕之曰："尔本元君子孙，国亡就俘。曩即欲遣归，以尔年幼，道里辽远，恐不能达。今既长成，朕不忍令尔久客于此，故特遣归，见尔父母，以全骨肉之恩。"又谕二宦者曰："此尔君之嗣也，不幸至此，长途跋涉，尔善视之。"因遗书谕元主爱猷识理达腊。

八年夏五月，诏永嘉侯朱亮祖同颍川侯傅友德率师往北平备边。八月，故元王保保卒。保保自定西之败走和林，元嗣主复任以政，后从徙金山之北。至是，卒于合剌那海之衙庭，其妻毛氏亦自缢死。上

一日宴，谓群臣曰：“天下谁为男子者？”皆对曰：“无如常国公，所将不过万人，而横行无留阵。”上乃拊髀叹曰：“是遇春耶！我得而臣之。我竟无以臣王保保，真男子也。”竟册其妹为秦王妃。

冬十二月癸巳，元太尉纳哈出寇辽东，守将马云、叶旺击败之。先是，上敕辽东都司曰：“今天寒冰结，敌必乘时入寇，宜坚壁清野以待之，慎勿与战，使其进无可得，退有后虑。伏兵险阻，扼其归路，可坐而致也。”至是，果入寇。都指挥使马云等探知纳哈出将至，命盖州卫指挥吴立、张良佐等严兵城守，敌至，坚壁勿战。及纳哈出至，见城中备御严，不敢攻，乃越盖州城径趋金州。时金州城垣未完，军士寡少，指挥韦富、王胜等闻寇至，督励士卒，分守诸城门，选精锐登城以御之。纳哈出礻卑将乃刺吾自恃其骁勇，率数百骑径至城下挑战。城上发弩射之，乃刺吾被伤闷绝，遂获之，寇势大阻。富等复纵兵出击，纳哈出不利，虑援兵且至，引兵退走。以盖州有备，不敢经其城，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归。都指挥叶旺策其将退，先引兵趋柞河。自连云岛至窟驼塞十余里，缘河叠冰为墙，以水淋之，经宿，皆凝冱，隐然如城。藏钉板于沙中，设■马 于平地，伏兵以待之。命老弱卷旗登两山间，戒以闻炮即■旗。马云于城中亦立大旗。令定辽前卫指挥周鹗及吴立等各严兵以候，四顾寂若无人。已而敌骑至，旺等俟其过城南，炮发，伏兵四起，两山旌旗蔽空，鼓声雷动，矢石雨下。纳哈出仓皇北奔，趋连云岛，遇冰城，马不能前，皆■入 中，遂大溃。云于城中亦出兵追击，至将军山必栗河，斩戮及冻死者甚众。旺等复乘胜追至猪儿峪，获其士马无算，纳哈出仅以身免。

九年春正月，擢马云、叶旺都督佥事。命中山侯汤和、颍川侯傅友德帅师往延安防边，谕曰：“自古重边防，边安则中国无事，而四裔可以坐制。今延安地控西北，元骑聚散不常，若待其入寇而后防之，则塞上之民必将受害。卿等至边上，当严为之备，虽不见敌，常若临敌。”三月，汤和等至延安，元伯颜帖木儿遣人请和。上闻之，召诸将悉还，独留傅友德屯边以备之。敕谕友德曰：“无事而请降，兵法所

戒，尔其慎之！”四月，伯颜帖木儿果乘间犯边，傅友德设伏大败之，俘其众，获马畜辎重无算，元平章兀纳歹遂执伯颜帖木儿以降。

十一月，吐番所部川藏邀阻乌思藏使者，掠其辎重。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，都督沐英为副将军，率兵讨之。十年夏四月，邓愈、沐英等至西番，分兵为三道，并力齐入番部川藏，覆其巢穴，穷追至昆仑山，斩首无算，俘男女一万，获马五千牛，羊十三万。十一月，都督濮贞征高丽，被执不屈，死之。已而高丽龙川、郑白等来降，敕辽东守将潘敬、叶旺勿纳，以破其奸。十一年春正月，北平警。五月，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殂，子脱古思帖木儿立。秋八月，西番、洮州等处戎寇乱，命西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，率都督蓝玉等统兵征之。首取甘朵，降其万户乞达迦，平其部落，俘获无算。洮州十八族番酋据纳麟七站之地，英进兵击之。十二年春二月戊戌，命曹国公李文忠往河州、岷州、临洮诸处督理军务。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，番寇三副史阿卜商等率众遁去。我军追击之，获碛石州叛逃土官阿昌、七站土官失纳等，斩之，遂于东陇山南川度地势筑城戍守。遣使请事宜，上曰：“洮州，西番门户，今筑城戍守，是扼其咽喉也。”遂命置洮州卫，设官领兵守之。英进击西番，擒三副使瘿子等，班师。

夏六月，命都督马云率兵征大宁。十三年春三月，元国公火脱赤、知院爱足屯和林，为边患，命西平侯沐英总陕西兵讨之。由亦集乃渡黄河，历贺兰山，涉流沙，至其境。去营五十里，英下令分军为四，一袭其背，一掩其左、右，英率骁骑当其前，夜衔枚以进，合而围之。火脱赤等骇惑不知所措，皆俯首就擒，获其全部以归。

十四年春正月戊子，元平章乃儿不花等寇边，命大将军徐，达左右副将军汤和、傅友德率师讨之。夏四月，达率诸将出塞，友德为前锋。军至北黄河，敌骇遁。友德选轻骑夜袭灰山，克之，擒其平章孛罗不花、太史文通等。沐英领兵出古北口，独当一面，捣高州、嵩州、全宁诸部，过驴驹河，获知院李宣并其部众而还。

十五年五月，上闻士卒海运多溺死者，命群臣议辽东屯田。

十八年二月，国子监祭酒宋讷献守边策，大略谓："备边在足兵，足兵在屯田。宜选诸将军智谋勇略者数人，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。随其高下，立法分屯，布列缘边之地，远近相望，首尾相应，遇敌则战，寇去则耕，此长久之法也！"上嘉纳之。

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，命宋国公冯胜为大将军，颍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，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，南雄侯赵庸、定远侯王弼为左参将，东川侯胡海、武定侯郭英为右参将，率师北征纳哈出。上谕胜等曰："纳哈出诡诈，未易得其虚实。尔等且驻师通州，遣人觇其出没。彼若在庆州，宜以轻骑掩其不备。既克庆州，则以全师径捣金山，出纳哈出不意，必可擒矣。"既而复遣前所获乃剌吾北还，以书谕纳哈出等。

二月甲申，冯胜等兵至通州，遣逻骑出松亭关，闻敌骑有屯庆州者，遣右副将军蓝玉将轻兵出关袭之，杀其平章果来，擒其子不兰奚，获人马而还。

三月辛未，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、宽河、会州、富峪四城遂驻兵大宁。夏六月庚午，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，率大军趋金山。辛未，上敕谕胜等："纳哈出去金山未远，以兵促之，势必来降且元主谓我得志，无意穷追，必顺逐水草，往来黑山、鱼海之间，掩其无备，彼众可尽获也。"丁酉，胜等至辽河东获纳哈出屯卒三百人，马四百余匹，遂进师驻金山之西。时乃剌吾还至松花河，纳哈出见之大惊，相劳问，乃剌吾因谕以朝廷送还之意。纳哈出喜，即遣其左丞刘探马赤、参政张德裕至军门献马，且因以觇我。胜遣人送赴京师。乃剌吾复备以抚恤之恩语其众，由是部落多有降意。时临江侯陈镛所部与大将军异道相失，陷敌，死之。丁未，胜等率师 俞金山至女直若屯，纳哈出部将全国公观童来降。初，纳哈出分兵为三营：一曰榆林深处，一曰养鹅庄，一曰龙安一秃河。辎重富厚，畜牧蕃息，元主数招之不

往。至是，大将军逼之，纳哈出计穷，乃刺吾因劝之降。纳哈出犹豫未决，胜遣马指挥往谕之。纳哈出乃遣使至大将军营，阳为纳款，而更觇兵势。胜即遣蓝玉往一秃河受之，使还报，纳哈出指天啧啧曰：“天不复与我有此众矣！”遂率数百骑诣蓝玉降。玉大喜，出酒与之饮，甚相欢。纳哈出酌酒酬玉，玉解衣以衣之，谓曰：“请服此而后饮。”纳哈出不肯服，玉亦持酒不饮。争让久之，纳哈出取酒浇地，顾其下咄咄语，将脱去。时郑国公常茂在座，其麾下赵指挥者，解胡语，以告茂，茂直前搏之，纳哈出大惊，起就马，茂拔刀砍之，伤臂不得去，耿忠遂以众拥之见胜。纳哈出所部妻子将士凡十余万，在松花河北，闻纳哈出被伤，遂惊溃。余众欲来追，胜遣前降将观童往谕之，于是其众悉降，凡四万余，羊马驼驴辎重亘百余里。纳哈出有二侄不肯降，胜遣人谕之，乃折弓矢于地，亦来降。胜以礼谕纳哈出，加慰谕，令耿忠与同寝食，遣使奏捷，奏常茂惊溃降众，遂班师。悉以纳哈出来降将卒妻子及其辎重俱南行。仍以都督濮英将骑兵三千为殿。初，纳哈出之降也，余众惊溃者皆窜匿，及闻大军还，以其降众俱行，甚恨之，乃设伏于途，候大军过而邀之。英等后至，伏发，猝为所乘，众寡不敌，英马蹶被执。英绝食不言，乘间剖腹而死。

秋七月丁酉，纳哈出所部营王失刺八秃等来降。八月壬子，上闻冯胜等在军中多不律，遣使戒谕之。癸酉，冯胜械常茂至京。茂，胜之 胥也。胜每于众中卑折之，茂不能堪，出不逊语，胜衔之。及纳哈出降而众惊溃，胜乃归咎于茂，奏之。茂至，陈所以降纳哈出之故。上曰：“如尔言，胜亦不得无罪。”命收其总兵印，召胜还，令永昌侯蓝玉总兵代之。

九月戊寅，纳哈出至京，封为海西侯。诏左副将军傅友德编集新附军士，驻兵大宁防寇。丁未，以永昌侯蓝玉为大将军，延平侯唐胜宗、武定侯郭英为左、右副将军，都督佥事耿忠、孙恪为左、右参将，率兵讨残元，肃清沙漠。冬十一月甲午，蓝玉奏“元丞相哈剌章、乃儿不花遁入和林，乞进兵剿灭。”许之。

二十一年夏四月，蓝玉率师自大宁进至庆州，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，间道兼程而进。乙卯，师至百眼井，去捕鱼儿海四十余里，哨不见敌，玉欲引兵还。王弼曰："吾等提十万众，深入沙漠，未见敌而班师，何以复命！"玉然之。弼复请戒诸军，皆穴地而爨，毋令敌望见烟火，师遂进丙辰，至捕鱼儿海南饮马，侦知元主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。玉以弼为前锋，直薄其营。敌始谓我军乏水草，不能深入，不设备。又大风扬沙画晦，军行皆不知。元主方欲北行，整军马皆北向。忽大军至，其太尉蛮子仓卒拒战，击败之，杀蛮子，其众遂降。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天保奴、知院*怯来、丞相失烈门数十骑遁去。玉率精骑追之，不及，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，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，其詹事院同知脱因帖木儿将逃，失马窜草间，擒之，及追获吴王*儿只、代王达里麻、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，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，得宝玺、图书、金银印章、马驼牛羊车辆，各籍数入奏。聚其甲兵悉焚之，遂班师。

二十二年夏五月癸巳，置太宁、福余、■颜三卫于兀良哈，以故元归附阿礼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，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，海撒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，脱鲁忽察儿为为*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。

秋七月，元也速迭儿弑其主脱古思帖木儿，立坤帖木儿。其部属皆奔散，元裔日微。二十三年春正月，命傅友德为大将军，率列侯赵庸、曹兴、王弼、孙恪等赴北平，训练军马，听燕王节制，出征沙漠。敕王弼以雪速进。"癸巳，遂抵迤都，隔一碛，敌不知也。乃先遣指挥观童径诣其营。观童与乃儿不花有旧，至则相抱持泣。仓卒之顷，我师已压其营。众大惊，乃儿不花等欲上马走，观童谕以燕王至，毋恐。乃儿不花与俱诣军门降，燕王降辞色待之，赐之酒，慰谕遣还。乃儿不花大喜过望，于是悉收其部落、马驼牛羊而还。报捷京师，上大喜曰："肃清沙漠者，燕王也！"

二十四年春三月，元辽王阿札失理寇边，命颍国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讨之。五月，至哈者舍利王道，友德遽下令班师，敌闻，信之。越二日，忽趋师深入。六月，至黑岭、鸦山等处洮儿河，获人口马匹，驻师金鞍子山。七月，复征黑岭、寒山，至磨钅兼子海、兰尖山，追其渠札都，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。追达达兀剌罕，掩袭其众，大获而还。

八月哈密寇边，命都督宋晟、刘真率师讨之。九月，晟等破哈密，擒其王子别别怯、豳王桑里失哥、知院岳山等，杀其国公阿■只，俘众一千三百人。

二十五年夏四月，凉国公蓝玉率将士追逃寇祁者孙，遂进征西番罕东之地。五月，蓝玉兵至罕东，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真州，土渠合昝等遁去。寻奉诏移兵，讨建昌叛帅月鲁帖木儿。秋七月癸未，四川都指挥使瞿能率兵至双狼寨，攻破之，擒伪千户段太平等，其众大溃。月鲁帖木儿遁去，能督兵追捕，进攻托落等寨，拔之。月鲁帖木儿复遁，能转战而前，破水寨关及上匾寨，进至打冲河三里所，与月鲁帖木儿遇，大战，破走之，俘其众五百余人，溺死者千计，获牛马无算。官军入德昌，知府安德渡打冲河遁去，能遂调都指挥同知陶凯分兵入普济州搜捕之，获。驾桥于打冲河，遣指挥李华引兵追托落寨余孽。进至水西，斩月鲁帖木儿把事七人，其截路寨土渠长沙纳的等皆中矢死。能还攻天星、卧漂诸寨，皆克之，先后俘杀千八百余人。月鲁帖木儿复遁入柏兴州，九月，罕西西番叛入寇，命都督宋晟总兵讨平之。十一月甲午，蓝玉兵次柏兴州，遣百户毛海以计诱致月鲁帖木儿并其子胖，其众悉降。送月鲁帖木儿至京师，伏诛。玉奏：“四川之境，地旷山险，控扼西番，宜增置屯卫。顺庆府镇御巴梁、大行诸县，其保宁千户所，北通连云栈，宜改为卫。汉州、灌县西连松、茂、碉黎，当土番出入之地；眉州控制马湖、建昌、嘉定，接山都、长九寨，俱为要道，皆宜置军卫。”下群臣议，行之。

都督周兴帅兵讨元逆臣也速迭儿。兴追至彻彻儿山，破之。十二月壬申，冯胜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、平阳民为兵伍，置卫屯田。东胜立五卫，大同立五卫，大同迤东立五卫。卫五千六百人。

二十九年春三月，宁王权言："骑兵巡塞，见有脱辐遗道上，恐敌兵往来，有盗边之举。"上曰："狡寇多奸，此必示弱，诱我军耳。"于是敕燕王选精卒抵大宁，沿河南北觇北兵所在，随宜掩击。甲子，燕王率诸军北至彻彻儿山，遇元兵，与战，擒其将索林帖木儿等数十人。追至兀良哈秃城，遇兀剌兀海，战败之。

三十年春正月，命耿炳文、郭英巡西北备边。五月己巳，敕晋、燕、代、辽、宁、谷六王勒兵备边，戒勿轻战，俟敌分散骄怠，邀截要路击之。三十一年夏四月，命燕王率诸王防边。敕曰："北骑南行，不寇大宁，即袭开平。可召西凉都指挥张文杰、庄得，开平都督宋真、宋晟，辽东武定侯郭英等，皆以兵会。辽王以护卫军悉数北出，山西、北平亦然。令郭英、宋真、宋晟翼于左，庄得、张文杰翼于右，尔与代、辽、宁、谷五王居其中，彼此相护，首尾相救。兵法：'示饥而实饱，外钝而内精。'尔其察之。"五月戊午，敕左军都督杨文往北平，并燕、谷、宁三府精锐往开平，从燕王防边。敕郭英总兵往辽东，随辽王屯开平迤北险要防边，仍听燕王节制。乙亥，命燕王总帅诸王防边。敕曰："朕观成周之时，天下治矣。周公告成王曰：'诘尔戎兵。'安不忘危之道也。朕之诸子，汝独才智，秦、晋已薨，汝实为长，攘外安内，非汝而谁？尔其总率诸王，相机度势，用防边患，奠安黎民，以答上天之心，以副吾付托之意。其敬慎之，毋怠。"

谷应泰曰：塞下之险，东起开、铁，北历喜峰，西亘偏头、五灰，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遥，乃欲阻长城而堵之，列亭障而蔽之，设险守国，盖其难哉。

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，与汉、唐异。汉、唐之主，所称胜国之孽者，悉中原之人耳。干符一御，丑类尽歼，宝 攸归，余胤革面。然而汉围白登，唐苦突厥，内地既辑，边患乘之，强弩之末，殊未可以易视也。又况顺帝北出渔阳，旋舆大漠，整复故都，不失旧物，元亡而实未始亡耳。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，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，纳哈出一军驻金山，失喇罕一军驻西凉，引弓之士，不下百万众也，归附之部落，不下数千里也，资装铠仗，尚赖而用也，驼马牛羊，尚全而有也。假令 带林祭纛，大举报仇，田单一鼓而下齐，申胥七日而救楚，岂得云惰归之气，没世不复欤！

然而太祖之攻之也，分兵二道。一出西安以捣定西，一出居庸以捣沙漠，则云中、雁门之势断矣。及其再举也，分兵三路。徐达出中路，李文忠出东路，冯胜出西路，则卢龙、榆关之援又绝矣。而且筑东胜之险，是南仲之城朔方也，设屯田之利，是充国之守金城也，宜乎左丞右帅，东底开平，邓愈、沐英，西临弱水，虽贰师之入大宛，张骞之通属国，其长驾远驭，未有若斯之极也。厥后应昌之捷，买的就俘，武平之战，惠储归命，于是犁幕南而无庭，过阴山而恸哭，元氏旧墟，几乎尽矣。至于设伏马陵，扬水疏勒，则桑哥儿之跑地，橐驼塞之冰城，似有神助，功亦烂焉。

若夫燕、云割弃四百余年，石晋以来，复还版图，岂景纯定限，南北更合，将卫、霍树绩，王者无外耶！

卷十一

○太祖平夏

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春，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。玉珍，随州人，世农家。身长八尺，目重瞳，以信义为乡党所服。初闻徐寿辉兵起，集乡兵屯于青山，结栅自固。未几，降于寿辉，授元帅，隶倪文俊麾下，镇沔阳。与元将哈林秃战湖中，飞矢中右目，微眇。十四年，以兵千人，桨斗船五十，溯夔而上。时青巾盗李喜喜聚兵苦蜀，元义兵元帅杨汉以兵五千御之，屯平西。右丞相完者都镇重庆，置酒饮汉，欲杀之。汉觉，脱身走，顺流下巫峡，遇玉珍，讼之，且言重庆可取状。玉珍未决，万户戴寿曰："攻重庆，事济据蜀，不济归，无损也。"从之。遂进克其城，完者都遁，父老迎入城。玉珍禁侵掠，市肆晏然，降者相继。

十八年，完者都自果州来攻重庆，屯嘉定之大佛寺，明玉珍使明三御之。明三，黄陂人，骁勇善战，玉珍弟畜之，后复姓名曰万胜。又密遣猛士夜眼陈劫乌斗山寨，捣嘉定，皆下之，惟大佛寺未下。玉珍亲济师，旬日城溃，完者都、参政赵资、平章郎歹革皆死之，人称"三忠"。道出泸州，自访元进士刘祯，喜曰："吾得一孔明也。"

二十一年，明玉珍称陇蜀王。初，玉珍谋讨陈友谅，乃整兵守夔关，不与通，复立庙以祀徐寿辉。至是，遂自称陇蜀王。二十二年春三月，明玉珍僭称帝于蜀，国号大夏，改元天统。

仿周制设六卿，又置翰林院承旨学士、国子监等官，赋税十取其一，开廷试，置雅乐供郊祀之祭，皆刘祯为也。二十三年，明玉珍遣万胜等三道攻云南，梁王孛罗走金马山，胜入城据之。孛罗复集众来

攻，胜败于关滩，引还。二十四年，万胜攻兴元，败还。邹兴克巴州。二十五年九月，夏主明玉珍以万胜、戴寿为左、右丞相。遣参政江俨来通好，命都事孙养浩报之。是年，万胜取兴元。二十六年春三月，夏主明玉珍卒，年三十六。玉珍颇节俭，好文学，蜀人安之。子升嗣。升年始十岁，母彭氏同听政，改元开熙。

其都察院张文炳用事，忌万胜，使玉珍义子明昭矫彭氏旨杀之。胜，夏骁将也，兵无不一当百。胜死，夏以不竞。刘祯代为丞相。吴友仁移檄兴兵，升命戴寿讨之。友仁曰："不诛昭，国必不安。昭若朝诛，吾当夕解。"寿乃奏诛昭。友仁入朝谢罪，不问。

九月己亥，夏主明升遣使来聘，使者自言："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险，北有剑阁栈道之阻，古人谓'一夫守之，百人莫过'。而西控成都，沃壤千里，财富利饶，实天府之国。"太祖笑曰："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，而恃山川之险，夸其富饶，此岂自天而降耶！"使者退，太祖因语侍臣曰："吾平日为事，只要务实，不尚浮伪。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，而但夸其国险，固失奉使之职矣。吾常遣使四方，戒其谨于言语，勿为夸大，恐遗笑于人。如蜀使者之谬妄，当以为戒也。"遣参知政事蔡哲往报蜀。哲挟画工同往，图其山川险易以献。太祖览而嘉之，遂为取道伐蜀之张本。

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，遣使以书谕夏主明升。二年秋八月，夏主明升遣使来贡。王师平关陕，蜀人震恐。戴寿谓升曰："大明天子遣将用兵，所向无敌，以王保保、李思齐强盛，竟莫能御，况吾蜀乎！倘一旦有警，计将安出？"吴友仁曰："蜀地非中原比，设有缓急，据险可守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外假交好以缓敌，内修武事以自强。"升从其言，遣使修贡。上赐玺书答之，曰："朕历观古有蜀者，如公孙述、李特、王建、孟知祥辈，皆能乘机取，而善守之道未闻，今足下必图所以善守可也。朕连年出师，所向克捷，皆诸将用命，故能成功。远劳致礼，益见厚意，因使者还，姑以此复。"

冬十月壬戌，遣平章杨 谕明升奉国入觐。升牵于群议不能决。将还，复以书晓之，曰："古者同力度德，同德度义。无可度焉，则为顺图。足下自谓瞿塘、剑阁，一夫负戈，万卒谁何，此皆不达时变相谬误。足下自度，孰与刘备、诸葛孔明，然仅仅能自保。足下疆场，南不过播州，北不过兴元。王师一至，所为足下谋者，各自为计，足下奉老母安归乎？足下即冲幼，当亦痛心老母。顺逆之图，度之而已。"升不能从。

三年夏五月，大将军徐达既出安定，走王保保，乃遣左副将军邓愈招抚土番，而自帅所部攻兴元。以傅友德为前锋，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阳，擒故元平章蔡琳，遂入沔州。分遣礻卑将金兴旺等由凤翔入连云栈，合攻兴元。兴元守将刘思忠、知院金庆祥迎降。留金兴旺、张龙守之，达还军西安。

秋七月，蜀将吴友仁寇兴元，守将金兴旺、张龙出兵击却之。明日，友仁复来攻，兴旺与战，面中流矢，拔矢再战，斩首数百。时城中守兵才三千，友仁兵三万，兴旺以众寡不敌，敛兵入城，遣使间道走宝鸡请援兵。友仁围城，决濠填堑，攻益急。兴旺婴城拒守，发巨炮擂石，敌兵多死伤。时徐达在西安得报，即帅师还屯益门镇。先遣傅友德领兵三千，径趋黑龙江，夜袭木槽关，攻斗山砦。友德令军中人持十炬燃■上，友仁军望见大惊，乘夜遁。

四年春正月丁亥，上亲祀上下神祇，告伐明升。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，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，德庆侯廖永忠为右副将军，荥阳侯杨 、都督佥事叶升等率京卫、荆、湘舟师，由瞿塘趋重庆，颍川侯傅友德为前将军，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，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河南、陕西■骑，由秦、陇趋成都。上谕和等曰："今天下大定，四海奠安，惟川蜀未平耳。朕以明玉珍尝遣使修好，存事大之礼，悯明升稚弱，不忍加兵，数遣赐开谕，冀其觉悟。升乃惑于群议，反以兵犯吾兴元，不可不讨。今命卿等率水陆大军，分道并进，首尾攻之，使彼

疲于奔命，势当必克。但师行之际，在肃行伍，严纪律，以怀降附，无肆杀掠。昔王全斌之事，可以为戒，卿等慎之！”诸将陛辞，上复密谕傅友德曰：“蜀人闻吾西伐，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，北阻金牛，以拒我师。彼谓地险，吾兵难至。若出其意外，直捣阶、文，门户既隳，腹心自溃。兵贵神速，但患卿等不勇耳。”友德顿首受命。仍命宋国公冯宗异往陕西修城池，卫国公邓愈往襄阳训练军马，运粮饷以给征蜀军士。

二月，江夏侯周德兴、指挥胡海等进兵，取蜀之龙伏隘，进夺覃、温阳关。中山侯汤和率师克归州李逢春烽火山寨。分遣南雄侯赵庸、宣宁侯曹良臣帅兵取桑植容美洞，会周德兴合攻茅冈、覃 寨，克之。

三月，平章杨 进次瞿塘，不利。先是，蜀人自谓瞿塘天险，其平章莫仁寿守之，以铁索横断关口。及闻王师临境，又遣左丞戴寿、平章邹兴、副枢飞天张等益兵为固守计。寿等于铁索外北倚羊角山，南倚南城寨，凿两岸壁，引缆为飞桥三，平以木板，置炮石木竿铁铳其上，傍桥两岸，复置炮以拒王师。至是， 师次夔州大溪口，遣指挥韦权率兵出赤甲山，以逼夔州。指挥李某出白盐山下，逼夔府南岸，以攻南城寨。 与都督佥事王简出犬溪口，进攻瞿塘扼江之众。 战不利，赤甲、白盐之师亦退还归州。

颍川侯傅友德受命驰至陕，集诸道兵，扬言出金牛，而使人潜觇，知青州、果阳空虚，阶、文虽有兵垒而守备单弱。于是引兵趋陈仓，选精锐五千为前锋，攀援山谷，昼夜兼行，大军继之。夏四月丙戌，直抵阶州。蜀守将平章丁世真率众来拒，友德击败之，生擒其将双刀王等十八人。世真遁去，遂克阶州。进至文州，距城三十里，蜀人断白龙江桥以阻我师。友德督兵修桥以渡，至五里关。蜀平章丁世真复集兵据险，都督同知汪兴祖跃马直前，中飞石死。友德怒，奋兵急击，破之。世真仅以数骑遁去，遂拔文州。

庚寅，上以汤和、傅友德等伐蜀三月，未得捷报，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右副将军，帅师助之。丁酉，傅友德下青州果阳，留指挥潘忠守之，进兵徇江油、彰明二县，下之，癸卯，遂趋绵州。友德选精锐鼓行而前，别遣都督佥事蓝玉夜袭其垒。蜀守将向大亨军惊扰达旦，友德麾兵乘之，俄大风起，诸军乘风纵击，蜀兵大败，遂克绵州。龙骧卫指挥史鉴死之，大亨走保汉州。友德至汉州，阻水不得渡，乃命军中造战舰百余艘。时蜀人虽失阶、文，犹恃汉水自固，及闻我师造舟进取，乃益震恐。五月己卯，战舰成友。德将进兵汉州，欲以军事达汤和，而山川悬隔。适江水暴涨，乃以木牌数千，大书克阶、文、绵州日月，投汉江顺流而下，蜀守者见之，为之解体。初，蜀人命丞相戴寿、太尉吴友仁等悉众守瞿塘，以扼三峡之险。及闻友德破阶、文，捣江油，寿等乃与友仁分瞿塘守兵还援汉州，以保成都。未至，而友德舟师已逼汉州，向大亨悉兵阵于城下，友德选骁骑击败之。既而寿等兵至，友德下令诸将曰："彼劳师远来，闻向大亨新败，必汹汹，可一战克也。"乃亲帅师迎击寿等，大败之。六月壬午，遂拔汉州，寿与大亨走成都，临江侯陈德追击，又败之，获其卒三千余人，马三百匹，友仁走古城。友德乃以济宁侯顾时守汉州，自将击古城，又大败其众，杀获二千余人，并擒宣慰胡孔彰等，获马骡五百余匹。友仁自古城遁还保宁。

时汤和兵发归州，进攻瞿塘关，以江水暴涨，不得进，乃驻师大溪口，欲俟水稍平。上闻之，恐其逗遛缓事，而傅友德捷书适至，乃诏和曰："傅将军率精锐，冒险深入，克阶、文及青州、果阳、白水江之地。兵既越险，次于平川，蜀人无险可恃，正当水陆并进，使彼首尾受敌，疲于奔命。平蜀之机，正在今日。朕前日所以语尔者，独不记忆乎？何怯之甚也！"诏至，廖永忠遂率所部先进，和犹迟疑不决。会得友德木牌于江流，乃进兵，自白盐山伐木开道，由纸牌坊溪趋夔州。永忠兵先至旧夔州，蜀平章邹兴、副枢飞天张等出兵拒战。戊子，永忠分军为前后阵，军既交，出后军两翼夹击之，兴等大败。明日，复并兵攻之，擒其元帅龚兴，杀溺死者甚众。辛卯，永忠进兵瞿

塘关。永忠以山峻水急，而蜀人设铁索飞桥，横据关口，我舟不得上，乃密遣壮士数百人，舁小舟 俞山度关，出其上流，人持糗粮带水筒以御饥渴。山多草木，令将士皆衣青蓑衣，鱼贯山岩石间，蜀人不觉也。度已至，乃率精锐出黑叶渡，分为两道。夜五鼓，以一军攻其陆寨，一军攻其水寨。攻水寨将士，皆以铁裹船头，置火器而前。黎明，蜀人尽锐来拒，永忠先破其陆寨。既而将士舁舟出江者，一时俱发上流，扬旗鼓噪而下，蜀人出不意，大骇，而下流之师亦拥舟急击，发火炮火筒夹攻，大破之，邹兴中火箭死。遂焚其三桥，断其横江索，擒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，斩首千余级，溺死者无算，飞天张、铁头张等皆遁去。永忠入夔州。明日，汤和兵始至，永忠乃与分道并进。和率步骑，永忠率舟师，约会于重庆。

戊戌，蜀平章丁世真陷文州。先是，傅友德克文州，留指挥朱显忠守之。世真合番寇数万来攻，显忠拒却之。其赵元帅复与世真合兵攻城，城中食且尽，外援不至，部下皆曰：“与其陷死地，孰若出城求生路乎？”显忠厉声曰：“为将守城，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，岂有求活将军邪！”诘旦，世真攻益急，显早出东门拒战，而世真复攻西门。日且暮，显忠被创，裹疮决战，力不支，城破，死之。千户王均谅被执不屈，蜀人磔之于文州东门。初，显忠领士卒七百人，及城破，仅百余人。既而友德调丘来援，世真弃城走。事闻，恤显忠、均谅家。夏守金州九龙山寨平间愈思忠率官属军民二千三百余人，诣友德军门降，献良马千匹。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，上命还其马，赐第居京师。世真复率余党寇秦州，攻围五十余日，城中食尽，括牛畜以食军。友德调兵来援，击走之。世真逃窜山岩，自以拒敌官军，杀伤者多，惧不敢出，夜宿梓潼庙中，为帐下小校所杀。及蜀平，小校赴京言状，上曰：“小校杀本官，非义也。”不赏。

廖永忠帅舟师自夔州乘胜抵重庆，沿江州县望风奔附。次铜锣峡，明升与右丞刘仁等大惧。仁劝明升奔成都，其母彭氏泣曰：“事势如此，纵往成都，不过延命旦夕，何益！”仁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彭氏

曰："大军入蜀，势如破竹。今城中军民虽数万，皆胆破心怖，岂能效力。若驱之出战，死伤必多，亦终不免也。不如早降，以免生灵于锋镝。"明升遂遣使诣永忠军，全城纳款。永忠以汤和军未至，辞不受。癸卯，汤和至重庆，会永忠以兵驻朝天门外。是日，明升面缚衔璧，与母彭氏及其右丞刘仁等奉表诣军门。和受璧，永忠解缚，承制抚慰。下令将士不得侵掠，抚谕戴寿、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书往成都招谕。遣指挥万德送明升等并降表于京师。朱亮祖兵亦至。

秋七月，傅友德兵围成都，戴寿、向大亨等出战，以象载甲士列于阵前。友德命前锋以火器冲之，象却走，寿兵蹦藉死者甚众。会汤和遣人报重庆之捷，寿等亦得家书，闻重庆已降，而室家皆完，乃籍府库仓廪，遣其子诣军门纳款，友德许之。翼日庚申，寿率其属降，友德整众自东门入，得士马三万。分兵会朱亮祖，徇州县之未附者。壬戌，崇庆知州尹善清拒战，击败，斩之，判官王桂华率父老降。寿、大亨既降，至夔峡皆凿舟自沈死。

八月，上遣使谕汤和等曰："为将贵审机而重料敌。今全蜀已下，惟吴友仁尚据保宁，偷旦久之命，乘机而取之，此破竹之势，无不克者。将军徘徊不进何也？吾付将军以大任，而临事往往逗挠如此，何以总军政寄国事乎！"和闻诏，遣周德兴会傅友德克其城，执友仁送京师，诛之，蜀地悉平。明升至京师，廷臣上言："宋干德间孟昶降，有叩头伏罪礼。"上曰："昶奢淫自恣。升幼，孽自臣下，可免其伏地礼。"封升为归义侯，居第京师。已而，投升于高丽。

命曹国公李文忠经理四川，文忠以成都旧城卑隘，增筑新城，高垒深池，规制略备。时时傅友德驻兵保宁，汤和驻兵重庆，各遣人招辑番、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，因籍其壮丁。丙子，置成都右、中、前、后四卫分隶之。复置保宁守御千户所，调濠、梁等卫官军守之。

十二月辛卯，赏平蜀将士，傅友德、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两，彩缎二十表。荥阳侯杨 、南雄侯赵庸、永嘉侯朱亮祖不与赏。上亲制《平西蜀文》，纪傅、廖二将之功。

谷应泰曰：闻之名山大川，不封诸侯，王公设险，用守厥国。而周都雒阳，则曰南望三涂，北望岳鄙。有德易以王，无德易以亡。盖古者贤明之主，在德不在险也。夫中国之得地险者，宜无过巴、蜀，栈道揭其北，泸水阻其西，表岷、峨之天阙，带二江之双流，勇夫重闭，几乎斗绝矣。而自古及今，败亡相继，俘絷入臣，罕有全者，则蜀之地险，固不足恃也。

方夫元运垂终，群雄并起，明玉珍以随州布衣，结寨青山，为徐寿辉之外臣，倪文俊之守将。及文俊见杀于友谅，而遂奄有三巴，盗窃名器，比之刘宗下辇而自王，公孙跃马而称帝，功尤易易也。玉珍不以此时北趋子午，入叩关、陇，南下夷陵，先窥汉、沔，而但固守夔门，改元称制，偏隅自割，坐待灭亡，此策之最下者。是则东之自守者无过士诚，而西之自守者无过玉珍也。

方太祖之初，逐鹿中原，未遑外讨，答书通聘，以待隗嚣，厚礼卑辞，以骄李密。而使者乃以张裔之口舌，夸蚕丛之形胜，井蛙坐大，斯为过矣。至于元都已没，秦、晋悉平，蜀道一隅，势如黑子，乃始命邹兴、莫仁寿等瞿塘阻水，铁锁横关，丸泥墨守，不已晚乎?

若夫太祖之伐蜀也，以汤和等舟师入峡，疾趋重庆，此正兵也；而傅友德一军，扬言发金牛，潜师取阶、文者，此奇兵也。夫邓艾缒入阴平，则绵竹之师不摧而溃，吴汉袭至广都，则城市之桥可烧而断，宜乎刘仁表诣军门，明升面缚衔璧，而彭氏以为纵走成都，不过延命旦夕也。乃知桓温既入，李势告亡，全斌济师，孟昶不祀，此张载勒铭于剑阁，左思致诫于蜀都，玉垒铜梁，险无足据矣。从此冉 ζ 效顺，邛笮景从，■酱出于番禺，竹杖来于大夏，版图之盛，固不必言。独是功纪傅、廖，文皆御制，杨 以无绩而不叙，小校以非义而辍

赏，劝惩斯在，又非特平蜀之规耳。若夫明升者，封侯归义，居第京师，要领克全，母子相保，虽刘禅乐魏，身不生还，而望帝归魂，死犹啼血。呜呼！方西川僭号时，其为寄生久矣。

卷十二

○太祖平滇

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，遣翰林院待制王袆赍诏谕云南。云南古滇池地，南控交趾，北接吐蕃，西拥渚甸，东以曲靖为门户，与蜀、黔错壤，丽江、松潘、乌蛮、沾益，如犬牙然。战国时，楚威王使将军庄 乔将兵循江上，略巴蜀、黔中，西至滇池，以兵威定，属楚。归报，会秦击楚，巴、黔道塞，遂以其众王滇，变服从其俗以长之。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彩云见南方，遣使迹之，起于洱河，因 云南郡，谕滇王入朝。宣帝遣王褒求金马、碧鸡之神。蜀汉建兴三年，诸葛亮南征雍 ，斩之，封其 那为部长，赐姓张氏，渐去山林，徙居平地，建城邑，务农桑，诸部于是始有姓氏。隋开皇中，为史万岁所破。唐武德、贞观间，张氏弱，逊位蒙氏，号南诏。天宝七年，阁罗凤反，败节度使鲜于仲通西洱河。后段氏有其地。段氏之先，武威郡人，改国号大理。宋太祖立，王全斌下四川，请取大理，鉴唐之祸，以玉斧画大渡河曰："此外非吾有也。"由是云南不被兵，段氏得长世焉。元世祖自临洮过大渡河，经山谷二千里，至金沙江，乘革囊以济，获段兴智，灭其国，乃以其子忽哥出为云南王镇之，仍录段氏子姓守其王。忽哥死，封其子松山为梁王。至正时，把匝剌瓦尔密嗣位。明玉珍一攻之，不克。至是，上既平夏，乃遣使往谕之。

六年冬十二月，诏使王袆被杀于云南。袆初至云南，见元梁王君臣，谕以奉版图、归职方。梁王不省，馆于别室。数日，又曰："子将命远来，非为身谋。朝廷以云南百万生聚，不欲歼于锋刃。曾不闻元纲解纽，陈友谅据荆湖，张士诚据吴会，陈友定据闽关，明玉珍据巴蜀，天兵下征，不四五年，悉膏斧钺。惟尔元君北走以死，扩廓帖木儿之属或降或窜，曾无用武之地。当是时，先服者赏，后至

者诛。乃今自料，勇悍强犷，孰与陈、张？土地甲兵，孰与中国？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！不然，皇上遣一将军，将龙骧百万，会战昆明池，尔犹鱼游■中，不亡何待！”梁君臣相顾骇服，颇有降意，改馆 ，厚待之。会元太子自立于沙漠，遣使脱脱自西番征粮云南，谋连兵拒我。脱脱觇知梁王有二心，欲迫杀朝使，以固其意。梁王持两可，不决，匿 民间。脱脱闻之，诮梁王曰：“国家颠覆不能救，反欲附他人耶！”欲跃马去。梁王不得已，出 与脱脱相见。脱脱欲屈 ， 骂曰：“天命讫汝元，我朝实代之。爝火余烬，尚欲与日月争光乎！我将命使臣，岂为尔屈！”顾梁王曰：“尔朝杀我，大兵夕至矣。”竟被害，瘗地藏寺北。 有王佐才，上尝语曰：“吾固知浙东有二儒，卿与宋濂耳。学问之博，卿不如濂；才思之雄，濂不如卿。”后子绅走云南求遗骸，赠翰林学士，谥文节。

七年秋八月，遣元威顺王子伯伯赍诏往谕云南。八年秋九月，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。上谕云曰：“今天下混一，四方宾服，独云南一隅未奉正朔。朕欲以兵取之，恐劳师费财，重伤吾民，卿能为朕作陆贾乎？”云对曰：“云南恃其险远，故阻声教。臣奉陛下威德，晓以祸福，彼必顺附。若冥顽不从，兴师未晚。”遂遣云行。时元梁王使其臣铁知院等二十余人使漠北，为徐达所获，送京师。上释之，命与云偕行。至云南之沙糖口，铁知院等谋曰：“吾属奉使不达，被执而还，罪必不免。”于是共逼云易服，诈为元使，更制书，以绐梁王。云不从，铁知院等知不可夺，遂杀之。

十四年秋九月壬午，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，帅师征云南。列侯曹震、王弼、金朝兴、都督郭英、张铨等皆从。上谕之曰：“云南自昔为西南夷，至汉置吏，臣属中国。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，辄害使臣，在所必讨。尔等行师之际，当知其山川形势，以窥进取。朕尝览舆图，咨询于众，得其扼塞。取之之计，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，大军继自辰、沅以入普定，分据要害，乃进兵曲靖。曲靖，云南之噤

喉，彼必并力于此，以抗我师。审察形势，出奇制胜，正在于此。既下曲靖，三将军以一人提兵向乌撒，应永宁之师，大军直捣云南。彼此牵制，使疲于奔命，破之必矣。云南既克，宜分兵径趋大理，先声已振，势将瓦解。其余部落，可遣人招谕，不烦兵而下也。"师行，上饯于龙江，旌旗蔽江而上。丁未，傅友德师至湖广，分遣都督郭英、胡海洋、陈桓等帅兵五万，由四川永宁趋乌撒，友德等率大兵由辰、沅趋贵州。

十二月辛酉，傅友德率蓝玉、沐英等进攻普定，克之，罗鬼、苗蛮、仡佬望风降。至普安，复攻下之，乃留兵戍守，进兵曲靖。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明师下普定，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精兵十余万，屯曲靖以拒我师。右副将军沐英谓傅友德曰："彼谓我师疲于深入，未有虞心。若倍道疾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上所谓'出奇取胜'者此也。"友德是之，遂进师。丙寅，未至曲靖数里，忽大雾四塞。冲雾而行，阻水，则已临白石江矣。顷之，雾霁，达里麻望见，大惊，仓皇失措。友德即欲济师，英曰："我军远来，形势既露，固利速战。然亟济，恐为所扼。"乃整师临流，势若欲渡。达里麻悉精锐扼水，英别遣数十人从下流潜渡，出其后，鸣金鼓，树旗帜。达里麻急撤众御之，阵动。英乃拔剑督师济江，以猛而善泅者先之。长刀蒙盾，破其前军。敌气索，退数里而阵。我师毕济，友德麾兵进薄之，矢石雨发，呼声动天地。战数合，英纵铁骑捣其中坚，敌众披靡，遂大败，生擒达里麻、横尸十余里，俘其众二万。友德悉抚而纵之，使各归业。蛮人见归者皆喜慰，军声益振。遂平曲靖，留兵镇其地。友德分遣蓝玉、沐英率师趋云南，而自以众数万向乌撒，为郭英等声援。壬申，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达里麻败，弃城走入罗佐山。其右丞鲁尔自曲靖驰归，谓曰："事急矣，将奈何？"于是把匝剌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，焚其龙衣，驱妻子俱赴滇池死。癸酉，蓝玉、沐英等师至云南之板桥，元右丞观甫保出降。明日，驻兵金马山，故梁王阉监也先帖木儿以金宝来献，诸父老焚香出迎。玉等整众入城，秋毫无犯，收梁王金印并宫府符信图籍，抚定其民。自九月朔

出师，迄下云南，仅百余日。蓝玉别遣曹震、王弼、金朝兴等率兵二万，分道进取临安诸路，皆下之。沐英分兵趋乌撒，会友德。先是，都督郭英等出永宁，路多险阻，诸将欲深入。英曰：“破敌贵先声，攻取必自近始。舍近趋远，非策之上也。”遂以兵攻赤水河，去河二十里为营。时久雨，水暴涨，英曰：“贼恃水涨，不意吾济。”下令诸军斩木造筏，夜半济河。比晓，敌始觉，遂大惊溃，生擒阿客指蛮云南诸郡邑皆震。至是，友德自曲靖帅师循格孤山而南，直捣乌撒，元右丞实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。友德大军至，实卜遁。友德下令城乌撒，版筑方具，实卜引诸蛮复大集，友德据高冈严阵待之。诸将请战，友德故勿许，士争奋思致死。友德度其可用，下令曰：“我军深入，有进无退。彼既遁而复来，心必不一，并力与战，破之必矣。若使彼据险自固，未易克也。”遂进战。师既阵，芒部土酋帅众来援。实卜合势迎战，我师趋之。战数十合，渠长多中槊坠马死者。我师益奋，蛮众大溃，斩首三千级，获马六百匹，实卜率余众遁。遂城乌撒，得七星关以通毕节，又进至可渡河，于是东川、乌蒙、芒部诸蛮震聋，皆望风降附。

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，元威楚路平章阖乃马歹、参政列车不花等诣曹震营降。壬午，元曲靖宣慰司、行省枢密院同知怯列该、傅慰、高仁，廉访司副使孛罗海千及中庆、武定、征江三路，嵩盟、晋宁、昆阳、安宁、新兴、路南、建水七州，昆明、富民、宜良、南甸、河阳、阳宗六县达鲁花赤、答麻等官，皆诣蓝玉、沐英营降。丁亥，置贵州都指挥使司，命平凉侯费聚、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。甲午，遣使谕傅友德等曰：“比得报，知云南己克。然区画布置，尚烦计虑。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，然去云南尚远。今必置都司于云南，以统诸军。既有土有民，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、州、县治之。其乌撒、乌蒙、东昌、芒部、建昌之地，更宜约束渠长，留兵守御，禁民勿挟兵刃。至于霭翠辈，不尽服之，虽有云南，亦难守也。”金朝兴兵略征江、临安、沅江、寻甸、楚雄、洱海俱下之。革宣慰司，立临安府及各府十四卫，置云南都指挥司，以都督谢熊、冯诚署司事。

二月，置云南布政司，改中庆路为云南府，命汝南侯梅思祖、平章潘原明署司事，以张ヨ等为参政、参议等官。闰二月，霭翠至京，赐衣帽及钞，遣还。

蓝玉、沐英等进兵攻大理。大理城倚点苍山，西临洱海为固。土目段世闻明师且至，聚众扼下关以守。下关者，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是也，号为险要。玉等至品甸，遣定远侯，王弼以兵由洱水东趋上关，为犄角势，自率众抵下关，造攻具。夜半，遣都督胡海洋出石门，间道渡河，绕出点苍山后，攀木援崖而上，立旗帜。昧爽，大军抵关下，望之，踊跃ん噪，敌众惊乱。英身先士卒，策马渡河，水没马腹，将士随之，莫敢后，遂斩关而入。山上军望见，亦下攻之。敌腹背受敌，大溃，拔其城，段世就擒。乃分兵取鹤庆，略丽江，破石门关，下金齿。于是车里、摩■、和泥、平缅等处相率降，云南悉平。

三月，蓝玉遣兵攻拔三营万户砦，更定云南所属府五十二、州六十三、县五十四。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顺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属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师，并奏云：“云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，屡经兵燹，图籍不存，兵数无从稽考，但当以今要害，量宜设卫戍守。其赋税则故元司徒平章达里麻等言：‘元末田土，多为豪右隐占。’今循元旧制，岁用不足，已督布政司覆诸卫所，以给军食。恐有不足，宜以今年所征粮，并故官院寺入官田与土官供输，盐商中纳，戍兵屯田所入，并给之。”上悉可其奏。未几，置云南盐课司以益军费。

夏四月，乌撒、东川、芒部复叛，傅友德移檄沐英，合兵进讨。西堡蛮贼寇普定，贵州卫指挥同知顾成击败之。六月，置大渡河守御千户所，傅友德调从征千户吴中领兵守之，造舟以渡往来。上复遣使谕安陆侯吴复、平凉侯费聚，合征南三将军攻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、盘石、关索岭诸蛮。

秋七月，沐英自大理还军滇池，会傅友德兵进攻乌撒，大败其众，斩首三万级，获马牛羊万计，余众遁去，复遣兵捕击，悉平之。乃以乌撒、乌蒙、芒部三府，地近四川，奏隶四川布政司。

八月乙巳，遣使谕傅友德、沐英曰："得报，知永昌侯驻兵建昌，大军七月二十八日已击破乌撒，次第搜捕林箐诸蛮。然此地山高道隘，慎勿轻动。人自七星关来者，又曰：'芒部、乌撒蛮至夜举火，挈家入霭翠。'符至，可谕霭翠之民，缚送军前。其关索岭非古道，古道又在西北。可以大军蹂之，开此道以接普定，即芒部渠长可尽获，将军其熟图之。"已，复遣使谕曰："云南士卒既艰食，不宜分屯。止于赤水、毕节、七星关各置一卫；黑张之南，瓦店之北，中置一卫。如此分守，则云南道路，往无碍矣。霭翠之地，必用十万众乃可定也。凡此者，朕所见大概耳。万里之外，岂能周知，将军便宜自处置。"

九月，傅友德、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诸蛮，以指挥冯诚守云南。诸蛮见大军出，谓城守虚弱，遂相煽叛。土官杨苴尤杰黠，绐其下曰："总兵领大军归矣，云南城可图也。"遂纠众至二十万，会于城下，合三十六营兵攻城。时城中乏食，士卒多病，仓猝闻寇至，颇以为忧。诚与指挥谢熊以孤军婴城拒守，备楼橹战具，多置强弓弩于城上。贼至，辄射之，多应弦而毙。伺贼少怠，出奇兵击之。贼不能攻，遂围城为久困计。时沐英驻师乌撒，闻之，选精骑万余来援。至曲靖，先遣人潜入城报知，为贼所得，绐之曰："总兵官领大军三十万至矣。"贼相顾骇愕，拔营夜遁去，至安宁、罗次、邵甸、普宁、大祺、江川等处，据险树栅，欲图再举。英至，与冯诚等合兵剿捕之，斩首六万余级，生擒四千余人，诸部复定。诚，国用子也。

十六年春二月，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、参政车里不花及渠长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，各赐其家衣服。以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，赐姓名李观。时友德等平蒙化府、邓川州，破佛光砦，过金

沙江，攻北胜府，擒其平章高生。复平丽江府、平津等州，蛮民降者数十万户。

三月甲辰，上以云南平，命耿炳文往谕傅友德、蓝玉等班师，而副将军沐英以数万众留填之。云南麓川之外，有国曰缅；车里之外，有国曰八百媳妇，皆请内附。上复置大理指挥使司，命周能为指挥，统兵守之。

五月，命六安侯王志、安庆侯仇成、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、寻甸等处，缮城池，立屯堡，安辑其人民。十七年三月，征南将军傅友德、左副将军蓝玉班师。友德平云南，上前后下玺书数十，悬断万里外，委曲皆中。友德奉行不敢失，因土俗，定租赋，兴学校，瘗战骨，广屯田，远迩畏悦，以是遂大定。夏四月壬午，论平云南功，进封傅友德颍国公。列侯蓝玉、仇成、王弼子孙世及。陈桓普定侯，胡海东川侯，郭英武定侯，张翼{宀隹}庆侯。将校■升有差。

秋八月壬申，平缅宣慰使思伦发遣使献方物，上元所授宣慰司印。平缅在西南夷稍远，自大理越金齿至其地。有城郭宫室，其人皆楼居。地产象马，官民皆髡 如僧，出入则乘象。自前代未尝通中国，元始遣使招谕，遂入贡。至是，大兵下金齿，与平缅壤地相接。思伦发闻之，惧，故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乙酉，景川侯曹震奏言："四川至建昌驿道，所经大渡河，往来之人多死于瘴疠。臣问诸父老，自眉州峨眉至建昌，有古驿道，平易可行，无瘴毒之患，而年久蔽塞，已令四川军士乘闲暇时开通其道，以温江至建昌各驿马移置峨眉新驿为便。"诏从之。

十八年春正月，东兰州韦富乱，沐英讨平之。英在滇，仞方物，定贡额，视民数，均力役，云南民赖以安。分兵剪广西维摩余孽，通四川粮道。上喜曰："英能如是，吾无南顾忧矣。"

冬十二月，思伦发，率众寇景东，冯诚击之，失利，千户王升死之。十九年春二月，云南臻洞、西浦、摆金、摆榜诸蛮叛，命傅友德率师讨之。友德复移兵讨平越蛮廊哈、杨孟等，平之。

秋九月庚申，沐英奏："云南地广，宜置屯田，令军士开耕，以备储畜。"诏从之。二十年夏五月庚申，敕谕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缅，但葺垒金齿、楚雄、品甸及澜沧江中诸道，固守待之。英自楚雄至景东，每百里置一营，率兵屯种，以备蛮寇。已复命景川侯曹震选四川精兵驻云南寻甸，普定侯陈桓、靖宁侯叶升总制云南诸军，驻定边、姚安、毕节、曲靖、越州诸处，立营屯种，候征讨。

二十一年春正月，思伦发入寇，结砦于摩沙勒。沐英遣都指挥宁正击破之，斩首一千五百级。三月，思伦发悉其众号三十万，战象百余，复寇定边，欲报摩沙勒之役，势甚猖獗。沐英选骁骑三万，昼夜兼行，凡十五日抵贼营，隔垒而阵。遣都督冯诚先出轻骑三百挑之，贼以万人驱象三十余逆战。云南前卫指挥张因率骑卒五十余人为前锋，其渠帅跨巨象直前，我军注矢连发，矢中象左膝及胁，象仆地，渠长中矢走，追射杀之。诸军噪而前，杀贼数百人，获一象而还。英喜曰："贼不足平也。"乃下令军中，置火铳神机箭三行，列阵中。俟象进，则前行，铳箭俱发；不退，则次行继之；又不退，则三行继之。诘旦，分军为三队，命冯诚领其前，宁正领其左，都指挥汤昭领其右，将士皆鼓勇而进。贼悉众出营，结阵以待。其渠帅把事招纲等皆乘象，象披甲，皆负战楼若栏 ，悬竹筒于两旁，置短槊其中，以备击刺。阵既交，群象突而前，我军击之，矢石俱发，声震山谷，象皆股栗走。指挥张因、千户张荣祖率骑士乘之，直捣其栅，遂纵火焚其寨，烟焰涨天。还，复以兵邀击之，杀伤甚众。贼党有昔刺者，亦骁勇，复率众殊死战。我左师小却，英登高望之，命左右取帅之首来。左帅遥见一人拔刀飞骑而下，率众更进。英督战益急，三军大呼而鏖。不移时，贼众大败，斩首三千级，俘万余人，生获象三十有七，

余皆被矢如猬死。渠帅刁斯郎理各中百余矢，毙象背上，余贼溃，英帅师追袭之。贼连日不得食，死者相枕藉，思伦发遁去。

夏六月，东川蛮叛，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沐英、陈桓为左、右副将军，曹震、叶升为左、右参将，率马■诸军讨之。八月壬寅，沐英遣都督宁正从傅友德讨东川。

九月，越州土目阿资叛。阿资故 种苦麻部。土师南征，沐英驻兵其地之汤池山，谕降之，至是叛。傅友德等将兵讨之，道过平彝，以其山势峭险，密迩阿资，遂迁其山民往居早上村，留神策卫千户刘成等驻兵，立栅其上，后以为平彝千户所。阿资等复帅众寇普安，烧府治，大掠。友德进击之，斩其渠满已青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，阿资退屯普安，倚崖壁为砦。傅友德以精兵蹙之，蛮众皆缘壁攀崖，坠死者不可胜数，生擒一千三百余人，阿资遁还越州。沐英遣宁正从友德击阿资于越州，大败之，斩其党火头弄宗等五十余人。初，阿资之遁也，扬言曰："国家有万军之勇，而我地有万山之险，岂能尽灭我辈！"英乃请置越州、马隆二卫，扼其冲要，分兵追捕之，阿资穷蹙降。甲午，曹震、叶升领兵分讨东川叛蛮，悉平之。

冬十一月，思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，叛逆之谋，皆其下刁厮郎等为之。以象马白金入贡，愿输贡赋。百夷遂平。二十四年冬十二月，沐英以阿资叛服不常，请徙越州卫于陆凉镇之。阿资复叛，平羌将军何福督兵讨之。至越州，阿资援绝，降。福扼险置宁越堡。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，西平侯沐英卒于云南。云南二十郡，左右分画，界以大江，东北曰金沙，西南曰兰沧，俱入海，幅员万里。英镇云南，简官僚，修惠政，剔奸蠹，兴学校，治水利，垦田一百一万二千亩，军食赢足，恩威并著，教化大行，云南遂为乐土，尝入朝，赐宴奉天殿，赍黄金彩币。陛辞，上抚之曰："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，尔也。"既卒，追封黔宁昭靖王，命其子春袭封西平侯镇云南。

二十八年春正月，阿资复叛，西平侯沐春、平羌将军何福擒斩之于越州。三十年春正月，置云南按察司。秋九月，平缅诸蛮刁干孟叛，逐宣慰使，思伦发奔诉京师。命西平侯沐春为征南大将军，都督何福、徐凯为左、右副将军，率云南、四川兵讨之。冬十二月乙巳，遣思伦发还云南，驻怒江。上命沐春令刁干孟归而主，毋为不臣。

三十一年春二月，刁干孟请入贡。夏五月，西平侯沐春进兵击平缅，先以兵送思伦发于金齿，使人谕刁干孟，不从，乃遣左军都督何福、瞿能等将兵五千往讨之。

福等跻高良公山，直捣南甸，大破之，杀其渠刁名孟，斩获甚众。还兵击景罕寨，寨乘高据险，坚守不下，官军粮械俱尽，贼势益盛。福使告急于春，春率五百骑往救之，乘夜至怒江。诘旦径渡，令骑驰蹦寨下，扬尘以警之。贼乘高望见尘起蔽天，不意大军卒至，惊惧，遂率众降。春乘胜复击崆峒寨，贼夜溃走。刁干孟乃遣人乞降，帝以其反复，不之许。寻春病卒，何福讨擒刁干孟，思伦发始得还，平缅悉定。

谷应泰曰：梁王以故元宗室，裂土滇南，国亡君死，偷视蛮陲，此其势非同天水之坐大陇西，子阳之称尊白帝也。大义自裁，誓不反顾，则北地刘谌犹能殉汉，乌孙公主义不忘隋。瘗王 于北寺，斩吴云于沙塘，死从余阙，生 鬼危公，讨非得已，节斯烈矣。若以大命既去，新主有归，天子北门，已弃中原于敝屣，孤臣天末，难填沧海于丸泥，则子婴轵道，讵是亡秦，刘禅长安，无须思蜀。称臣归命，纳土入朝，颉利蒙留灞上，突利老死并州，我其臣仆之悲，亦明哲保身之智也。而乃犹豫两端，徘徊去就。旌旗舳舻，蔽江西上，乃始开阃平章，敛兵曲靖。不知乌撒之师，分出永宁，普定之兵，专攻曲靖，大军直捣云南，偏师还赴大理，堂陛有聚米之形，将帅成破竹之势，■中游魂，久已在太祖握中矣。仓皇闻败，六宫出走，龙衣焚于宝

殿，阖门驱死滇池，鼠辈乃尔，何因倔强如是耶！或亦鲁连帝秦，愿蹈东海，田横入朝，道刎客舍之志与？

而太祖之下云南也，运筹万里，料敌如神，山川险 厄，俱似躬行，进退指挥，不爽尺寸。史称汉祖，止于百败不折，敌畏唐宗，不过身先诸将，方其雄略，瞠乎后矣。若夫曲靖之战，沐英决策，冒雾疾驱，兵临白石，宁我薄人，毋人薄我，此先轸所以克也；张帜展角，潜出敌背，此陈余所以擒也；临江结陈，退不能止，此苻融所以死也。甲高熊耳之山，马饮昆明之水，路 俞万里，时才百日，耿 功震祝阿，李靖风行突厥，颍川、黔宁，何多让焉。虽其后窃发时闻，不烦左顾，而军若惊飈，彼同败叶，遥传仁贵，咋舌称神，争识令公，望尘罗拜，沐氏父子所以威行万里也。

夫武帝用事西南夷，夜郎、邛筰遂成荒服。唐复陷入吐蕃，宋乃割于西夏。元极兵威，始分桐叶。而黔宁永镇，三百年来，不独贝金象齿来自殊方，抑且金马碧鸡入参侍从，岂非春风所及，鹰眼能慈，泮水之林，鹗音速化，猗与盛哉！

卷十三

○胡蓝之狱

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，上欲以杨宪为丞相，问刘基。基素与宪厚，以为不可。上怪之，基曰：“宪有相才，无相器。夫宰相者，持心如水，以义理为权衡，而已不与焉者也。今宪不然，能无败乎！”

上曰：“汪广洋何如？”基曰：“此褊浅。”上曰：“胡惟庸何如？”基曰：“小犊耳，将偾辕而破犁。”上曰：“吾之相，无 俞于先生。”基曰：“臣非不自知。臣疾恶太深，又不耐繁剧，为之，且负大恩。天下何患无才，愿明主悉心求之。如目前诸人，臣诚未见其可也。”

六年秋七月，以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。八年夏四月，诚意伯刘基卒。初，上既相胡惟庸，基大戚曰：“使吾言不验，苍生之福也；；言而验者，其如苍生何！”因忧愤增疾。基尝为上陈瓯、闽事。盖瓯、闽之间，有隙地曰淡洋，其南抵闽界曰三魁，为鹾盗薮，方氏所由乱，基奏于其地立巡检司以控扼之。其奸民弗便也，相率挟逃戍之卒以叛，而大豪复阴持其 。基使子琏上书奏之，而不先白中书省。惟庸故衔基，使刑部尚书吴云劾之，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气，欲图为墓地，民勿与，则建立司之策以窘其人，致激变。疏入，上下有司，惟庸请加以重辟，又欲逮基子琏狱。上皆不问，而第令移文使基知。基乃驰入朝见上，不敢辨，惟引咎自责而已，亦不敢言归。俄有疾，惟庸觇上念基怠，乃阳为好者，以正月朔，挟医来视疾。基饮之，觉有物积胸中如拳石。间以白上，上不省也。又三月，浸剧。使使问之，知不能起，驿舟护归青田。亡何，竟卒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伏诛。自杨宪、汪广洋既败，惟庸总中书政，专生杀黜陟，以恣威福。内外诸司封事入奏，惟庸先取视之，有病已者，辄匿不闻，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。魏国公徐达深嫉其奸邪，常从容言于上，惟庸衔之。达有阍者福寿，惟庸阴诱致为已用，为福寿所发。惟庸故起家宁国令，时太师李善长秉政，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，遂得召入为太常卿，累迁中书参政，遂与善长深相结，以兄女妻善长从子，贪贿弄权，益无所忌。一日，其定远旧宅井中忽出竹笋，出水高数尺，谀者争言为丞相瑞应，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，夜有光烛天，于是惟庸稍自负，有邪谋矣。会惟庸家人为奸利事，道关，榜辱关吏，吏奏之。帝怒，杀家人，惟庸谢不知。帝又究故诚意伯死状，惟庸惧且见发，乃计曰："主上草菅勋旧臣，何有我！死等耳，宁先发，毋为人束手寂寂。"而是时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费聚者，常犯法，帝切责之。二人惧，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之。二人素■勇，又见惟庸用事，因与往来，久之益密。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坐省中，阅天下军马籍，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，曰："吾有用尔也。"太仆寺丞李存义，善长之弟，惟庸之 胥父也，以亲故，往来惟庸家，惟庸令存义阴说善长以邪谋。惟庸又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，约期来会，又遣元臣封绩致书，称臣于元，请兵为外应，皆未发。会惟庸子乘马奔入挽辂中，马死，惟庸杀挽辂者。上怒，命偿其死。惟庸逆谋益急。而是时日本贡使适私见惟庸，惟庸约其王，令以舟载精兵千人，伪为贡者，及期，会府中力士掩执帝，度可取取之；不可，则掠库物泛海就日本，有成约。

正月戊戌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，邀帝临幸，帝许之。驾出西华门，内使云奇冲跸道，勒马衔言状，气方勃，舌 不能达意。太祖怒其不敬，左右挝捶乱下。云奇右臂将折，垂毙，犹指贼臣第，弗为痛缩。上悟，乃登城望其第，藏兵复壁间，刀槊林立。即发羽林掩捕，考掠具状，磔于市，并其党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皆伏诛，僚属党与凡万五千人，株连甚众。群臣请诛李善长、陆仲亨等，上曰："朕初起兵时，李善长来谒军门曰：'有天有日矣。'是时朕年二十

七，善长年四十一。所言多合吾意，遂命掌书记，赞计划。功成，爵以上公，以女与其子。陆仲亨年十七，父母兄弟俱亡，恐为乱兵所掠，持一升麦藏于草间，朕见之，呼曰：‘来！’遂从朕。既长，以功封侯。此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膂，吾不忍罪之，其勿问。”

癸卯，诏罢中书省，升六部官秩。仿古六卿之制，改大都督府为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后五军都督府。《祖训》云：“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不闻设立丞相。自秦始制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虽有贤相，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。今罢丞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，分理天下庶务，事皆朝廷总之。”

十二月，致仕学士承旨宋濂以孙慎坐胡惟庸党被刑，籍其家，械濂至京。上怒，欲诛之，皇后谏曰：“民间延一师，尚始终不忘■敬。宋先生亲教太子诸王，岂忍杀之！且宋先生家居，宁知朝廷事耶？”上意解，濂得发茂州安置。行至■州，以疾卒。

十四年春二月，有诉浦江郑氏交通胡惟庸者。时四方仇怨相告讦，凡指为胡党，率相收坐重狱。郑氏素以孝义闻，兄弟六人，吏捕之急，诸兄争欲行，其弟郑 曰：“弟在，乃使诸兄罹刑辟耶！”独诣吏请行。仲兄濂先有事京师，暨弟至，迎谓曰：“吾家长，当任罪，弟无与焉。” 曰：“兄老，吾往辨之。万一不直，弟当伏辜。”二人争入狱。上闻，俱召至廷，劳勉之，谓近臣曰：“有人如此，而肯从人为非耶！”即宥之，擢 为福建布政司参议。

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，太师李善长自缢，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讼冤，略曰：“人情之爱其子，必甚于爱其兄弟之子。善长于胡惟庸，侄之亲耳，于陛下，则子之亲也。使善长佐惟庸成事，亦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，太师、国公、男尚主，女纳妃而已矣。且善长岂不知天命之不可幸求，当元之季，欲为此者何限？莫不世绝宫污，不保首领，此善长之所熟见也。人年迈，精神意虑鼓舞倦矣。偷安苟容，则善长有之，曾谓有血气之强暴感动其中也哉？且善长子事陛下，托骨肉无纤

芥之嫌。凡为此者，必有深仇急变，大不得已，而后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，未有平居晏然，都无形迹，而忽起此谋者，此理之所必无也。若谓天象告变，大臣当灾，则杀人以应天象，夫岂上天之意哉！今不幸已失刑，而臣恳恻为陛下明之，犹愿陛下作戒于将来也。天下孰不曰：‘功如李善长，又何如哉？’臣恐四方之解体也。”不报。国用疏，解缙代草也。

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，南朝鲜公李善长，列侯胡美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费聚，已故侯顾时、陈德、华云龙、王志、杨 、朱亮祖、梅思祖、陆聚、金朝兴、黄彬、薛显，都督毛骧、陈万亮、耿忠、于琥，凡二十人。

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，靖宁侯叶升坐交通胡惟庸，伏诛。太祖洪武十二年秋八月，命西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，率都督蓝玉等统兵征西番。玉，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，长身 面，有勇略。

从遇春麾下，每战先登■阵，所当无前。遇春素称于上，上亦以遇春故宠异之，累功至都督佥事。至是，同英讨西番，擒其渠瘿脖子，斩获以千计，获马二万余匹，牛羊十余万，还，封永昌侯。

十四年秋九月，命永昌侯蓝玉以征南副将军同颍川侯傅友德讨云南，转战平之。二十年春正月，命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，同宋国公冯胜袭金山，纳哈出降之，并降其众十余万。胜以诖误召还，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。二十一年夏四月，大将军蓝玉袭捕鱼儿海，获元主次子地保奴、后妃公主百三十余人；吴王朵儿只等将相宫校三十人，男女七万，马驼五万。上大悦，下玺书褒玉，比之卫青、李靖。

秋七月戊寅，大将军蓝玉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。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，上大怒，曰：“玉无礼如此，岂大将军所为哉！”元主妃闻之，惶惧自尽。玉还朝，上切责之，戒以率德改行。

十二月壬戌，封永昌侯蓝玉为凉国公。先是，拟封玉梁国公，至是，改封凉，镌其过于券。二十三年春正月，西番蛮人复叛，命凉国公蓝玉率都指挥瞿能往大渡河邀击之。玉讨平 川、杂道，克散毛峒，擒土目刺惹等万余人，置大水田千户所。进平施南、忠建二宣抚司叛蛮。还，增岁禄，赐黄金、文绮，寻诏还乡。

二十四年冬十月，命凉国公蓝玉往陕西训练军士。二十五年夏四月，凉国公蓝玉捕逃寇祁者孙，遂略西番罕东之地。玉兵入罕东，遣都督宋晟徇阿真州，番众皆远遁。而会蜀故降月鲁帖木儿反建昌，使玉移师讨之。至则衤卑将瞿能已大破其众，月鲁帖木儿走柏兴。玉以计诱缚其父子，送京师斩之，尽降其余党，便宜请增设诸卫，且请籍民为兵。上报设诸卫，而不许籍民。遂班师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，凉国公蓝玉谋不轨，伏诛。初，胡惟庸之叛，有称玉与其谋者。上以其功大，宥不问。后诸老将多没，乃擢为大将，总兵征伐，甚称上意。尝措置陕西边事，至兰川，坠马微伤，手诏慰劳之，比于中山、开平二王。然玉素不学，性复很愎，见上待之厚，又自恃功伐，专恣横暴。畜庄奴假子数千人，出入乘势渔猎。尝占东昌民田，民讼之。御史按问，玉执御史，捶而逐之。先是，北征还，私其珍宝驼马无算。度喜峰关，吏以夜，不即纳，玉大怒，纵兵毁关而入。上闻之，不乐，并诘责其私元主妃，玉慢不省。尝见上，命坐或侍宴饮，玉动止傲慢，无人臣礼。及总兵在外，擅升降将校，黥刺军士，甚至违诏出师，恣作威福，以胁制其下。至是，征西还，意图升爵。及命为太傅，玉攘袂大言曰：“我固不当为太师也！”恒怏怏，不乐居宋、颍二公下。间奏事，上不从，玉惧，退语所亲曰：“上疑我矣。”乃谋反。当是时，鹤庆侯张翼、普定侯陈桓、景川侯曹震、舳舻侯朱寿、东莞伯何荣、都督黄恪、吏部尚书詹徽、侍郎傅友文及诸武臣尝为玉部将者，玉乃遣亲信召之，晨夜会私宅谋议，集士卒及诸家奴，伏甲将为变。约束已定，为锦衣卫指挥蒋 所告。命群臣讯状具实，磔于市，夷三族。彻侯、功臣、文武大吏以至

偏礻卑将卒，坐党论死者，可二万人，蔓衍过于胡惟庸。三月辛酉，会宁侯张温、都督萧用、沈阳侯察罕，坐蓝玉党伏诛。

九月，诏："胡党蓝党，除已捕在官者外，其未发，不究。"谷应泰曰：昔者太公赐履，南至穆陵，鬻熊论封，奄有江汉。以故土田圭瓒，勒之景钟，而彤弓卢矢，铭之太常，用以分王功臣，永保厥世，甚盛典也。乃高帝刑马，陈 伏 ，阖闾誓国，伍胥属镂，遗介推于绵上，试文种于地下，弓藏鸟尽，良足悲矣。明太祖力战中原，躬擐甲胄，栉风沐雨，赖茅土之爪牙，枕戈卧鼓，藉苴林之 虎。洪武三年，大告武成，论功行赏，公爵者十人，侯爵者二十八人，铁券丹书，誓诸白水，河带山砺，爰及苗裔，主非无劳之赐，臣亦非无功之奉也。独奈何惟庸复壁藏兵，蓝玉家奴衷甲，张敖不轨，逼汉祖于柏人，宣武称兵，追黄须于姑孰，遂乃爵除五等，祸及三宗。然而推其始初，胡以倾邪升鼎耳，蓝以宠利居成功，不学无术，器小任重，宜其及也。乃论者以光武保全功臣，所封不过大县数四，所加不过特进朝请，故君臣之恩，始终不替，《鹿鸣》、《天保》，若鱼水焉。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，至尊贵者，无过南朝鲜食禄四千石，魏国食禄五千石，未尝裂土自王也。至任用者，出师则本于庙算，还军则归之禁旅，亦未尝得专征伐也。凡此内安外攘，势若犬牙；强干弱枝，何难控御。而乃以一人跋扈，遂疑尾大之图，仓卒启机，傅会难明之事，株连者四万，失侯者二十，周内深文，亦云惨矣！

夫淮阴、阳夏，就令关通，彭越、栾布，罪无相及。而况皂隶之后，渐乃式微；酎金之举，以次削除。宁有朝登盟府，夕系槛车，口血未干，爰书遂拟。以致善长自缢，景濂道亡，萧何三木而就征，望之仰药而自杀。岂尚功之典不设于齐侯，而议功之条不载于《周礼》耶？虽然，高帝晚年，甘露庆云，屡书于册，而醴泉之诈兴，贬爵削封，播告于外，而伏甲之谋起，是则胡、蓝之衅，抑亦凤德之衰也。

至若徐中山之忠志无疵，李岐阳之好学饬行，汤信公之听命唯谨，沐西平之居贵不骄，并皆攀龙鳞而有功，履虎尾而不 。呜呼！与毕、散之徒争烈矣。